

長篇武俠小說

摩雲年

白羽著



一新作圖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白羽著

武俠長
篇小說

摩雲手

第二集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民國三十八年三月版

摩雲手 第二册

每册實價

版權所有
印刷必究

著作
出版者
白
勵力出版社

發行
者
劉
彙
臣

上海福州路三合里五號

青島	華縣路市場	新明書報社
漢口	洪益巷	香齋書局
北平	楊梅竹斜街	新華書局
廣州	漢民北路	興華書局
蚌埠	國貨路	三山書社
南京	敦敦營	大陸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武俠小說

摩雲手

第二集目次

第一章	渠魁勸降	一
第二章	與黨誘供	六
第三章	夜襲無功	一一
第四章	窺寺見逐	一六
第五章	出囚歸店	二〇
第六章	進廟中毒	二四
第七章	悶香一縷	三〇
第八章	美酒三杯	三三
第九章	筵前比技	三七
第十章	幕後真情	四一
第十一章	蘭陵好客	四五
第十二章	陌路救傷	五二
第十三章	誤踏禍機	五九
第十四章	毒戕肉質	六七
第十五章	械鬥結怨	七四
第十六章	行刺遭擒	八三
第十七章	攻城殲仇	九三
第十八章	越獄救友	一〇二

摩雲手

第二集

白羽作

第一章 渠魁勸降

這次探廟，只逃出雙斧閣六和葉林春。田春禾被圍在彌勒院東北角；梁恩祿，謝春雨被困在廟內腹心之地，在三層殿四層殿當中空庭內。田春禾被一隻白蠟竿，數隻獵狗，上下圍攻，負隅而鬪，本已不支。那唆獐的僧人又騎牆望見，急大叫一聲，手拍嘴脣，發出怪嘯聲；其聲哀厲，恍如猿啼。兩隻巨大的猩猩從房上偃偻而至，開嘯回頭；僧人比手劃腳，衝田春禾指點叫嘯不已。兩隻猩猩瞪目一瞥，忽然露齒發威，發出低低的猜聲，雙爪一探，從房脊上直竄下來；只一撲，早到田春禾的跟前。田春禾慌忙退開，掄刀拒戰。兩隻猩猩張牙舞爪，夾在猛犬隊裏，狠鬪田春禾。

田春禾越發危急。百忙中，偷眼一望牆頭，那隻蠟竿的大漢已經登高阻住長牆；待要斜趨下地，奪門而走，這兩隻猩猩和七八隻猛狗，又滿院亂撲，竟離不開牆角。田春禾只瞪拚命了，將刀掄圓，橫突直前，一路刀光砍去。忽然，一隻狗竟人立而起，搶奔腰肋。田春禾側身急閃，嗤的一刀，將惡狗刺倒在一邊；這狗慘號數聲，鮮血四濺。驚動羣獐，登時怪叫亂竄；那一對黑猩猩聞見血腥氣，也忽然獸性發作，丟下田春禾，亂逐羣獐。頭一隻猩猩俯身下去，抓住那隻裂腹而死的狗，嗅了嗅，便爪撕口吮，喝起那死狗的血來。後一隻猩猩，便上來奪取；兩隻巨猿爭食，將死狗劈裂兩半。羣獐越

發狂吠，猩猩不住怒吼。田春禾目睹慘厲之狀，當不得渾身毛竄，趁此機會，忙竄出窗外，覓路急逃。耍蠟竿的大漢，急急攔住。

那咬獎僧人見狀大怒，努嘴連喚，羣狗重又合圍上來。那黑猩猩抬抬頭，只顧搶吞狗血，嚼骨撕肉，不肯挺身再戰。僧人大恐，信手揮鋼鞭，趕過去驅嚇指使。黑猩猩一抖毛，獠牙露齒，竟要咬人。原來這野獸只怕皮鞭，不怕鋼鞭。僧人忙奔回房，將皮鞭取出；吧的一甩，鞭梢震地，兩隻猩猩登時嚇得棄狗站起來。僧人右手揮皮鞭，左手一指田春禾，發出咬使聲來。田春禾且戰且走，已接近牆邊。兩隻猩猩望望田春禾，又望望死狗；樣子有點戀戀不捨，只想嚇狗，不願拿人。怪僧人一個箭步竄過去，把死狗扯腿拋出牆外；然後掄皮鞭，連抽連叫。兩猩猩這才一個張空爪，一個提單刀，跑過來追戰田春禾。

田春禾已搪開白蠟竿子，躍上東面牆頭；打算跳下去。逃出廟外。不想才一登高，隔院早有數人，手持激筒，伏在牆根等候。田春禾才說聲不好，那數人把激筒集中一打，就有數股白霧噴射出來。田春禾往旁竄閃，鼻觀中聞得一股辛辣之氣，時人欲啗；登時眼花耳鳴，渾身酥軟，撲冬地摔下來，被廟中人活擒住。

那一邊，梁恩祿，謝春雨兩個人，也不是一碰就倒的漢子。從後面且戰且走，被兩條黑人影前遮後繞裹住，不得脫出。好容旨奮力奪路，衝過一道角門，前面有一道長牆擋住。梁恩祿低喝道：「上！」謝春雨滿頭是汗，雙足一頓，應聲躍上牆頭；忽哎呀一聲，順牆頭裁過那邊去了。梁恩祿大吃一驚，急忙奔救，也要冒險登牆；那兩條黑人影恰已縱到，一聲不響，擺刀便刺。梁恩祿急忙招架，力

戰不得脫身，竟這麼胡里胡塗，聽着謝春雨被擒，連怎麼失腳都不曉得，兩條黑人影刀法迅猛，且圍且喚揆兵；梁恩祿不敢戀戰，急思逃路。趁敵人未集，賈勇一衝，殺開一條路，狂奔過去，後面猛犬吠聲已起。梁恩祿心知惡狗難以力敵，還是登高逃走爲妙；遂不走平地，往斜刺裏一竄，衝開一道角門，專奔黑影狂逃下去。

忽然迎面嗖的一聲，發來一枝暗器；緊跟着人聲驟起，燈火倏明。梁恩祿知道從這裏逃不出去，忙又另覓出路。旁有一道長牆，牆內昏昏無聲，梁恩祿頓足躍上去。不意登牆只一望，這裏更不好。這隔牆院內，短髮的僧人已經雲集；四面八方，屋頂牆頭，門口院角，凡是房壁連接處，平地出入口，都有廟中人，上上下下，三三兩兩，把守住了。在極東，距離自己這邊，約有百十步，還有一夥人，持兵刃，於寺鐘啞啞聲裏，跳下竄上，好似正圍捉自己的同伴。梁恩祿眼光一繞，四面情形瞭然，不禁涼了半截；他自己早被包圍，萬難逃脫了。

在鄰院內殿柱後還站着兩人，牆南伏着一人，牆北伏着兩人，東面月亮門又伏着一人。僧俗皆有，有手握兵刃，躍躍欲動；只等自己跳下來，便動手兜擒。梁恩祿既望見他們，同時他們也早已望見梁恩祿。他們這些短髮僧俗，立刻互相照會，一齊動手；霎時間暗器先發，兵刃後到，分三路堵截過來。單留一面空路，似守着「圍城必缺」之戒故意教人闖，梁恩祿也只得揮刀下闖，闖出一段路，退到南面一只空院內。那使喚猿獒的異僧，尚未露面；那兩條黑人影却死咋着梁恩祿，一步不放鬆。其餘人衆已從房頂牆頭，跟踪躍追上來，登時又將梁恩祿圍在核心，禪杖，短棍，刀，槍齊上，密如麻林。梁恩祿閃轉騰挪，情知不行，狂打亂竄，仍然死拚。不一刻，聽一人嚷道：「天不早了，弟兄們

，拿鏢鏢他！」一人接聲道：「你們留神，老師傅有話，務必捉活的。」當下戰場略一鬆，有三四個人退出來；躍登高處，掏鏢的掏鏢，扣箭的扣箭，要照不致命處，打傷梁鏢師。

鏢師梁恩祿強打精神，左閃右竄，提防遠近的襲擊。忽一陣狺狺之聲，那怪僧人又已率猩猩猛犬尋來。梁恩祿長嘆一聲道：「完了！」正當危急之機，迫於睫前的時候，忽又聽人層後面，一個高大嗓音喊道：「怎麼樣了？老師傅陪着主領出來了」，衆人接聲道：「只剩下一個。」人羣又微微一閃動，從前邊殿後，轉出來兩個短衣僧人。手提着紙燈，當前開路；後面一個白眉老僧，空着手，只拿一柄蠅拂子，綉綉踱來。在他身旁，還有一個黑面長身大漢，身着短裝，腰佩長劍，綉步走來，後隨七個壯士。一齊登上殿階，借燈影指指點點，看了一回，講了幾句話。此時梁恩祿正在拚命，只瞥見人來，沒有聽出話聲。那白眉老僧忽向黑面大漢，側身舉手。黑面大漢點點頭，卽下階大聲傳令。衆人一疊聲傳喚，各處燈火都集聚過來。那個異僧率領黑猩猩和羣獒，首先撤退出圍，把住院門，角門，殿門。其餘托鏢扣箭的僧俗人等，也陸續跳下墻，往後撤退，却仍圍住梁恩祿，餘衆也如潮水般散開，讓出一條道。單留那兩條黑人影，握刀邀住梁恩祿，以防他竄遠。

黑面大漢傳令已罷，吩咐從人，挑燈前行，下了台階，來到門場，就燈火把梁恩祿細看。且看且皺眉，問道：「你是那裏來的？半夜探廟，有甚麼用意？」

梁恩祿苦戰力竭，汗下如雨，趁敵人驟退，略緩一口氣，張眼急望。黑面大漢遙當面前，相隔四五丈，長眉老僧稍稍在後。這黑面大漢正當壯年，長身巨顛，劍眉黑面，顰眼顧盼如星，肩闊胸挺，流露出願指氣使的神色。又望長眉老僧，皓眉長目，氣度穆然，却在沉穆中微挾傲冷。看這些僧俗，

對黑面大漢，全都趨承惟謹，料想此人，必非尋常，或者是他們的貴客，否則，就是頭兒。那長眉老僧一定是此廟住持，可是他站得稍退。燈光中，梁恩祿只一瞥看明，佯作不支，向黑面大漢好答道：「你問我麼？朋友？我決不是綠林，也不是官面，我是……」趁衆不防，潛存拚命心，他猝然一竄刷的一刀砍下。僧俗大喚奔赴，黑面大漢軒眉一笑，往後一退身，刷地一聲，伸手拔劍。梁恩祿早被身旁二敵影，展刀截住。

二敵影又與梁恩祿打起來，黑面大漢一手中劍，似欲上前搏戰，忽然長眉老僧叫道：「主領，且慢！」把黃僧袍一提，將蠅拂一甩，從殿階上凌空一擡，身如飛絮一般飄起，三墊步，落在梁恩祿面前。相隔三兩丈，用蠅拂一揮，兩條黑人影往後一退；白眉老僧一笑上前，道「喂，拚死爭鋒固是英雄，知敵識勢也是好漢。我勸你就此住手，不必苦鬪了罷！」言罷，兩眼一張，炯炯如紫電。

梁恩祿握刀回看，周圍刀矛如林，弓矢皆張，羣衆尙在人背後亂竄。長歎一聲，頓足道：「我就認輸受縛！」拋刀在地，將蠅手倒背過去，口中呼呼的氣喘不止，老僧微笑點頭，將蠅拂又一擺，三五個短衣僧俗上前，將梁恩祿扣腕拿下。白眉老僧便問：「那一個哩？」一個壯士答道：「一個年青人跑出去，又給截回來了。只有一個使雙斧的奪路跑了。我們十數人在那邊東北角，眼看將他堵住；不防他折回來，從東面繞道闖出去，身法非常的快。我們已經派八個人跟下去了；並且我們外面還有埋伏，也許把他邀得回來。」老僧唔了一聲，似含不悅，密囑了幾句，命將鑾客梁恩祿，少年壯士謝春雨，葉春林，以及逃出廟外又被截回的田春禾，統統分押在祕隱地室。

這一場戰，當真只逃出雙斧闖六。探莊的也只有總鏢頭侯金朋未遭暗算；歐氏弟兄歐佑與歐佑也

這樣失陷，被囚在廟中了，其時天已黎明。

長眉老僧邀同黑面大漢，回轉祕室，低聲計議。他們說：北方的確派人祕訪來了，而且迭接祕報，他們是裝鏢客，裝遊學的拳師，咱們不能不小心，不能不警戒。

第二章 與黨誘供

梁恩祿被蒙頭塞耳，推到一間小屋內。撤去蒙面巾，繫在屋內；過來三個人，先給他水喝，容他歇過來，就反覆盤詰他的姓名來歷，同伴是誰，因何探廟。更一再的問他的籍貫，「你是北方人，到南方做甚麼？」梁恩祿咬定牙關，抗不回答。又將少年壯士謝春雨押來對依，他依然不肯吐實。而且吐實也很難，說是保鏢，說是訪友，廟中人全不相信；一定追問他，還有別的陰謀沒有。梁鏢師勃然發怒，越發不答了。

廟中人互相低議，又將梁鏢單獨押在白眉老僧黑面大漢的面前。換了面孔，好言盤詰；先誘說江湖上一番勾當，次套問他何時南來，用心何在。一連兩次，梁恩祿只承認自己不是綠林道，探廟所爲訪友；并捏了個假名，告訴他們。無論如何，誓不肯認身是鷹爪，本來他就不是鷹爪。黑面大漢見套問不出，搖搖頭道：「朋友，你不可自悞，你說了實話，我們倒有一番安排。你總這樣掩飾，我們也沒法子了，只好對不住你們！」說時聲色一厲道：「我們要滅口！」

梁恩祿搖頭道：「我講的本是實話，你們不信，我也不能捏造。」黑面長身大漢，和白眉老僧，又祕商一陣。因梁鏢師說話是北方口音，所以全疑他必是官府的爪牙。再三盤訊，不得底細；白眉老

僧眉峯一皺，面露詭祕之容，含嗔說道：「押下去，等到十五夜間，挖心上祭用吧。」

過來一夥人，把梁恩祿蒙面縛臂，押到別一個所在。梁恩祿低頭等死，誰知撤去帷幕一看，自己被網在一間地窖黑屋中；歐氏弟兄和謝春雨都先後押來，各繫在一根巨樁上。廟中人一度送飯，鎖門而去。梁恩祿和少年鏢客二歐一謝在兩處遭擒，不期在此相遇；彼此交談起來，均猜不透廟中人是何路數。忽然聽見暗隔發出響動，方知窖中還有兩個難友。梁恩祿立刻收住話頭，動問兩個難友緣何被囚。誰想這兩個難友一開口，便互相抱怨，對罵不休。兩人爭搶著將自己的身世，全盤對梁恩祿說出來。這一個自稱是綠林豪客，尋找盟弟；那一個自稱是押鏢歸來的鏢師。綜合兩人所說的話，是這鏢師引領豪客尋找盟弟，中途貪財劫鏢，偏遇着鏢師的師姪。雙方動手失着，師姪打傷豪客，豪客刺死師姪；以致雙方悞會，翻臉相拚，偏又趕上廟中僧人路見不平，將兩人一同當賊擒住。鏢客便抱怨受了豪客的聖悞，豪客便嗾怨鏢客不該拉偏手。兩人越說越忿，竟忘了身陷虎口，命在旦夕，惡狠狠的對罵起來。

梁恩祿初向二難友通話時，尙存戒心；及至聽罷，覺得二人所說頗近情理。又見兩人口音相同，正與兩人本是同鄉的話相合；因對二人深信不疑，順口動問二人的姓名。二人起初遲疑不說，經再三的詢問，那豪客才說，自己綽號火燎鷄毛，姓譚名昭。那鏢客自稱名叫秦通海，向保南路鏢。秦譚二人說完已事，就打聽梁恩祿等：因何也落在廟裏，這廟到底是作甚麼的？梁恩祿不覺吐露真情，先通姓名，次說也在鏢局做事，和總鏢頭侯金朋，同伴四人押鏢北上，半途打店，遇上賊人，因追賊迷了馮天來，何光裕兩個同伴。經赴贛州邀助，押鏢先發，自己知總鏢頭侯金朋，邀得同業好友，在此

祕尋失蹤的同伴。事先探出這彌勒院形踪詭異，似是綠林人物寄迹於此。不幸探廟察情，被圍失陷；把經過情形略說了一遍。

秦譚兩個難友且聽且問，好像忘了身陷囚籠，竟指東說西，暢談起江湖上的結納，會幫中的祕密，末後又講到三點會盟。那自稱火燈鷄毛譚昭的，公然自承與這祕密會幫深有淵源；並且提出許多熟人，引了許多隱語。那自稱為鏢客秦通海的，也跟着幫說三點會盟的人物；並且說這彌勒院的方丈和門弟子，也許是風塵中的人物，或者比少林寺還厲害，只可惜事先沒有聽人講究。帶口便問梁恩祿：「可知廟中虛實麼？方丈是誰？僧衆多少？」梁恩祿等原本不知，方來窺探；已然不能強不知以爲知。歐侂歐佑弟兄說話也留分寸，多問少答，想從秦譚口中，問出廟僧的來歷。那少年謝春雨，就忍不住痛罵兇僧，必是作奸犯科的祕密盜幫，這廟必是他們的祕窟。不然的話，好僧人就算會武，焉敢擒拿過客？跟着把自己的姓名也說出來，把自己的師承也告訴了難友。說自己名謝春雨，師傅葉金洪，自己並非鏢客的同夥；和梁鏢師乃是同行住店，邂逅相逢，鬧賊時拔刀相助，此刻仍幫着尋人罷了。誰知也陷在廟裏，做夢也沒想到。他又說：「是奉師傅之命，和大師兄葉春林，幫着二師兄田春禾，千里尋父來的。」

兩個難友聽了，忙問：「這田春禾是甚麼人物？他的父親叫甚麼名字？」謝春雨道：「田師兄的父親名叫田兆豐，字伯年。」二難友又問：「田伯年是做甚麼的？怎麼失蹤的？謝春雨因話觸時忌，疑畏不說，只說是田伯年昔日宦游，在南方一去不返，十數年斷絕家書；所以田春禾藝成出師，立即邀伴尋父。——這話分明有語病，如是尋常的斷絕消息，何必搭伴尋找？謝春雨究竟年輕，只顧亂說

，已經掩飾不住了。

並且，凡人在患難中，最易親近，最易見交情。身命垂危，也必忘了顧忌。囚舍中這幾人，不但謝春雨自訴來歷；就連梁恩祿和二歐，也被這兩個難友因話引話，不覺剖心吐實，各訴出處，透出許多不該說的話來。兩個難友又說：自己外面有人，但能綏死一二日，或者有救。謝春雨不覺也說出口道：「人家侯金朋，和夢斧闖六，兩位總鏢頭武功精強，全都殺出重圍，不久必然勾兵援救我們來。」梁恩祿再想攔他，業已無及了。他們這些難友都猜彌勒院必非善地；羣僧架猿唆獒，裝神弄鬼，也必非高僧。

經過半夜的功夫，黑屋中的六個囚徒，由梁恩祿起，歐佑，歐佑，謝春雨，和二難友譚昭，秦通海，都將實話互訴一陣。……忽聽門扇嘩啦一響，梁恩祿和三個少年都不由一震；掙着鐵鏈，一齊扭頭，往門口那邊張望。只見門扇透破一洞，洞閃火星，跟着門扇一推。「噲」的一聲響，似鐵鎖被利刃削落。在這一剎那間，囚屋中四個鏢客，兩個難友，精神上俱各聳動。梁恩祿久涉江湖，料定這番舉動，必不是廟中人，必然是救星；只不曉得來人是救自己，還是救那兩個難友來的。便急急張大眼睛注視，低呼同伴，暫勿出聲；又眼光一轉，急急的再一看那兩個難友。那兩個難友神情陡變，張口凝眸，看看門，又看看梁恩祿等，顯露出乎意外的驚異模樣。

秦譚二難友身軀是拴在木樁上的，此時却將倒剪的二臂連連扭動。再看門口，門扇輕輕推開，又忽的一關，忽的一開；未見人影，先見明幌幌刀光一闪，刀光後面是一條黑人影。謝春雨哼了一聲，二歐也延頸瞪目釘看。但是，這人影並不一直的進探囚舍；火摺一闪，微露半面，在門扇外低低呼道

：「喂，梁二哥，是你麼？」

鏢客梁恩祿，歐氏弟兄，和仗義助訪的少年壯士謝春雨，聲呼歡然大喜，齊叫：「是闖六爺麼？」
「是師傅麼？」
「是侯鏢頭麼？」
「是救我們來的麼？」
門扇外不見答聲，屋內猛聽見「噢」了一聲。那個同舍被囚，自稱爲火燎鷄毛譚昭的難友，一見鎖落門開，猛將身軀一掙，倒剪的兩手，突然脫落椿環鐵索。那攔腰絡腳的長繩，已如蛇脫皮一般，很不費力的退落在地上。手脚既活脫，又一扭身，也不知從何處，抽出一把短刀來。

二歐一謝全神都注意門口掙兵，只有梁恩祿還能側目旁睨，一見這情形，不禁大駭。忙努力也一掙，只是不行，繩緊得很，絲毫也掙不動。萬分緊急中，二歐一謝注目門前，聽察動靜。外面忽然「吧」的一聲，似暗器擊中板牆。旋聽外面遠遠高處，有人斷喝道：「有賊！快快，進塔院去了，快拿！」語聲未住，因舍門扇全開，一條黑影闖進。二歐一謝大喜，慌忙自報其名，偶一回顧，不防那同囚的難友火燎鷄毛譚昭自己掙脫椿繩後，不但不圖逃命，不救難友，反一聲不響，橫刀當門，把闖來的掙兵阻住。冷然吼喊道：「昧，往那里闖？」來人被擋住，叮噹的響了一陣，就在這一刹那，梁恩祿也失聲喊道：「呀，小心！」

這真是萬想不到的怪事，「難友竟阻闖救兵！」二歐一謝到此才知上當，也不禁失聲一呼。再看另一個「難友」，那個自稱爲鏢客秦通海的傢伙，不知怎麼一來，也早在黑影裏，悄沒聲的掙脫繩纏，貼木椿拔出一把短刀。又一跳，撲到牆隔，信手一掀，燈光大亮。牆角早有一桌，桌上一燈，燈一黑罩：把黑罩掀起，全舍頗明。又一聲長笑，跳回來，橫到梁恩祿四人前面，持刀監視，以防掙脫，

兼阻外救。上這兩個難友，原來不是難友，原來竟是廟中人的黨羽，受命僞裝被困，前來臥底誘供！二歐一謝上當了，梁恩祿也上當了；惱得他怪吼，拚命一掙，鐵鏈嘩啦啦的亂響。

外邊黑影剛衝進門內，假難友譚昭狂笑揮刀，刷地砍去。歐氏弟兄急看來撈的黑影，背插雙斧，手提短刀，身法迅疾無匹，分明是師傅雙斧闖六總鏢頭。二歐忙叫：「師傅，我們在這里呢！」那兩個假難友一前一後，攔住了闖六，闖六揮斧猛攻。梁恩祿伸著額頭，怒罵受騙。謝春雨還存着萬一之想，也許這難友認錯了敵友，一疊聲叫道：「喂喂，兩位難友，這是我們的朋友，救我們來的！」兩位難友並不聽，只嘻嘻冷笑，揮刃擋門，想把闖六逼退。謝春雨至此全悟，竟中了敵人「番火伏箭」之計，悔不該臨難剖心，盡吐實情，把別人的事亂說，心中惱恨忿恨異常。無如身手全縛，乾著急，掙扎不動。

梁謝二歐只能倒掉雙臂，引頸暫作柱上觀。再看雙斧闖六，竟撲進門來：斧光連閃，與火燎鷄毛譚昭對刃苦戰，把譚昭砍得直往後退。這時候，總鏢頭侯金朋也已來判，和廟中人打得正猛烈。

第三章 夜襲無功

鏢客梁恩祿，謝春雨，和歐氏弟兄，在彌勒防地窟中，受了同囚難友譚昭，秦通海的誑騙。他們同被縛在地室木樁上，生死呼吸，同是落難人；不覺引話，互述遭際，痛罵寺僧，那知這兩個假難友實是寺中人，寺中方丈支使出兩人來改裝誘供。

等他們各說了實話，鏢客這邊救星忽至。雙斧闖六竟與侯金朋，兩位名鏢頭挺身救友，潛入廟內

；一路搜尋，已到囚室門口。到這時，木樁上被縛的兩個假難友，突然露出真面目。纏的鐵鏈巨繩一抖而落，一個抽刀當門，一個大呼有好細。梁恩祿和謝歐等憬然大悟，深悔失言，業已無及。縛身的繩鏈十分堅牢，抖不開，掙不斷。眼看着假難友火燎雞毛譚昭，與雙斧閻六，阻門大鬪起來。

六個被擒的鏢客又急又恨，只能切齒恨罵，延頸觀望。外面人聲雜踏，動靜很大，又似撥兵續至，又似敵人奔集。閻六與敵鬪了數合，不能奪門入救。梁恩祿失聲歎恨，已知出囚無望，忙言道：「六哥看明白些，不要戀戰呀！」雙斧閻六也覺出風聲不利，揮斧猛一衝，抽身外竄，往斜刺裏退下去。容數人一追，猛又撲上來，扼住囚室，眼神照顧內外，同時灑聲叫道：「梁二哥，怎麼樣，好出來麼？」

話未畢，那自稱爲火燎雞毛譚昭的，早緊跟上前，刷的又一刀砍來，閻六揮斧急架，且戰且叫：「梁二哥，梁二哥，自己個掙扎得動麼？小歐，你們哥倆怎麼樣？」梁恩祿縛在樁繩上，一籌莫展，對門毅然叫道：「六哥快走，不要管我們了，事不成了：我們候鏢頭來了沒有？」閻六答道：「來了，忙着別的呢。你努力試試看！」梁恩祿果將兩臂攢力，試着斷鏈掙繩；鐵鏈才掙得嘩啦一響，那個自稱鏢客的秦通海哈哈一笑，接聲說道：「朋友少費力氣吧，現放着大活人保着諸位，怎麼會讓我們掙斷繩子走呢？你再動，對不住，我就是。一刀。」刷的竄過來，挺刀逼住梁恩祿；眼睛望着少年鏢客二歐，謝道：「小朋友，你們也別動了。動不成，先吃一刀，豈不是不够本？」

二歐弟兄怒焰冲天，深恨受給，挺身大叫道：「師傅快走，不要兩就悞了。我們身上是鐵鏈，掙不開。這屋裏有廟中兩個走狗，明陪綁，暗作奸細哩。」扭頭來，一張嘴，惡狠狠一口唾沫，照秦通海臉上吐去，大罵道：「忒奴才的奴才，你冤苦了我們了。你爽爽快快給老子一刀！」

秦通海側臉抹一抹唾沫，道：「你不要忙，換刀很現成。」順手導刀背，對二歐輕輕一撩道：「反正你走也走不了，活也活不成，你們的實話都夢在咱們肚裏了。你不自招，誰叫你渾蛋來！你們一定也是三點會盟，咱把你拿到官府，報功領賞。你放心，你們決不殺你，殺你的自然有人。」說着一拍肚皮，大笑道：「爺們使的這招，就叫誘供！難爲你四位高賢，還是鏢局大行家，簡直是兩對渾蛋！」哈哈哈哈哈個不住，把二歐梁謝，氣得發昏。

此時窗外刀劍之聲，愈戰愈烈。雙斧閻六運一雙鷹嘴斧，狠鬪火燎鷄毛譚昭。火燎鷄毛竟非敵手，堪堪支持不住。忽然東邊房頂上，竄過來三四個人，爲首一人疾如風馳電掣，正是長勝鏢店總鏢頭侯金朋。且戰且走，飛奔來問道：「怎麼樣，六哥，得手了沒有？」閻六一見，忙道：「還沒有呢？」侯金朋叫道：「廟中人全驚了。」閻六急急的催問梁恩祿，謝春雨和二歐：「到底掙得出來不？」梁恩祿不住聲的道：「閻六哥，別顧慮我們了，還不快走？」

登時院中一陣大亂，廟中人已陸續奔過來，亂喊：「捉住他，捉住他！」閻六情知大事不妥，徒勞無功，他厲聲叫：「梁二哥，謝朋友保重，小歐放心，我們在外面一不閒着。喂。賊禿們，咱們回頭見，老爺去了！」就在夜影喧聲中，一溜烟殺向廟外；廟中人急起兜追。在前面發出一陣狺狺的大吠聲，那異僧又領着猩猩和羣獒，在廟內出現；人手指點，獸鼻連嗅，從隔院一路搜尋過來。閻六腳程很快，趁這夾當，早翻過一道長牆，鼓勇犯險，在院中一打盤旋，口中連吹胡哨。那長勝鏢店的總鏢頭侯金朋奮身苦戰，攔住幾個人，急急正從對面殺到這里，兩個人登時會在一處。

侯金朋因自己是事主，念好友爲他失陷，未肯退出，尙想與「妖僧」一拚雙斧閻六忙道：「侯仁

兄，不可嘔氣！」既知敵人大硬，深入重地，本爲救人，救人未成，形跡已露；人單勢孤，本不該瀟灑；亟應速退，以待再舉。侯金朋也不是不知，只是情理上，總不肯甩手一走。被閻六強催再三：「你若不走，我也不能走！一塊兒落網，斷了救撈；不但自誤，還誤了朋友。」侯金朋無奈，大聲和梁恩祿遞了幾句話，這才與閻六協力衝到廟東北角；翻牆而出，快如閃電。兩鏢頭腳力快，寺中人追不及，變變擇路，闖入密林中。將掛在樹枝上的小包揪摘下，抖出一兩件衣服，往枝葉扶束的地方一掛；竟自悄悄抽身，躲開追兵。

兩人展開夜行術，且奔且議進止：找到一家住宅，在一家房頂上一躺，略略歇息一回。仰望天空，時正三更將半；回望彌勒院和東北叢林，黑忽忽一片，微聞人聲，時見浮光。兩位名鏢頭默無一言，只取水瓶痛飲一頓。然後探房脊，隱身形，向四面偷看。片刻間。果有數條黑影。從彌勒院竄出來，漫散開追捕逃入；月影下瞥見兩條人影，斜奔折柳營而來。閻六握着侯金朋的手，遙指人影，冷笑一聲。侯金友微啣搖頭，對閻六深至歉意。閻六低聲道：「事情趕上了，我們協力應付，我們韓師弟就來。」兩人忙將身躺倒，就在人家房上，打了一盹；歇到四更，天漸破曉。

侯閻二人聽雀聲亂噪，立即揉眼坐起。俯望宅中，還沒有人開門出來；外邊却有個兩村農，沿街躑躅。侯金朋，閻六忙換上長衫，將夜行衣靠和兵刃，一併包起來，藏在僻處。一溜下地，直奔後門，公然拔門開門，一步一踱出宅外。路上人只疑是宅中起早出門的人，再想不到樑上君子一流。侯閻二人綽綽走進屯中市康密集處，飯舖還未開門，投店似嫌過早；聽那澡塘一片叮叮噹噹打「點」聲，侯金朋對閻六說：「我們進去洗澡吧。」

兩人在澡堂泡了兩個時辰，一面低聲商計；直到傍午，方才出來。尋到一家飯舖，隨便叫菜叫飯。碗罷，打聽店房；據堂值說。此地只有兩座店，一是鷄毛小店，一是驢馬行附開的安寓客棧，代存客貨。侯閻二人隨後聞聞的重打聽彌勒院在地方上的聲氣。這彌勒院方丈因諳上人，竟是氣派很大，結交官府，聯絡士紳，人人都誇他是年高有道的高僧。

侯閻二人聽了，搖了搖頭；情知這彌勒院妖言惑衆，邀結人心，在地方上叫得很響，竟是不能輕惹。兩人出離飯舖，繞着道，走向驢馬行附設的店房。到店一打聽，那閻門弟子第七人，第九人，已然由贛州動身，來到此間，恰也住在這個店內。雙方相會，才知他們隨着七師叔韓長江，今天江到。閻六道：「你七師叔呢？」兩弟子先向侯鏢頭施禮，招呼了一聲，轉身面對師傳閻六道：「七師叔一到這里，就帶着香供，偕同幾位師哥，往彌勒院去了。」九弟子反問閻六道：「那位梁鏢頭和兩位歐師哥，怎麼不見？」閻六道搖頭道：「他們幾位不幸得很，都陷在龕兒裏了。這點子根兒很硬，你師叔既已前去，還不知成敗吉凶如何呢。」侯金朋道：「二位老弟還不曉得這彌勒院的方丈，很不好對付哩，他既不是佛門正經僧人，也不是緣林道中人；他們的聲勢浩大行止詭異，官紳都有連絡，我們沒有尋見何馮二人，反倒多饒上四個了。」

兩個弟子一聽大驚，忙問：「侯鏢頭，師傳，我們怎麼辦呢？」另外一個鏢行夥計道：「他們私捉鏢客，索性上官衙控告他們去。」閻六道搖頭道：「這如何使得，我們持刀夜入寺觀，還許被他反噬一口呢。況且我們又沒抓着他們的把柄。」侯金朋道：「他們這樣胆大妄爲，真個遞呈控告，還怕他們殺人滅口呢？」閻六道對二弟子道：「你們先別亂問，等我們歇一歇。想一想。」說罷，二人躺在床

上，閉目歇息。

約過了兩個時辰，兩人精神恢復。闍六坐起來，和侯金朋斟酌辦法。對兩弟子發命道：「老九，你們早吃完饭了罷？你可去到彌勒院方圓左右探看，千萬小心，莫露出形迹來。第一要察看寺僧的形色動靜。第二要察看俗人進出廟的，都是些甚麼樣人物。等三，真有沒有進廟燒香的仕女。第四，不管有沒有燒香的，你可以在寺院近處，候到日落時分。倘你師叔一行屆時還不出來，你要立刻斟酌情形：能進廟一探的話，你可以假託香客，進去探看一下。但千萬不可帶兵刃暗器，只空身前往，更不可亂打聽甚麼！只用眼神看，不可多問話。不管看出甚麼，看不出甚麼，立刻回來，給我報信，我這裏靜等你的回報。」囑罷九弟子，又對七弟子道：「老七，你的脚程很好，我這就寫幾封信，你趕快回鏢局送信，教他們發專人北上，去給宏記鏢局送信，託他們替我們照應買賣。你再找你二師伯，四師伯，和同門諸友，細述詳情，向他們討主意，打聽彌勒院僧衆的來歷，並務必邀他們作速前來。」吩咐已罷，歎道：「這必須按江湖道對付，不能經官告狀；我說對不對，侯仁兄？」侯金朋皺眉道：「我也這麼想，這太給闍六惹添煩了。」兩人吃完了幾杯茶，遂將前昨兩夜探廟的情形，細細的告訴門徒和助手，他們都覺此事蹊蹺，前途棘手。七弟子，九弟子立刻裝束出發，闍六自在店中思索候信；侯金朋另盤算侯金朋的辦法。

第四章 窺寺見逐

七弟子北上邀撈送信，不是一兩天可以回來的。九弟子銜命白日探廟，却佔了本地人，南方口音

的便宜；幾乎陷入虎口，居然被他滑脫出來。闍侯在店中等候他，直到定更以後，慌慌張張跑回來。道：「師傅，好險！弟子奉命到彌勒院，先在外面探看。進香還願的，扶亂問病的，由晌午到酉牌，陸續不斷；廟僧一出一入，人也很多，並不見可疑的形迹。弟子候至日落，不見師叔師哥們出來。弟子便買了些香鏢，進廟燒香問課。和職事僧問談幾句，我說要到各處瞻禮佛像，游觀殿塔。他們很容易的答應了我，由僧人陪伴，到處游看；弟子共逛了五層殿。有兩個所在，弟子一看，認出一所禪舍，似有地窖暗隘的設備；另一處又似有夾壁複室。弟子不合在那里流連稍久，那引路僧人在旁惹動猜疑，把弟子監視起來。弟子已經覺察，心中盤算，不好驟然告退；便故意矚矚着，往前圍繞。那僧人與另一僧人遞眼色，隨即發話，邀弟子到左邊跨院，去看佛骨和彌勒銅像，觀音玉像。弟子不敢稍動聲色，聽他這樣說。做出高興的樣子，踴躍着要去。……」

闍侯注意的聽，九弟子忙忙的喝了一杯茶，接着說：「剛轉過兩層殿，轉一角門，迎面忽撲來一個大漢子，和弟子擦肩一碰；力大非常，那意思分明是較量我；並且他實是廟中人，却假裝冒充鬼進香客，故意碰我一下。弟子心生一計，故意放鬆了臂力，被他一碰，仰面跌出三四步，把一隻路臂也故意貼地搶破，爬起來喊罵。那僧人和大漢以目示意，一個勸架，一個道歉。弟子借此呻吟發怒，說是不看佛骨銅像了。那僧人又勸弟子到僧房歇歇，他說有刀創藥，要給我敷上。弟子明知急處抽身，空煮監防，立刻答應道：「那好極了。」一步一哼跟了去。到那僧房中，弟子將外面長袍脫去，裏衣也解開。這多虧聽了師傅的話，身上沒帶半件兵刃，也沒有一點江湖衣裝。那僧人表面給我上藥，實在不動聲色，把我渾身檢查了一遍。弟子呢，裝作平常百姓；他假裝按撫，暗叩我的穴道脈絡；我心

中途是捏着一把汗，却把身子豁出去，一點也不解封閉躲閃；該痛時我便叫，該癢時我便笑。被他試驗了一個够，當時在服藥和身段上，居然將他朦混過去。可是他們到底仍不放鬆我，一個和尚攤布我，另一個和尚忽進忽出，不知要把我怎麼樣。那個和尚就虛情假意，勸我多歇一會。說是：「上了藥，先別出去；等把藥力行一行，再走，就好得多了。」他拿我當外行，我就裝傻子。耗了片刻，聽見窟外有行人蹀來變往，弟子便乘機捂着肚皮，說：「那里有茅房，我要方便方便。」那僧人滿面春風的說：「此時最好不要見風，我給施主拿便桶去。」那僧人出去了。

侯金朋皺眉道：「這太可惡了，可是你乘此機會，脫身了嗎！」九弟子道：「你老聽窮。這僧人一一走，屋中還賸一個僧人作陪，聽外面脚步已經入院，弟子只得冒險了。我立即嚶啞一聲道：「不成，肚子痛，我得趕快出去大便。」不容僧人攔阻，我便捧着肚子痛，一溜煙跑出去。真是恰有天幸，這時外面忽然進來一夥人，是七八個進廟隨喜的紳士，還帶着女眷。那監視我的僧人急急追出來，惡狠狠把我抓回去；無奈劈頭遇見隨喜的善紳。當着許多人，他可就不好用強來扣留我了。我搶出院來，緊緊跟在這夥善男信女的後面，我想借此牽制，似可從容出廟。不意廟中人手腕狠辣，突然從別院跑來四個俗裝大漢，手拿鐵尺鎖鏈，大叫：「好賊，藏在這裡哪？」他們假裝官人，要當賊拿我。為首一人並且警告進香的人：「我們是辦案的，閒人閃開。」弟子一見事態決裂危急，也就再不用裝傻了，我將他們的黑幕，吆喊了幾句，抹頭便跑。幸虧廟中人見弟子單身入廟，又值那時天色未黑，所以防備得不嚴，當場只有那四個假裝的官人追逐。我便奮力躍出東墻，一路捨命逃出。不知甚麼緣故，追到深更以後，那四人竟折回去，不再追趕；弟子這才一直奔回店來。」

九弟子說罷，呼呼喘氣，又把右腕舉起來；閻六一看，果然搶破一大塊，九弟子又道：「我察得這一場險，師叔師哥的面，到底也未看見。」閻六聽罷默然，侯金朋暗想「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私捕香客，韓長江一行，至今不回，怕也被他們扣下了罷！」沉吟良久，再想不出一個計較，只有候靜閻六所邀的援手到來，再議了。

當下忙給九弟子治傷。又候了一會，還不見韓長江回轉。九弟子問：「師傅，我們今晚還出去麼？」閻六搖手不答。這時天色已黑，侯閻等剛要熄燈養神，忽聽外面有脚步聲。少時來了一個店夥，近前敲門；身後隨着兩個官面打扮的人，說是查店的。侯金朋一翻身坐起，心說：「這里不過是小村鎮，怎會有官人查店？」與閻六爺一齊下地，開門讓進來。這查店的拿着簿冊，將侯閻二人上眼 아래의看，看罷詳細盤詰來路；問了好久，才和店夥出去了。

侯閻把人送走，面面相覷，暗暗納悶。兩人重復躺下，翻來覆去，很覺情形不妙。打算今晚接到三更，還得冒險探廟，查查韓長江的下落。閉目假寐，到二更向盡，猛聽後窟有一種異樣的聲音，閻六急急躍起來，啟後窗往外窺看。恍惚見一條黑影，在平地一閃，越過了牆頭。此時屋外月光正明，顯得屋裏漆黑。閻六還在躺着，侯金朋忍不住竄下平地，急急挨到前窗，再扶窗向外偷看。隱隱見對面牆角，蹲伏着一個人，匿身暗影中，似持着一把刀；這人影好像正往這邊注視，身子一動也不動。侯金朋結計着探廟查店的事，見狀大驚，一擡奔回床前，先摸着兵刃，又向閻六打一手勢。閻六立刻結束，抄起兵刃，次將九弟子推醒，悄悄告訴他：「外面有人窺伺。」九弟子急奔到前窗偷瞧，牆影遮蔽，全都看不清這人的面目。侯金朋正持刀藏在門後，閻六便也到前窗一看，暗囑九弟子在此釘住

了；自己悄悄離開，重溜回後窗，驗看窗縫窗紙。後窗紙縫並未破裂，窗紙也只有他自己弄破的一個月牙洞。後窗外牆根下寂無人跡，別無可疑。暗暗知會九弟子，把侯金朋替換過來；遂即輕輕弄開後窗，與侯金朋先後竄出窗口，躍出牆外。

牆外是一家醬房的後院，擺着許多醬缸，左近並沒有一人。閻六溜上自己住的房頂，侯金朋跟蹤繼上。兩人平臥在房脊上，藏好身形，探頭展目，先往四外一尋，四外無人。又探身往店內院一看，牆根那人影還在蹲伏未動。兩人又退回身來，往東北面凝視。約看了一杯茶時，忽然，遙見折柳營外，由彌勒院前，深林之後，奔出數條黑影，如箭駛一般，投向這邊來。看看將近鎮口，忽從橫處閃出三兩黑影；黑影與黑影一對，立刻止步。在月影下，漫散開來，好像交 hands，又像交了談。只見橫截的黑影砌地退回去，那飛奔的數行黑影，却又拔步前行，轉瞬奔入鎮內。人影漸清，約募六七個人，約募穿得是短衣。看那走法，非常輕快，斷非村農，必然是夜行人物。況且此時已到三更，村中人早已睡熟了。

侯閻二人心中怙愾，兩眼極力釘着看；見這六七人貼牆飛走，三轉兩繞，隱在街垣市廛之後，看不見了。推測路線，正是往這邊來的。侯金朋道：「不好。」閻六也道：「不對！」急急溜下房脊，招呼九弟子；不想九弟子已從店房躍出後窗，驚驚惶惶，來找閻六。

第五章 出囚歸店

夢斧閻六，與侯金朋，率鏢客及羣弟子，潛聚在店中，正要重往探廟，已被人尋踪過來窺伺。店

內店外，均有人影。

侯金朋站在鄰房上，闔六溜下平地，正要過去查看；忽見店房留守的九弟子，從後窗跳出，找師傅來。闔六大驚，慌忙湊近詢問。九弟子道：「師傅，剛才西牆頭，又跳進來一個人，找到那伏在牆根的人面前，兩人唧唧噥噥，說了幾句話，向我們這間店房張望一回，兩人齊翻牆出去了。正不知是何原故，弟子也沒敢追。」

闔六不待聽罷，把九弟子一領，附悄聲道：「恐怕廟中人要進店掩擊我們。剛才我和侯鏢頭望見六七個人，已順大道，往這邊奔來。」九弟子驚道：「他們可是要來行刺？」闔六道：「這也難保。」侯金朋道：「反正是要算計咱們來的。」九弟子道：「我們怎樣？」侯闔二鏢頭道：「我們先避一避，來。」口說躲避，心中沒安好主意。兩人離開窗根，領九弟子，越牆跳到醬房後院；在隔角尋着一隻空缸，教他蹲在缸後。侯闔二人飛身越牆，從後窗竄入店房，急急忙忙將銀錢要件兵刃，拿起幾樣，捆做一包。又撲到房門，加上門鎖。然後兩人右持兵刃，左提包裹，竄出後窗；將窗扇輕輕闔上，抹去塵印。嗖的一聲，越過後牆，來到鄰院醬房。闔六和侯金朋把包裹擲給九弟子，兩人插斧收刀，按一按囊中噤器，也藏在一邊；將耳朵貼牆，細聽內外的動靜。

雲影掩映，店內倒沒見動靜，屯外人影已疾如箭駛，飛奔過來，侯闔二人忙又躍上房頂，凝目遠望。秋夜三更，月色凄清，那六七個人施展夜行術，穿林越徑，將近屯前；忽然從高崗叢莽裏，鑽出兩個人，持刀攔截。六人中前行的五個刷地散開，將兵刃抽出來。後面那人急忙喊了一聲，隱約似道噤號。兩方面的人立刻住手，湊到一處，遙對屯前指指點點，聽不清說的甚麼話。六個人中，前行的

那五人復又拔步前行，末後那一人帶領攔路的兩人，折返原路而去。

五個人越走越近，已迫屯口，候金朋，雙斧闖六再忍不住，都探出頭來，眼神眼定五人。

這五個人進入屯中，略形躊躇。忽然前行的那人說道：「走！」一齊拔步，連轉幾條街巷，已到店房門口。一人說道：「我們越牆而過麼？」前行那人急說：「使不得，我們還是叩門，」五個人退到暗影中，都披上長袍，藏起刀劍，爲首那人上前拍門。拍拍的只敲了三四下，店院中藏伏的人影回頭一看，突然站起來，一犇身跳上牆頭，翻出院外。候闖二人一眼望見，抖手發出一暗器，相隔已遠，沒有打着。急急的分出一個人，由雙斧闖六下房急趕，候金朋仍留在房上，注視店院。

那叩門的五個人拍叫良久，驚動櫃房夥友；披衣起來，當門盤問，挑起燈籠，取來鑰匙，嘩啦一響，將門拉開。五個人闖進店院，由店夥挑燈引路，直奔東院。爲首的那人道：「有甚麼人來找沒有？」店夥打着呵欠應道：「晌午時候，有位姓闖的客人來找。」爲首那人道：「哦，姓闖的來找，還有別人麼？」說着不等回話，早撲到東院上房，用手推門，門已倒鎖。店夥代爲叩門道：「達官爺醒，客人回來了。」裏面只是不應，五個人相顧道：「唔？」爲首那人道：「拿燈照照吧！」便撕破窗紙，往屋裏窺看。裏面黑洞洞，床頭有被高蒙，似有一個睡漢。五個人一齊大叫，床頭人並不起來。爲首那人道：「只賸下一個人了麼？這必然有蹊蹺，待我破門。」店夥忙上前攔阻道：「這可使不得，黑更半夜，再叫吧。」

店夥高聲大叫，驚動不少客人，有的就隔窗動問；店主也出來了，可是上房睡漢仍不起來。爲首那人大爲疑怒，喝叫店夥：「休得亂喊，我看屋中人必然不在！」將門一托，托到一邊，五個人齊撲

進去，探手一摸，床頭軟軟的，又一掀，被底枕上放着一捲被褥，原去不是人。爲首那人怨冲冲說道：「果然不出我所料！」同伴忙索火點燈，滿屋搜看；忽望見後窗，奔過去端燈細照。當下，連店主店夥，都在院中屋中，出來進去，亂作一團，齊說：「奇怪，人上那裏去了呢？」

侯金朋在隔院，已留下房來，隔牆側耳傾聽，心中也很納悶。這進店的五個人，分明從彌勒院奔來，可是看舉動，很像自己人，但是自己又認不出是誰來。這也許是閻六邀來的人，閻六已追下敵人去了；侯金朋爲慎重計，忙將九弟子招呼出來，低聲告訴他道：「店中咱們住的屋子進去人了，老弟，你試聽一聽，是不是你師傅邀來的人，我怎麼聽不出來呢？」九弟子說：「我來聽聽。」走近鄰牆根，凝神細聽；無奈當中隔着房，只隱隱約約聽見店院有人吵，辨口音是一字也辨不出來。

兩人隔牆根，正要攀垣偷窺；忽聽南面牆頭上，刷的一聲。侯金朋急急的一閃身，對着南牆，低聲拍掌道：「喂，來的是六爺麼？」一言未了，早有一枝袖箭射來。侯金朋急忙躲閃，不禁大怒；一探手，也把暗器掏出來。九弟子急忙喊道：「來的可是五師兄麼？」來人道：「九弟麼？」飄身下來，竟真是自己人，侯金朋居然猜着了，可是差點挨上一箭。

侯金朋心中仍很詫異，湊近來，靠聲問道：「這位是五少鏢頭麼？喂，剛才有五個人進店，是你們麼？」閻門五弟子答道：「那個不錯，是我們和我們韓師叔，侯鏢頭，我們師傅呢？」侯金朋道：「閻六爺剛才追下一個敵人去了，韓七爺來了麼？剛才我明明來？雙斧閻六也是滿腹猜疑，着急要問；韓長江忙攔阻道：「這真是一言難盡，他們幾位不久也會出來的。簡單一句話罷，這彌勒院實在是在善地，那老方丈因諦上人本是好人。……」脫時臉上神色顯得古怪，跟着又說：「梁鏢頭大概明天準

可以出來。馮何二位說是現在有病，得在廟裏多調養幾天。至於田春禾，葉春林，謝春雨，三位少年，候鏢頭你大概不曉得，人家和這廟裏的方丈，原來很有私交，現在還留在廟裏敍舊呢。人家是自己人！……」

侯金朋一聽這話，如墜五里霧中。鑿斧闖六也嘖嘖稱異道：「這這這是怎麼個交情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韓長江向窗外瞥了一眼，面現怒容，低聲說道：「時候不早了，須防隔垣有耳，候鏢頭，闖六哥，你過來，聽我仔仔細細告訴你們二位。」

第六章 進廟中毒

那天韓長江由贛州趕到折柳屯，落店說後。立派各弟子，分頭尋找闖六侯金朋，只是不見，心中便覺蹊蹺。忙備具香燭，自領兩個機警的少年鏢客，四弟子和五弟子，決定赴彌勒院一探。時當白晝，料到無妨：便披上長袍，假扮香客，急急出店，慢慢踱到廟前。潛留四弟子在外巡候，自同五弟子，走入廟內隨喜：信步到各殿游覽，眼底暗暗窺察；偶遇一僧，便順口打聽方丈。恰有知客僧，受長老密囑，也正防禦形迹可疑的人；一見韓長江身材雄偉，來意突兀，便湊上前搭話。韓長江素來能言善辨，與知客僧指東說西，空談好久；知客僧遂邀韓長江入後層禪房敍茶。韓長江更不推辭，笑說：「我們正渴哩。」

進入禪房，落坐獻茶，韓長江察言觀色，和知客僧委婉閒談。從出家說到法術，從法術說到武技

，又從練武說到保鏢，漸漸說到訪友尋人，便將眉頭一皺，拱手道：「實不相瞞，在下久仰貴寺老方丈佛法精嚴，最善卦亂，決疑難，辨吉凶，極有靈驗。在下此來，倒不儘爲進香，我目下還有一件爲難的事。有個好友忽然失蹤，要求老方丈大發慈悲，代爲占算占算，指示一條明路。」說着堅請知客僧領他去見方丈。

知客僧道：「哦，施主是特爲問卜尋人來的？」反覆問了一遍，便請少候道：「這時方丈正在誦經，待我去給施主問問去。他老人家倒是有求必應，來者不拒，不過須看有沒有功夫。」說罷，親自出去。約過了兩杯茶時，含笑歸來，向韓長江打一問訊道：「請到虬房。」韓長江和五弟子跟隨知客僧，曲折走進兩層院落，到一處跨院禪堂，上懸「明心精舍」匾額。知僧推門讓到裏面，只見舍中明窗靜几，陳設清簡，佛龕前擺着經卷，沙盤，和長明燈，焚着一爐古香。東邊禪床上，端坐着一個老僧，閉目禪定，悄然無聲，有兩個小沙彌侍立兩旁。知客僧稟道：「老師父，這位就是韓施主，來請亂決疑的。」回頭對長江道：「這就是敝寺方丈。」

韓長江上前施禮，老方丈微微開眼道：「檀越請坐！檀越不在鏢局賣幹，遠來荒莊野寺，意欲何求？」這口氣有點未卜先知似的，韓長江微微一驚，含笑拱手道：「久仰上人道行清高，戒律精嚴，善於扶亂決疑，弟子現爲訪友不遇，進退兩難，特來叩請大發慈悲，指示迷津。」說罷落坐，細細打量方丈；年約六旬，白眉銀鬚，兩眼開闔有神；穿一件土布僧袍，手捻數珠，禪床掛着一把劍，壁上掛着一枝塗漆鑲鐵禪杖，一隻紅而亮的月牙葫蘆，倒有二尺多大。方丈笑道：「檀越，既要問卜決疑，請先將神起敬，把疑難情由從頭細說，我好拜表通誠。說着立起身來，腰直身高，比韓長江還高過

半頭，手脚靈活，渾似少年。

韓長江暗暗點頭，心中盤算，應當怎樣措詞，才好揭穿假面，率陳本意。腹中打稿，先笑了一笑，對佛龕施禮，說道：「神明在上，信士韓長江，向在贛州開設鏢局爲業，安分經商，不敢爲非做歹，只因新近攪得一隻鏢，由幾位同事押護，行至桃山埠謝莊附近，不幸客店鬧賊，姓何的，姓馮的兩位同事護鏢追賊，當夜一去無踪。訪聞二人似乎落在此地，被甚麼人能當做妖賊捉住。敝行最重義氣，理應尋救，託出許多同行朋友四下查找。不想又有幾位同行，沒有找着人，反而也先後失踪了。我們揣情度理，料想附近必有武林能手，江湖異人，把他們羈留下了。我這幾位同行都是夜行打扮，又在黑夜尋人：也許被高門會武的士紳，或當地巡捕練勇們瞥見，悞認爲宵小，把他們押扣起來，也是情理可有的事。因此我們公議之後，打算後天一面報官備案，一面再行踩挺。」

說着側目偷看方丈，方丈因諦閉目合掌靜聽，不置一辭，好像不理會韓長江話裏的機鋒。韓長江突然提高嗓音道：「老方丈明鑒，我們吃鏢行這碗飯，多半靠武技，多半靠人緣，最要緊的是各地面都有結納。江湖道固要開誠交結，官府一面更要廣通聲氣。便是各處紳豪，風塵好漢，我們都有熟人。這次幾個同行同事忽然失踪，我們很覺奇怪。緣因我們盡力打聽，在這方圓百里以內，官私兩面，都說這幾天委實沒有遇上這樣幾個人；並且力稱，也沒聽見誰家捉住夜行人物。可見這幾位必然不是被陷到官人手內，也不是被困在盜幫之中。就是附近的紳宅鄉團，我們也逐一探問了，也還是沒有下落。活活幾個大人，竟這麼無影無踪的變沒有了，這豈不是太奇怪？」頓一頓又道：「這幾天簡直把謝家莊，折柳屯這幾個地方踏遍，居然也教我們摸着一點踪跡了。有人告訴說……」

韓長江把話咽住，抬起頭來；看那因諦方丈，還是神色坦然，不露形跡。韓長江心中怙懣，忙又接道：「有人告訴我說，荒村野寺最出能人，往往隱藏着風塵奇士，也許我們這幾位同事誤走到那廟裏，被人邀住較量武藝。再不然，就是無心誤撞，冒犯了江湖規戒，窺見別人的機密，教人家扣留住了。只是我們雖得到一些消息，一時還打聽不確，不好冒昧設法。昨天我們有兩位同業，要到縣裏報案，請派捕快協訪。我却想這幾人若非身遭不測，不久必能尋着下落。倘真被人殺害滅口，人命關天，倒非經官不可了；此刻生死不明，總以慎重爲妙。我這次判貴寺，請見老方丈，一來是祈求亂仙，斷斷他數人的吉凶下落；二來還要在方丈面前，掃聽附近寺觀僧道，可有我輩技擊名家，和隱名異人沒有。倘若敵同行他們真被江湖同道羈留下了，依我愚見，不論僧俗，總是登門求告，講私情了爲是。這樣兩下裏都容易收場。真個要驚動官府，倒好像不重江湖義氣了，也教同道人恥笑。就算他們一時無心，撞破別人機密；我管保他們出來之後，決不胡言亂道；就教他們發誓緘口也行。老方丈，這就是我的下情。老方丈道術高深，必能明辨禍福；你看我這打算，總不錯吧？現時我們的下處，便有官府的捕快，時來刺探，我們現還在極力隱瞞着。但是這事很緊，日久就怕瞞不住；一經官府，更難收場了。老方丈，就請你費神，看在佛祖面上，代爲排難決疑吧。」

韓長江這一席話明說暗諷，分明是拿報官誹捕的話頭，來擠兌廟中人，好借合階把人交出。那知因諦方丈靜聽至終，一點不動聲色，淡淡的說道：「哦！原來如此。檀越的來意，是在問卜尋人？」

這時候天已過午，知客僧已經辭出，精舍外接連有香客隨喜。廟主因諦方丈，和小沙彌，一共師徒三人；對坐的香客韓長江和五弟子，是師徒二人。老方丈扶沙盤，整理一會，便回顧長江道：「檀

越，貧僧靜修在此，久已不聞世事；承問附近僧俗有無會武的人，貧僧一無所知，恕難奉答。不過，難得施主遠來就教，待我請亂看。」綏綏的和韓長江問答了幾句話，指着這五弟子問道：「這可是令高足麼？」韓長江道：「是的，是我帶他們幾人擔當一路探訪。」老方丈便請五弟子上前，立在香案旁，代得擊磬。又順口說道，「哦，原來如此。檀越，請你焚香。」將蠅拂一指，兩個小沙彌過來幫忙；這一個雙手扶着沙盤，那一個捻着一股香，就供桌上的長明燈點着了，遞給韓長江。韓長江雙手舉香，深深一拜，插在爐中。小沙彌便借五弟子敲磬三聲，方丈道：「檀越，還須請你叩首。」

韓長江只得跪倒，磕了幾個頭，磕罷站起，因在一旁。看那老方丈，口中不住誦念，且念且判佛前叩拜。拜誦已畢，手握硃筆，在一張黃表紙上，畫了一道符錄。長江心上糊裏糊塗，不知道老僧搗甚麼鬼。跟着見他擎起黃表，在香火焚化了。命沙彌扶起亂筆，回頭說道：「施主，你問的同伴失蹤的去向麼？」

韓長江道：「啊！正是。」少時，見亂筆飛舞，在沙上栩栩地畫出許多筆畫。長江偷眼一瞥，恍如龍蛇，一字也不認得正要動問；聽那老方丈口中不住的念念有詞，越念聲音越高，却不是咒，竟念得是數目：「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

韓長江不覺愕然，忽仰面一嗅，陡聞異香撲鼻。登時聳然道：「唔？」身軀一歪，急又一挺，踉蹌退向几旁，手扶椅背，頓覺神智迷惘。那五弟子持磬槌，屹立在香燭旁，也「咦」的一聲，身形忽幌。

韓長江猛然憬悟，手按椅背，急抬腿，刷地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舌綻驚雷，大喝道：「好賊

僧！」手招五弟子道：「快走！」

那邊，因諳方丈將沙盤一推，一個箭步躍上禪床。就在這一剎那，那兩個小沙彌緊立在香案旁，哎喲一聲，翻身跌倒在地。那五弟子搖搖欲倒，往前一邁步，咕咚，栽倒。韓長江大嚷，回手過去攙扶，老方丈探手摘下禪床上懸掛的塗漆鐵禪杖，嗖地一跳，落在禪堂門口，一聲不語，把出路堵住。韓長江扯起五弟子，忙挺身喝道：「快快，往外跑！」當先奪路，挺七首照方丈就扎。不料時已過遲了，腦中作惡，頓覺厚頂如車輪般亂轉，四壁搖擺，平地波動，耳畔轟轟作響，眼冒金星。五弟子爬起又坐倒，道：「師叔，快走，我不行了！」臉搶地躺下了。韓長江驚怒異常，把七首照方丈亂刺。老方丈大笑，揮動禪杖一格，七首騰地飛起。韓長江雙腿一軟，伸掌抵地，却一順手，又拔起右腿上那一把匕首；咬牙切齒，騰身復起。人雖昏憊，武功精強；志在偕亡，下手毒辣。韓長江的武技，名震江南，實比師兄雙闖六雙斧還英勇。饒這樣搖搖欲倒，竟挺利刃，猛堪方丈；刷地一下，直取要害。老方丈把他看低，想他受了悶香，只用禪杖一揮便倒；那知他如猛虎拚命，直撲到懷中。老方丈禪杖施展不開，急抽身後退，刀尖竟將僧衣劃破。七首跟手又進迫，老方丈橫禪杖一格，未肯下毒手，住旁急閃。突從複室奔出一個幕面長身大漢，掄劍橫截住鏢客。鏢客韓長江中毒愈深，越發不濟，腳輕頭重，如墜雲霧中，兩眼已看不見門口；敵來不及知，刀判不能躲。方丈忙阻道：「手下留情！」劍勢業已收不住，韓長江登時負傷。血濺不知疼，但覺心血沸騰；尙欲強支，把身軀竭力一轉。竟力不從心，撲通，栽倒在地。耳畔鳴雷，眼冒金花，隱隱聽見喝道：「不要傷他！」一陣天旋地轉，人事不省了，匕首也丟在地上。

第七章 悶香一縷

韓長江和五弟子竟遭彌勒院的暗算。那幕面的長身大漢回手插劍，搗去面幕，尙欲俯視鏢客。湊過來說道：「這漢子身手倒很硬，老師傅沒救他傷着麼？」這人面目一露，正是那個黑面大漢摩雲手。因諦上人搖頭一笑，俾那黑面大漢道：「主領，快請出去，這屋裏豈不得！」說時黑面大漢仰面一嘆道：「呀，原來有悶香！」急急戴上面幕，退身出去。到禪舍板壁一幅古畫前，手摸一個銅紐，又對方丈道：「完了事，請老師傅快來；我已經接得他們的報告了。」老方丈應了一聲。幕面大漢一按銅紐，畫捲門露，一閃身不見了。方丈因諦這才來到韓長江跟前，低頭一看，微微笑道：「朋友，你很有兩手啊！但這時韓長江已任甚麼也聽不見了。」

因諦上人急急搶到供桌旁，將香爐中燒到一半的香，一把拔下來，倒插在爐灰內，弄滅了它。回手把門窗打開，放入清風；縱步竄到院中，深深吸氣。又翻身進來，把韓長江和五弟子，逐個子細驗看了，先給韓長江紮住傷口，次取出兩條繩，把兩人全給捆牢。走到兩個小沙彌身旁，推輕身子，教他臉朝上；隨取來一杯茶，先將一種白色藥球，塞在兩個沙彌的鼻孔。再含一口冷茶，劈面噴去。

連噴數次，兩個小沙彌伸腿舒腕，都爬起來；身體亂晃，揉着眼說：「怎的了，師傅？」方丈搖頭道：「你們不要問，快去到前面歇歇去罷。」兩個小和尚愧怍悠悠，互相攙扶着往外走。因諦方丈踱到禪床後，在牆角上，摸着一個銅紐，用手一轉，微微作響。過了一會兒，門外走過來四個僧人，內中一人便是知客僧。一見地上的兩個鏢客，忙問道：「這兩人居敢胡鬧麼？方丈傳呼我們，可是處

置這兩人麼？」方丈點頭道：「這兩人教我沒辦法，只得扣下了再說。……縣裏去的人回來沒有？」知客道：「回來了。已經在主領面前稟報過了。」說時伸出三指道：「據說這幾天，沒有黑道案件，也沒有鏢行報劫。」方丈道：「哦，他們原來真沒有報案！可是，現在這事情越鬧岔，我們必須想法，把這誤會消釋過去，我只怕枝節橫生，不很容易了，」知客僧默然。

另外一僧道：「外面還有一個巡風的鏢行呢。」方丈道：「多大年歲？」知客道：「二十幾歲，是年青壯士，像個鏢局徒弟。」方丈皺眉道：「一不作，二不休，索性也把他誘進來。」四僧齊應了一聲，立刻分出兩人，撲奔前面。那韓長江攜帶的闍門四弟子，果然不大功夫，也被廟中人誑進來。知客僧還同方丈祕議。方丈滿而不樂，沉吟道：「這一回我們真是誤打誤撞。起初只疑他們是北來的鷹爪，窺探我們來的，那知竟全不是。擒虎容易放虎難，這只看譚昭的誘供計策是否生效罷了。」

知客僧道：「我想總可以。」方丈歎道：「萬一解釋不開，結成怨恨，我真不知怎麼善後了。但是我決不能爲他們遷場！到那時說不起，不能善罷，只可惡來！」說時面籠殺氣，搖着頭不住歎息。知客僧深知方丈爲難，回答道：「是的，我們不能因小失，大若真揭不過去，只可那樣辦，……把幾個人消滅了！」說時一看佛像，微微皺眉，方丈一指韓長江等道：「先把他搭下去，給他治傷，再試着勸誘勸誘看。先聽聽他們是怎麼個意見，我們隨後再想妥當的辦法。」既不想殺人滅口，又想保守機密，寺中人全感棘手了。

當下，二僧領命，先叫進三個人來，把屋門門上。方丈從禪床下來，撒去坐氈，摸索着一個銅紐，只一按，格登一聲，拉出闍來。將闍一拖，那禪牀便悠悠的懸起來，下面幾根鐵柱直長上來；禪牀

又一側，吱吱的響了一陣，響到牆根，下面露出一個地穴。一個僧人點着燈，兩個僧人搭一個鏢客，把韓長江和五弟子都用布兜，抬進地穴。

地穴裏面很寬展，約如五間房大，有兩間屋高，內設四股隧道，分通到四個地方。五個僧人由挑燈的引路，一直踐階而下，深入地室。脚踏實地之後，把地室一道走鈴扯了一下，禪房上面登時聽見。因諦方丈這才把銅紐又一按，禪牀歸還原地。知客僧幫着老方丈，把薰香收拾了，把鐵禪杖掛好。俟屋內香氣散盡，順手閉了門窗，開了屋門，另點上一爐檀香。然後，老方丈從鼻孔中，取出兩粒白色藥丸，知客僧在禪牀上重舖了坐具，請因諦上人坐上禪牀，重新閉目打坐。知客僧這才跟衆繞下地室。下面幾個人在地地下室迤邐走了數丈的地道，直通到另一處齋堂屋心地板下面。知客僧提燈趕上來，在前照着；尋着一個機關，伸手撫弄一下，上面齋堂暗間，隱隱有銅磬嚙嚙敲了數聲。齋堂暗間禪榻上，正坐着兩個僧人，聞聲慌忙跳下來，先掩門擋扇；也在牆角摸着一個銅紐，照樣一扳，地道中的銅鈴應手發出微響。知客僧聽鈴聲既響，對同伴道：「上面預備好了。」趕緊在下面扳開，機關立動，上面禪牀響起，下面殿門敞開。五個僧人抬着兩個俘虜，一齊走上齋堂。把韓長江和五弟子分別安放在兩個地方。不多一時，在外面被誘遭擒的四弟子，也被押進屋來，和五弟子囚在一個地方。僧人們此出彼入，自有許多安排。三個鏢客却是一個清醒，兩個昏迷，分放在兩間禪舍，三個禪榻上。韓長江一個人獨監在一舍，寺中人預備向他訊供。

韓長江本是老江湖，決不會不懂薰香。只是青天白日，驟出不意；他自己又暗有防備，口鼻中含着解藥，獻茶時，細辨茶水的色香味，沒有一點疑竇，就是這樣，他也沒有喝。等到非拜佛問卜時，

他凝神注視老方丈和二沙彌的舉動，分明看出點的那股線香毫無可疑。並且燃點薰香，用主必先用解藥；他眼睜睜看着方丈和小沙彌的手都沒捫口鼻。那知他竟上了當，老方丈連兩個小沙彌也給薰過去了。老方丈鼻孔中的藥丸，乃是早放進去的。那整股線香雖無可疑，殊不知因諦方丈在整股香中，暗插了三根薰香。等到燒那黃表，黃表中也有蒙藥，燒着了全沒有甚麼異味。等到覺出異味，人已受毒很深了。

韓長江被搭到齋堂，心裏半明半暗，渾身無力，跟着漸失知覺。也不知過了多大時候，忽覺孤身遊行荒郊，四面陰霾，突然天降大雨，澆得他倒抽一口涼氣。滿心要跑，只跑不動，急得他哼了一聲。隨努力一掙扎，竟掙開了眼，用手一抹，滿臉滴水。把眼上水揉擦乾了，勉強重睜開眼一看，自己正騎在牀上，迎面地上站着一人，正持碗含水噴自己。韓長江恍然醒悟，把眼又閉上了，身上說不出的疲軟；心上明知中計，陷在廟內。臂上傷處，已被敷藥包好，毫不覺疼了。試抬了抬手腳，全沒有加縛。其實抬他時，曾經上綁，現在又全解開了。一個和尚在他耳邊誘話，他閉目閉口不答。又過了一會，耳邊忽聽叫道：「韓師傅，韓七哥。」韓長江聽得耳熟，不覺喊道：「哦，你是那位？」一翻身坐了起來，這才看清，此刻身旁坐着一個俗人，和一個和尚。

這個和尚不足異，可怪的是這個有頭髮的俗人，不是別個，竟是失陷在廟內的梁恩祿鏢師。

第八章 美酒三杯

韓長江大為驚詫，掙扎着還要站起來。梁恩祿叩肩把他按下，道：「七哥先緩緩醒，你躺着說

話吧。」

韓長江閉眼道：「梁大哥，你從那裏來？我們現在那裏？」看到對面滿臉笑容的和尚，心中犯惡，低聲對梁恩祿說：「這裏到底是甚麼地方？這位是誰？可是邀來的朋友麼？」

梁恩祿含糊道：「這個，這倒不是的，可也算是朋友。」

韓長江定睛細看周圍的陳設，心中納悶道：「哦！」急抬頭看窗，外面天光已透夜色。韓長江道：「梁大哥，我們現在還是在彌勒院罷？」梁恩祿道：「這裏是彌勒院的東禪舍。」

韓長江恍然大悟，現在完全明白了。起初還是逃出虎口，原來正在虎口之中；目視梁恩祿，手拍禪牀道：「我們全栽了！這那裏是禪舍，分明是囚牢！我明白了，梁大哥許是遇見熟人了罷？這一位一定是彌勒院的和尚，也就是囚牢的牢頭罷？」梁恩祿剛要發話，韓長江回想前情，不禁動怒；自己半生英名，竟遭暗算，被人用薰香擒住。一陣難堪，脫口詰問道：「梁大哥定跟廟裏和尚套上交情了！這位師傅，我問問你；你是出家人，我們上廟來行香問卜，怎麼晴天白日，使起綠林薰香？這可是出家人的本能麼？人家女眷們前來隨喜，你們一定也這麼辦麼？」說着便要跳起來。那和尚橫身把門一擋，韓長江冷笑變色。梁恩祿連忙勸住，對那和尚一努嘴；和尚搖搖頭，陪笑走了出去，把門掩上。韓長江冷笑道：「闖上門，怕我跑了麼？我那能跑呢？」梁恩祿道：「韓七哥不要誤會，這廟裏和尚原來也是咱們合字朋友，七哥猜的不錯，起初彼此語動猜疑，末後細談起來，才知是一家人。」

韓長江道：「既然是合字，好了，我們現在告辭罷。我們帶來的那幾個小孩子呢？請你告訴他們，我們師徒這就告辭，我們六師兄還盼望我們哩。」

梁恩祿忙道：「七哥，且請歇歇。這裏的方丈也自覺冒犯了七哥，他還要親見七哥，當面陪罪哩。」韓長江道：「甚麼賠罪，不讓我走罷了。」梁恩祿道：「倒不是那回事，這裏面曲折很多。等我細告訴你，你不怪罪他們了。說到這裏，低聲道：「這裏的因諦方丈，並不是庸俗和尙，只曉得念經混飯的。倒是他也很懂得一些法術，但是，他乃是挾這些法術，濟世救人的，無非神道設教罷了。」韓長江道：「他爲甚麼要拿我們鏢客？」梁恩祿道：「他們手下人看錯人了，把咱們當做北來的鷹爪，故此才下毒手。但直到一問明白，彼此全是武林一脉，和六扇門毫不相干，他就一味陪情，把我們放了。」韓長江道：「那廖歐氏弟兄呢，可否引來見我？」梁恩祿道：「這個，回頭就教他來。」

韓長江想了一想，心上還是不悅，又問道：「就算他們起初看錯了人，爲甚麼我來了，也把我收拾一下呢？」梁恩祿道：「這個，……因爲那時候，他和我還沒有把話說明呢。」說着笑道：「我明白了，七哥你直道你被薰過去，有多久功夫麼？」韓長江道：「大約兩三個時辰。」梁恩祿道：「你在廟裏，已經一天半零一夜了。」

梁恩祿又解釋了許多話，其實都是和因諦方丈預先編排好了的，其中半真半假。韓長江聽了，搖頭道：「如此說來，這廟中全是行俠作義的好人了。」梁恩祿道：「是的，他們確是假神道設教，仗義救世的好人。」韓長江道：「好人，怎麼他們鬼鬼祟祟，竟怕人窺探？他們骨子裏到底還藏着甚麼把戲？」梁恩祿不能切答，韓長江更含不悅。

最後，韓長江仰面想了想道：「梁大哥，索性請你給我引見引見這位江湖俠僧吧。」

梁恩祿答應了，告辭出去。韓長江坐在屋中等候，撫視傷痕，心中琢磨，總覺梁恩祿語有枝節，

情有隱諱。直過了兩個時辰，不見梁恩祿回來，把個韓長江急得抓耳撓腮，如檻中虎一樣，忍不住站起身來，往屋外探頭。早有兩個僧人上前，用好話相攔，說道：「梁施主少時就來，你老請坐！」韓長江見他們潛加監視，心中愈加繃怒。兩個僧人很客氣，但是問他甚麼，總不肯回答。又耗過一刻，梁恩祿忽明知客僧一齊進來，還同着四弟子，五弟子，及先時被擒的歐氏弟兄，歐佑，歐佑。二歐面目憔悴，略帶囚相。韓長江正要請問二歐，梁恩祿和知客僧已然說道：「韓七爺，這裏的老方丈已在後面禪堂，設筵相待了，他很覺對不起，這是專誠擺酒，當筵陪罪。」

韓長江佯笑道：「唔？何必這樣多禮？只放我們走，就很感情了。」梁恩祿道：「七哥你千萬別這麼說，你回頭問問二位歐老弟。」說時面向二歐，二歐如蒙在鼓裏，應聲說道：「七師叔，咱們弄擰了，這裏方丈實在很够外場。」韓長江道：「哦，是的麼？怎麼很够外場呢？」知客僧陪笑插言道：「韓鏢頭，現在筵早擺齊，靜候你老入座。我們老方丈還要當面跟你老陪禮，表表下情呢，您就請吧。」催得很緊，不暇細問，韓長江只得率四個師姪，一同出來。知客僧在前引路，梁恩祿在旁相陪。到一齋堂，果然酒已擺好，竟是很豐盛的葷席，一共三桌。韓長江道：「方丈呢？」梁恩祿道：「老方丈茹素，咱們先吃。」知客僧道：「家師這就來。」

正說處，聽窗外道：「韓鏢頭請到了麼？」同時走進來一僧二俗，共三個人。在左一個正是那長眉皓首老僧，因諱方丈。在右一個赤紅臉中年男子，說是本地團練。居中一個俗家，是個黑面長身大漢，長眉入鬢，目如朗星，年富力強，長衫佩劍，氣度威猛而嚴肅。這人正是摩雲手，三點會盟的首領；此時以本廟護法施主自居，陪同方丈因諱，來見贛州名鏢頭韓長江。

第九章 筵前比技

長眉老僧一見面，向韓長江，手打問訊，俯身行禮，十分虔敬，滿臉帶出歉容。那黑面大漢也高拱手道：「韓鏢頭，我們久仰威名，今日幸會！只是，這太對不住韓鏢頭了。我們因諱方丈錯疑刺客，冒犯台駕，他心上非常的懊悔。」紅臉男子也陪笑作揖道：「韓鏢頭，我們兩個人是陪着老方丈，在你面前認罪道歉來的。我們因諱方丈不是尋常僧人，也是武林名手。他曾因武術上，跟人結仇，隨後看破紅塵，削髮皈依。他的仇家仍不斷來找尋，他不能不防備；爲了這個緣故，一時不湊巧，冒犯了梁鏢頭諸位和足下。可是我們武林中人，不打不成相識，現在已承梁鏢頭諸位寬恕了，韓鏢頭也總得賞臉，把這事容讓過去。」說罷哈哈大笑，就引杯斟酒，放在韓長江面前。那黑面長身大漢就接聲道：「老師傅，來罷。如今話已講明，彼此臭味相同，都是同道，我們就來一個杯酒言歡，卽席解紛罷！」因諱方丈應聲閃過來，重新陪禮，梁恩祿在旁再三調說。韓長江橫眼把三人一看，微笑道：「老方丈太客氣了！老方丈年高德劭，又是出家人，我一個俗人，怎敢當這大禮？剛才梁鏢頭已經說過了，彼此既在江湖，區區一刀，那有揭不過去的樑子；何必勞動二位，倒小題大作了？」說罷縱聲大笑。

勉強敷衍了一陣，主客歸座，勸酒進食。韓長江繞着鬍子，盤問他們何故拿人，仗恃着甚麼。老方丈慨歎一聲，說起一樁武林鬥爭的故事，兩個陪客也幫着說：因諱上人實是武林能手，並不會邪法。不過當年曾與一個北方豪客，比武結隙，誤傷仇人一臂。仇人銜恨，用陰謀將因諱的妻子戕害；彼

此展轉尋仇，冤怨相報，卒招到傾家滅門的大禍。老方丈把仇人尋着殺死，遂看破紅塵，削髮受戒，遁入空門；自誓從此解怨釋嫌，不再報復了。但仇人尚有一弟一子，結念父兄深仇，仍不斷找尋。因諦皈依佛門，已立殺戒；迫不得已。由北方逃到南方，欲以逃遁之法，埋名避仇。無奈仇人眼踪不捨，一再追尋；近聞仇人結合北方綠林，前來大舉尋仇；老方丈爲此極力斂迹，潛存戒心。饒這樣近年來尚被他破獲兩起刺客，全是北方綠林。他把仇家遺來的刺客捉住之後，並不加害，無非告誡一番，隨後釋放，自己再搬一個地方躲離。他遁居折柳屯彌勒院已經數年，安然無事，自己也就安土重遷，不想移遷他處了；偏偏在這時，又發見可疑情形，偏又有北方鏢客路過，偏偏也來探廟，這才引得他動疑，弄出這場誤會來。

這一番話本來不盡真，也不盡假；只是韓長江聽着，總不深信。梁恩祿在旁幫話，又處處偏向方丈，韓長江越增不快。方丈正用蔬食在下座奉陪；經衆人相勸，韓長江連進數杯酒，把方丈看了一眼，心頭一動一動的，只覺警氣。他在鏢行素負盛名，一旦敗於閻香，實不服氣。又想乍受薰香，拔刀拚命，老方丈被自己逼得倒退；在屋中他就不該運用禪杖。衆人話裏話外把因諦誇成了不得的人物；若教自己看，只恐他虛有其表，武術未必高，法術未必精，只是騙人愚衆的伎倆許會不少。心中犯想，不覺又把因諦瞥了一眼，暗說：「且試試他，到底是會邪法，還是會武術？」斟滿一杯酒道：「老方丈，待我來借花獻佛，還敬你一杯！」

舉座的人一齊眼盯着韓長江，梁恩祿已猜透了意，忙道：「七哥，快不要客氣？」急看方丈；方丈微微一笑，綏綏站起道：「不敢當，怎麼禮從外來？」雙手接杯，一飲而盡；只這一舉杯，頤然亮

出勢助。韓長江往前一湊，道：「方丈再滿一杯！我有一事不明，你是使甚麼法術。把我迷倒的？」做出敬酒的姿式，猛伸二指，照因諦左肋點去。因諦不理會，反把左肘一抬。韓長江二指點下去，如觸枯柴。這一手攔在常人身上，必致失聲；那知因諦暗將衷氣一壓，輕輕把胎臂夾住，笑道：「居士不要駭支人啊！」

韓長江急忙抽手但頓覺手被鐵箝夾住一般；暗中一較勁，竟抽不出來。梁恩祿和黑面大漢摩雲手慌忙站起來，勸道：「這是怎的，請坐吃酒，快不要這樣？」因諦乾笑道：「韓居士大概想要考較我，……」一言末了，韓長江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倏地飛起一掌，照方丈肩井劈去。蓬的一聲，如打在氣囊上，右手已趁勢奪出。因諦上人失聲叫道：「嚇，老衲無能，韓居士何必作弄我？」

韓長江看看右手，已經發紅，右半身發麻；不覺心頭火起，戟指微笑道：「老和尚，你不用做作！我韓某武功縱不如人，可是教我栽在靈香上，心實不甘。我一定要請教請教你的真的！」順手急拔手叉子，腿上匕首早已不見。悲極忘患，大吼一聲：「好麼！」一摔身，『力劈華山』，單掌劈面打去。因諦上人慌忙側身躲過。韓長江猛如怒獅，復又前衝；口中說請教，神情已勃然激動。因諦臉色也一變，像輕絮飛塵，竄到齋堂空處，口中連叫：「韓居士惱了，諸位勸勸！」

這一舉猝出意外，衆多失色。黑面大漢和梁恩祿一齊上前相勸：自門四個弟子見師叔筵前變臉，也不知所措，也只連聲勸止。韓長江抓不着方丈，眼中冒火，猛然縱聲大笑道：「我一定要請教請教！諸位別見笑，我要看看老方丈的功夫，到底昨天怎麼捉的我。」韓長江傲氣衝騰，有點按約不住了。那紅臉男子橫身一擋，竟被韓長江振臂一揮，踉蹌欲倒，黑面大漢急伸手扶住。衆人七手八腳，攔

勸韓長江；因諦方丈退居一旁，恍似置身局外。韓長江臂力特強，伏身一揮，乘隙撲近。黑面大漢勃然動怒道：「這是怎麼講，酒筵前動手，太不給面子了！」

梁恩祿忍不住，見二歐和四弟子五弟子也躍躍欲動，要與寺僧羣毆，他就把手一搯道：「呸，老方丈，請你們還把我拿下吧！我誰也勸不住，我誰也不能幫！」方丈手打開說道：「梁居士別介意，這是韓居士一時動火，你還是勸勸他罷。就是一定要教老衲獻醜，也須改日再會，總不能在桌面上交手啊！」向僧俗施一眼色，禁止動武，讓出空地來，自對韓長江行禮道：「韓居士，這是陪罪筵，我萬萬不能動手！……」韓長江道：「不用說了！諸位請恕我無禮，我韓某是求教的心盛，吃酒的心薄，已經這樣了，我也不怕諸位見笑，老方丈不要客氣，你就從實指教罷！」向前一湊，兩人遇在一處。韓長江泰山壓頂，揮拳打來。因諦無可如何一彎腰，用後背迎住；蓬的一聲，打個正着；韓長江愕然失色，因諦竟有這麼好的氣工。韓長江疾如狂颶，連攻數招；因諦方丈只挨打，不還招，忽然說：「居士下手太不留情！」口中念念有辭，又似誦咒。韓長江不得下台，咬牙挫齒，猛攻上來；可是心中潛萌悔意，自己太魯莽了。

韓長江和雙斧闖六本是少林派教外英雄，久已馳名江湖，技擊極精。今與因諦上人鬥起來，因諦披着肥大僧袍，脚下厚底僧鞋，好像小駟轉磨一般，來回亂躲。韓長江兩手箕張，一上一下，再想打人，竟打不着了。然而仍窮追不捨，趕盡殺絕，因諦被逼，連連竄越，疊逢險招。黑面大漢大怒，領手而觀，不再相勸；却對從者暗打招呼，密傳下號令。

筵前這一僧一俗，展轉撲鬥，一個追擊，一個躲閃，小小齋室，韓長江那麼快的身手，不用說捉

人，就連肥大的僧袍也捉不着，心中恚忿交迸。因諦且抵禦且道：「韓居士，請停一停，請消消氣吧！」韓長江道：「總得請你指教！」欲罷不能，連展絕招；忽一拳打去，因諦急閃，被韓長江變招一掙，捉住一隻袖子。趁勢一帶，因諦跟蹤栽過來。長江大喜，兩旁用力一捉，喝道：「去！」只一拋，把因諦拋在空中。因諦袍袖一拂，拂着韓長江臉，蹲着他的肩，猛聽嗤拉一聲，響如裂帛，因諦一件僧袍勞爲兩半。因諦本人如孤鶴掠空，從韓長江肩上，經衆人頭頂，飛越過去，輕飄飄一落，退避到一隅，喘息不休道：「不行了，老了！」只騰下一身短衣服，坐在西壁椅子上；那件長僧袍碎裂在屋心。韓長江愕然大驚，衆人譁然大讚。

韓長江還想追過去，但覺右肩酸麻，無形中已經暗受一擊了。梁恩祿和墨面大漢雙雙過來，長揖相勸：「本爲觀技，何必認真？」歐侔歐佑也低聲相勸：「僧袍已碎，借此收篷，最好不過！帥叔不要忘了，現時我們還在虎口中。」而且他們兩人相鬥，寺僧全都旁觀不動，這就很留情面。韓長江垂頭喪氣，強作笑容；自己想找場，反而又栽了跟頭。右臂一陣陣酸痛，實在也不能再打了。向衆人拱手道歉，又找補了一句道：「老方丈名不虛傳！」就此掃興作罷，因諦上人仍然很客氣的陪話。

第十章 幕後真情

韓長江勉強終席，即欲告退。梁恩祿和寺中人再三款留，直到夜半，方得帶着四弟子，五弟子，和歐氏弟兄，出廟回店。至於先前失蹤的鏢客馮天來的下落，韓長江也會一再堅詢，力求同歸。梁恩祿和因諦方丈都說：馮天來與何光裕均患重病，說此刻不在廟中；容過幾天，由梁恩祿相伴同歸就是。

了。廟中人這樣說，梁恩祿也有麼覺腔，韓長江哼了一聲，誓不再聞；轉過來，又邀梁恩祿同道回店。梁恩祿竟打倒退，說：「七哥先請，我明天準回來，就請你費心，給我們總鏢頭侯爺帶句話去，教他放心，我在這里平安無事。」說是面現忸怩，倒成了廟中一黨，又像受了廟中的挾制，處處都幫廟中人說話。韓長江更加不快，自己本是受他們邀請，幫他們忙來的，現在倒成了外人。韓長江心中冷笑，也不說破，只道：「好罷，既然如此，我們先走一步了。」遂與閻門四個弟子，先辭離廟，來夜還趕折柳屯店店房。廟僧仍遣人伴行，韓長江只隨由他。

已入店房，見了侯金朋。侯金朋向他細問被拘詳情，和廟中真相；韓長江含嗔抱愧，無顏吐實，只草草說了幾句：「侯鏢頭請放心吧，梁師傅遇見熟人了，一切都揭過去了。……」直到沒人時，方才祕密的告訴了師兄雙斧閻六。雙斧閻六也很疑怪，道：「廟中人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就算有仇人，也不能隨便擒拿過客呀。」韓長江道：「咳，咱們先不用管廟中人怎麼樣，只說這位梁鏢師罷。他也跟廟中人一鼻孔出氣也鬼鬼祟祟的，不拿我們當朋友，一句真話也不說。」歐氏弟道：「梁鏢師的神氣實在怪，起初跟我們一樣，不住口的大罵。後來廟中人單把他調開了，也不知怎麼一來，口氣忽然改變。」韓長江道：「這毫無可疑，他一走受了彌勒院的蠱惑了。我們本不願多管閑事，師兄看同行義氣上，不忍袖手；現在人家把我們當了外人，我們裁得真不值。依我看，師兄應該向侯金朋好好交涉一下，把我們馮天來馮師傅要出來，留下這個碴，以後再講別的。」

韓長江既這樣悻悻遷怒，雙斧閻六當然也不悅。侯金朋見閻氏弟兄這樣，心上十分不安。但忽猜不透詳情，只得含混說道：「我們梁師傅素來光明磊落，不會弄詭，這裏面恐怕必有別情。也許他當

着廟中人，說話不方便。這麼辦，我就找他去。」

但到次日，未容去找，梁恩祿鏢師便即悄然回來了，只他一個人。何光裕，馮天來二鏢客，田春禾，葉春林，謝春雨三少年，仍然未歸。侯金朋很着急的盤問梁鏢師，梁鏢師遲疑不言，終將侯鏢頭調到一邊，方才從頭到尾，揭破了實情。

這彌勒院確有難言之隱。他們實是當時的祕密會幫，「三點會幫」的江南西路祕窟。

三點會盟是黃葉山人創辦的，擁戴着一個黑面少年壯士，稱爲「盟主」，又稱爲「主領」。這盟主就是摩雲手朱璜，假名叫做王光照的。黃葉山人就稱爲「謀主」，和摩雲手朱璜，實是這祕密會幫的兩大支柱。

黃葉山人並非自幼出家的道士，實是晚明一位知府。兵燹後，流落江湖，想出神道設教的計策，在西南草野間，暗有鼓動。那摩雲手朱璜，又是出身貴胃，自幼好馳馬擊劍，交結江湖人物；等到鼎革之後。他就亡命東南島嶼之間，由他的業師左右輔翼他，嘯聚了不少奇材異能之士。旋被黃葉山人聽見。由幾個俠客居間，把他們兩撥的人叫今起來，稱血會盟，重推盟主。又不久，才把因謫上人也招致過來，由他三個人爲主腦，三點會盟的名稱從此定規下了，聲勢也擴大起來了。

這彌勒院的方丈因謫上人，左手缺一小指，外號叫做「九指山僧」他的出身，也不是尋常僧人；舊在蘭陵，爲簪纓世族，年青時頗負時名，材兼文武，實是晚明一位關公子。梁恩祿對韓長江述說因謫的底細，並不全假。他當年確曾與鄰封土豪，因故結怨，全家被屠，他才一怒復仇，幻結江湖上亡命之徒，一再找那土豪修怨。那土豪已經率部納降，做了淮海開帥；因他姓王，性又嗜殺，一時有關

王之號。這閻王被九指山僧陰謀數年，最後猝出不意，與羣盜一窩蜂合手，把閻王的頭割去。一時驚動朝野，關司嚴加緝拿，把他逼得走投無路，逃藏無方，他遂忿欲自找截又被一個女俠客把他救了，更遇上一個機會，終使他看破紅塵，削髮出家。

這時候，摩雲手朱璜，和黃葉山人，兩幫會合，在海濱一度失事，先後遁往西南。經數年營謀，又囉聚了不少人。忽從江湖人物口中，得知九指山僧的爲人，又聽他身雖爲佛，仍在精研武技，欲有所用；黃葉山人即商承摩雲手，備下厚聘，遣能言之士，請九指山僧糾同盜羣一窩蜂，加盟入幫，並推他爲江南西路的領袖。他應聘之後，他遂假彌勒院，爲藏身聚衆之所。

他們三點會盟經多年佈置，散在各地的黨羽漸多。他們組織機密，創出許多隱語，立出許多幫規。他們曉得欲圖大舉，先要蓄衆蓄力，籌兵籌餉，他們就假神道設教，勸人加盟。入盟的念佛造福，在會的患難相扶；以此迎合人心，密糾大衆。幫友忽多，再從中精選人物，設機煽動，告知隱謀，再勸他由初盟加入正盟，以此他們獲不少死黨。他們籌餉的方法更爲詭妙，變出來的花樣極多；有的經商牟利，有的賣卜賣藥，更有的做騙子，做劫盜，有的開賭局，開黑店，想盡主意弄錢。

他們的盟主摩雲手朱璜，本潛伏在雲貴，一向不出頭。近來風聞燕都有尊嫡爭位之變，三點會盟認爲有機可乘，他這才親自出馬，北上觀變。偏巧他剛到折柳屯，正傳銅符竹箭，召聚皖桂湘鄂各地盟幫，赴贛祕議；同時接到祕報，南方大吏正在查拿會匪，好像已經窺破他們的機謀。跟着又得續報，本盟支幫業有兩處敗露。他們聽此惡耗，不由驚疑，偏巧這時鏢客們因宿店鬧賊，前來窺探他們的廟，這廟正是他們的祕窟，摩雲手剛剛下榻在內，他們防患未然，便把鏢客拿下了。但經設計誘供，

方知全不相干。一著看錯，橫生出不少枝節。

他們無意中，審出田春禾三個少年千里尋親的身世來，田春禾之父田伯年正是他們的盟友，現在在湖南伏魔寺。

他們爲了籌餉，曾算計謝莊的謝鄉紳，無意中探知謝小姐和她的未婚妻許雲孫，乃是一時難夫難婦，值得憐惜的。那個施三保，也是一個人物，或可收爲一臂。

這兩樁事辦得不錯，但還有別的兩樁事全都辦糟。其一，他們降壇捉妖，本爲愚民籌餉；當時把馮天來，何光裕二鏢客拿下，下手太狠，負傷太重了；現在亟施救治，一時尙難保好。其二，他們把三點會盟的內幕，不憚告訴了梁恩祿，偏偏沒有實告韓長江。他們訪聞韓長江和雙斧關六，與北庭有關，心存顧慮，未肯開誠，因此大招韓長江不悅。而且因爲這情形，使得鏢頭侯金朋梁恩祿，也和關六韓長江鬧出意見來。既已枝節橫生終於種下惡果！

三點會盟的主腦人物，是摩雲手朱璜，是黃葉山人，是九指山僧因諦上人。這三人身世都不平凡，都有一樁驚心動魄的經歷。現在，先由九指山僧因諦上人述起，且迴溯三十餘年前。

第十一章 蘭陵好客

晚明末起，國事日非，邊關告警，流寇縱橫，已成土崩魚爛之勢，有一些傷心人，便伴狂縱酒，以聲色自娛；又有一些有心人，無力回天，權思獨善，便團練鄉兵，守望相助，以捍禦流寇，保全故園。蘭陵公子盧鴻飛便是這樣的一個傷心有志的人物。

盧公子系出名門，家財豪富；天生神力，少喜談兵；工詩能飲，慷慨任俠，並且少年風流，最好尋花問柳，恣情游樂，傾財結客，交通遍於南北。在他家裏，也是門庭如市，水車馬龍。到他二十二歲時，忽有一個門客，假冒他的名字，做出非理之事；被他查出來，立即善言遣退，跟着他又多財受累，因家奴毆傷人命，自己打起瞿悟官司；傷財惹氣，不一而足。盧公子勃然動怒，又慚又愧，把這些門客豪奴一總遣散出去。自此閉門謝客，折節讀書；又有父執汲引，不數年便做了京官。但其時關寺擅權，大煽威福；清流抨辱，暮氣日深；做官的未免趨於奔競巧滑，以勤職爲迂闊，以直諫爲朋爭。盧鴻飛是有血性的少年，用不慣顛預懈意的風氣，因此頗與同官齟齬；不久被排，失職還鄉。盧鴻飛經此一跌，又見朝局大壞，不覺狂佯故態復明，在故鄉又縱情遊樂起來；詩酒棋枰，狗馬聲色，鬧了一個全。不過結交雖廣，選友必端，已較從前卓有識鑒了；座上客大半都是有氣節的人物，那時他已經二十六歲。

有一天，盧鴻飛在酒樓，宴請一位新從蘇州北來的浙右金石家謝青谷；另有一位圍棋名家，兩位秀才，一位詩人，和盧府一位門客作陪。座共八人，招妓侑酒，酒酣耳熱，不由得狂歌高吟，旁若無人。等到酒闌，盧公子不吝纏頭之費，一擲百金。遣功夫，酒樓一隅，坐着一個黃衫少年，把盞獨酌，旁邊侍立一個小童兒，彷彿意態閒雅，迥非俗物；並且雙眼開闔，灼灼似有威稜，眉峯微鎖，面容略含沉鬱之色，不時冷眼偷窺鴻飛，口角邊微露卑夷之態。妓女正在彈唱，座客縱飲甚歡，鴻飛也已辭酒，對這少年不甚注意。但不知怎的，總覺這少年有些古怪，忍不住回看他數眼，少年也回看他數眼。四目相對，鴻飛隔座舉杯，笑讓道：「老兄，何不過來同飲？」黃衫少年微微一動，也舉杯道：

「請，不要客氣，彼此兩便吧。又道：『足下可是此間大吉巷盧鴻飛盧公子嗎？』說時，少年站起來了。

隔座問答，這侑酒的四個美貌妓女，都停了歌喉檀板，迴眸注視黃衫少年。盧公子扶着桌子站起來道：「足下怎會知道賤名？」少年笑道：「蘭陵盧公子豪情俠義，名震中原，誰不曉得？這位想起是令友麼？」盧公子略爲點頭，遙問少年道：「足下貴姓？可是從南邊來，要進京的麼？」鴻飛已聽出少年是江南口音。此時的文人遊士，多自南而北，不是晉京赴試，便是入都謀官，再不然便挾一技之長，懷賣賦之心，要爭名利於市朝。卽如今座上的高客，這位謝青谷謝山人，便是金石名手，又喜鑒別古物，刻出一部印譜；拿着南中士大夫的許多荐札，由打蘇州北上，一路打秋風，繞路來到蘭陵，向盧公子投刺，敬獻名章兩方，必求一見，正也抱着獻芹之心。盧公子當下覺得黃衫少年客眼生，以爲也是個遊士，這却料錯了。

黃衫少年微微一笑，舉手道：「不才乃是個不第秀才，在京經商，路過貴地，乃是回籍完婚；不是自南往北，倒是自北回南的。」一指酒杯道：「請歸座罷！盧公子徵歌選色，清興不淺；不才偶以過客，幸得竊聽餘音，略窺豪情，真是意外之緣。今朝有酒今朝醉，還請與令友共享吧。」他自己先坐下了，依然引杯獨酌，始終沒吐姓名，眼光，移到酒樓窗外去了。

盧公子自從還鄉，南北遊士過客，紆道登門投謁的很多，滿疑少年也是一個，那知不然。詩人汪龍叟低聲說道：「鴻飛社長兄，請坐下吧，這是不相干的人。」秀才馬彥春道：「剛才燕柔姑娘的酬簡，字正腔圓，可做鞦韆。來來，你再理前腔，錦春姑娘給他拍板，我來弄笛。」把笛討過，又吹彈

歌唱起來。

一席晉樽，纏頭不費。不一時筵罷，轎子已到酒樓門前，主客紛紛下樓。盧鴻飛好像深被遺黃衫少年的長眉瘦頰，英氣愁容所動，臨行不覺又看了少年一眼。彼此相視，少年微笑；盧公子不覺拱手道：「再見！」少年也起身還了一揖。盧公子悄命家僕，把少年的酒飯費，寫在自己賬上，然後登轎回宅。與這幾位賓客，流連通夕，品茗論交；快談風月，兼及時間，當不得扼腕一歎。等到次日，便把酒樓的一遇忘懷了。

但臨到酒樓後的第四天，盧公子宅內，忽然失盜。只丟失了白銀五百兩，黃金六錠，別的珍玩古器，值錢難得之物，分毫不短，可以說，失落的全是現金。藏錫之處本在內宅，但是門戶，箱籠，一無破壞，連鎖簧都完好如故。不知賊人怎麼看準了箱中有錢，又不知怎麼把箱子弄開了，把金銀偷走了！又好好的用原鎖給鎖上。查覺失盜的，還是盧公子自己。頭一天夜裏，宿在內書房；在臥榻枕畔，照例放着幾冊書，原是盧公子臨睡時，用來催眠的。竟在那卷「稽古錄」冊葉中，發見一紙紅箋，上面寫着一些話：

「風塵浪跡，久慕平原、酒樓一晤，益佩豪情。東山絲竹之娛，固是雅人深證；而荏苒遍野，肉臭朱門，恐非君子所堪獨樂。或者傷心人別有懷抱歟？進不得獻可替否，猶思退擠鄉邦；信陵君自有排遣之法，安用醇酒婦女？人謂安石，能與人共樂，當能與人分憂，願持此義，爲公子進一解。頃以急需，暫假千金，他日有緣，還圖好會。 筵前酒客黃衫人白。」

清晨時候，公子起牀；侍女進來收拾臥榻，偶一拿書，便把這紅箋抖落在地上。侍女急忙下牀拾

取，盧公子正在洗臉，回眸看見，便問道：「這是誰拿上來的請帖，怎麼又一聲不言語，夾在書本裏了？上次穆定庵娶兒婦，就險些誤了日期。……」話沒說完，箋已呈上來；盧公子拭手一看，吃了一驚，慌忙進內宅查詢。此時夫人李氏才起梳頭，也嚇了一跳。夫妻倆連忙逐室驗看，翻箱倒櫃，搜了好半天，方才查確被盜之物，竊來未免後怕。忙持紅箋，踱到前邊，祕密的告訴了親信門客；都料到此舉必是飛賊想爲。箋上雖然自承是那黃衫少年，究竟是真是假，猶費猜量。但想那黃衫少年變作炯炯，英氣逼人，恐怕不是個獨行俠；或者他初懷好意而來，臨財忽起盜心，也許難免。門客們低聲議論，有的就勸勸東翁，不可不根究一下，有的又說聲張不得；言外都怕有後患，一偷難保不來再偷。不過藏金之處甚祕，賊人伎倆縱高，何能探囊取物，一索即得？恐怕他有底罷？用了薰香罷？

盧公子聽了，皺眉一笑。一個近視眼門客仔細驗看紅箋筆跡，好久才抬頭說道：「文字清通，筆勢秀挺不俗，措詞尤妙。看他饒偷公子，還勸公子一套話，勸的話又澀而不腐，正針對時勢；此賊學識兼優，必是個奇人，趣人，惟有公子，才能遇到這種奇人奇事；將來佳話流傳，又與梁上君子不同了。」另一中年客笑道：「那是主人翁勸梁上君子，這却是梁上君子勸主人翁，傳出去真是佳話！」一個短髯西席忙做凜然之色道：「這可喧傳不得！府上一失千金，聲氣太大。」近視眼門客道：「劫財責善，從古未聞，此賊的舉動誠然是惡作劇；但話外餘音，倒真是看得起公子。只是箋末兩句：『他日有緣，還圖好會』不曉得含著甚麼意思。難道他暗中偷取，再明著送還麼？」一客躍然道：「這話可是有的！」

七言八語，終沒有論出所以然來。盧公子自己也覺得此賊又有趣，又可慮。似這等來去自如，取

擺任意，自己這區區財產，豈不是保不住了？而且家中鬧飛賊，決非佳事，這真不能隨便傳說出去，也不能報官緝拿，更不能擱置不究。……沉思良久，苦無妥策，終於勉強想了一法。自己親筆作了一首詩，題爲「千金贈與黃衫客」，先表明自己心跡，次說「請遵明教」，未謂「願與豪俠訂交」。把這詩寫出十數份，遣人分貼在通衢，算是一個答覆。

不意到了次日，這些招帖全被人揭去，半張都沒有剩。盧鴻飛公子謝絕賓客，自在家中督僕戒備，聽候黃衫豪客的答覆，提防他的再來。接連數日，家裏一點風聲草動也沒有，竟似這麼擱下去了。賊暗已明，防不勝防；盧公子認爲此事未了，心頭耿耿。好像繫者一個結。總盼望夜深人靜，有個人影，飛簷走壁，穩地在本宅房頂出現。那怕捉不住他，鬪不過他；但能倚仗人多，把賊驚走，方算了一結一樁心事。如今竟這麼沒頭沒尾，怕無反響，未免教人永遠懸慮。

盧公子發狠，又打主意。自恃年青，兩臂孔武有力，平素又好騎射，便想從此發奮，學習技擊。有錢好辦事，立出重金，禮聘著名拳師黃金雄到舍，一來護院，二來教拳。盧公子於是天天在家，由黃金雄教自己打拳，打鏢，和飛簷走壁的技能；又挑了幾個少壯奴僕，陪着主子練。公子脾性，乍學很勤，但日久漸厭？舞槍弄棒，過了半年，黃衫少年一去無蹤，盧鴻飛便不好生學了。拳師照樣聘用着，已變成護院的教師；有時公子出去遊獵，黃金雄也陪着出去玩。

盧公子是多才多藝的人；他的騎射很精，性好田獵。一年冬天，盧公子率領一夥奴客，跨馬持弓，架鷹咬狗，出去一百多里打獵。已出蘭陵地界，蹤馬田野，踏近一座荒山，把狐兔山鷄足足打了一車。只可惜沒有獵著猛獸，深入山坎，遍搜林谷，僅僅獲到一隻雌狼，兩隻獾狗罷了。原聽人說，山

中出現土豹，他才不遠百里，攜衆大舉而來，那知撲了空。

盧公子又橫搜出數十里。北風振振，草木蕭蕭，羣行荒野間，極目四望，罕見人蹤，只有敗葉隨殘雪，乘風起舞，伴着歷落的馬蹄聲，倍覺天空地曠。縱馬尋獵，轉眼天黑；公子不嫌凜尊，引奴客到野店投宿。飽餐獵肉，暢飲熱酒，講起逃走射飛的話，人人與綴淋漓。飲罷歇宿，臥看冷月照窗，聞聽野外狐兔悲鳴，公子不由慨然，陡生悲壯之感。

到次晨離店登程，繞道往回處走。亂踏着荒原古道，天寒地凍，人聲越稀。行近午時，前途有一道莊崗，障住土路，岡上有座破廟。打獵人衆正要繞躡土岡，忽見一道烟塵，從廟前奔出，順岡坡過來。盧鴻飛公子望見大詫，忙和拳師門客，策馬奔上土崗查看。原來是一匹帶鞍的黑馬，從廟內斷韁逃竄出來。僕從急忙上前，把馬截住。盧鴻飛看這黑馬，頗形神駿；看這廟孤立荒郊。紅牆已然半圯。料想廟外有馬，廟內或者有騎馬的人。一時好奇，便和拳師黃金雄，提鞭帶劍，撲進廟內。

廟門半開，廟內闐然，一無僧侶，神廚頹朽，神像早壞；野草生徑，殿廡窗格東倒西歪。二人提劍撥草，直尋到後層殿借。陡見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斜倒在階石上，身上漬着許多血跡。兩人吃了一驚，急近前端詳；這人身旁丟着一條青銅劍，右手緊緊握着一個小紙包，一帖硃色膏藥。在他的背後左肩胛上面，衣破血污，有着很深重的一塊創傷，仍在涔涔的冒紫血。一隻帶血的短箭，已抽出來，丟在身邊。那人伏在石階上，一動不動；不知是已經死了，還是暈厥過去。

盧鴻飛驚問拳師黃金雄：「這個人是怎的？莫非死了罷？」猜想這人必是獨行遇盜；再不然，就是狹路逢仇，中箭逃命，奔到這裏，支持不住了。拳師黃金雄道：「我看這人沒死，必定是中了毒。」

第十一章 陌路救傷

兩人走過去，俯身一看，要試他的口鼻呼吸。果然這人並沒有絕氣，盧公子兩人的語聲足音一響，這人已微微一動，把眼強睜開，又閉上了，嘴唇也顫動的一動。恰巧二人身邊帶着酒瓶水囊，把這人扶起，灌救了一口酒。這壯士面色漸紅，居然緩轉過來，點了點頭，就出有聲無力的話，似乎是道謝。但一鬆手時，還是坐不住，搖搖欲倒。此時僕從已然尋來，盧公子使命一僕，把這壯士扶住，想問他話，黃金雄拾起那隻短箭，驗視一過道：「果然是中毒。」這是一枝浸了毒藥箭。那麼，這人倒斃於此的原故，不問可知了。

盧公子道：「你這人怎麼落到這樣？可是遇上仇人了嗎？」那人搖頭不能答，伸着哆哆嗦索的手，指指紙包膏藥。鴻飛方才明白，這人必是逃出寇仇之手，奔到這廟內，想自己敷藥治傷，却因箭射後背，自己够不着，才痛死過去了。盧公子慌忙問明治法，命僕從用小刀把壯士的衣服割開，找着傷口；拭血滌毒，先敷藥粉，後貼膏藥。受傷壯士呻吟道：「還得捆上點。」黃金雄親自動手，替他解開腰帶，撕塊單衫，把傷口綁紮牢固。

盧鴻飛看這壯士的精神，慢慢恢復過來，這才詰問他的姓名來歷，因何在還無人的地方，受此重傷？壯士只說是：以保鏢爲生，爲仇家所害，中了毒箭，拚命逃到這裏。問他在那裏受的傷，他只拿手指了指西南。再問姓名，這壯士又好像支持不住了，只哼哼的說道：「姓孫，叫六……六六。」盧鴻飛還想細問，這人竟閉目不能言語；半晌，又強自掙扎着說：「我看台駕也是風塵豪俠，若肯相救

，後必重報；倘若怕人命運累，請把我送到店房，也就感恩不盡了。」說罷，雙眼一睜一閉，又不住地呻吟起來。

盧公子更不多問，叫從人擱下一扇廟門來，把這負傷壯士孫六，搭到附近市鎮。打算找一小店，先把他安置下。誰知店主人一聽說是病人，又是外來孤行客，並沒有親近人跟隨；怕死在他的店裏，弄髒了他的店，還得跟着打人命官司；竟再三推辭，不肯收留。僕從還在解說，不想已被孫六聽見了，氣然臉上倏變，坐了起來，旋又一倒，閉過氣去，半晌方醒來。盧鴻飛連忙勸道：「不要緊，店家不收，還有我呢。」對僕人說：「把病人抬到咱們家吧。」當下暫借店房換藥進食，趁天色尚早，一逕抬着受傷壯士回家。

回到盧府，已是掌燈的時候了。負傷壯士一路顛頓，昏昏沉沉，把他搭在牀上，忽然雙目一睜，霍然說道：「這是那裏？」鴻飛道：「就是舍下。」壯士又兩眼一闔，呻吟不語了。當時盧公子也未介意，只命僕從把孫六安置在外書房，撥人服侍，延醫治療。病人忙道：「不用延醫，我那馬鞍行囊中，儘有療傷妙藥；只煩做些鯽魚湯，提毒發汗，就很好了。」又道：「我那條銅鞭，還有那匹烏騮馬，是一匹良駒，煩主人費心，教貴价把他弄來。」盧公子道：「客人放心，你的東西都給你帶來了；馬已經送到馬棚，好生喂養著哩。你只安心養傷罷了，想吃甚麼，想用甚麼，只管說話。」孫六躺在病榻上，點頭道謝。

這陌路中傷的行客，自此在盧府療傷養病。初遇救時，性命垂危，曾經作冰作熱昏迷數次。到底由盧公子延來醫生，妥矛療治，又撥小僧服侍。轉眼二十幾天，險期方過，創口漸合，人已能掙扎著

起牀。

盧鴻飛公子起初只是好奇恤難，隨路矜情，後來又跟店家嘔一口氣，才把一個三不知的病漢，抬到己家；也無非把此人當做風塵中遇賊遭難的過客罷了。依他天性高抗，並沒有把此人看成朋友。既已撥僮僕照護，他自己不過偶然想起來，才過去看看；或者慰問幾句：「好些了罷；想吃甚麼嗎？」隨便搭訕幾句話，並沒有當做了不起的大事。倒是那位拳師黃金雄，久歷江湖，眼光犀利，背地對盧公子說：「此人兵器不俗，來歷不明，如今江湖上甚麼人都有；東翁身分很重，似乎不必把他引到府上」。盧鴻飛笑道：「不相干，就算他是個綠林漢子，料想當地官人也未必敢找尋我來。」黃金雄道：「那倒是的，不過這個人是否值得親近，東翁要揣摩揣摩。還有他受傷的緣由，他始終沒有明白講出來。你問他是遇盜麼，他點點頭；再問他是遇仇麼，他又點點頭。我看這人神情詭祕，恐怕不是好相識；東翁既然收留他，索性好好優禮他；第一談言上不要帶出德色來。還有府上的奴僕們，東翁也要好好囑咐他們一番，對這病客，不要怠慢了。」

盧公子含笑點頭道：「這話很對，做人情就該做到底，小弟一定遵照黃師傅的話辦，至於陌路救人，本出於一時的意氣；小弟雖然淺薄，不敢賣恩示惠。」說着笑了。又道：「回頭我就誠飭僕役，教他們耐心服侍病人，不許擺出豪奴的架子來。」

談了一會，盧公子站起來，便邀黃金雄一同出去遊獵。因新有一個朋友，贈給一隻馴鷹，他要出去試試。這天只在近處縱馬盤遊，到天晚方歸。有時偶遇風雪，鴻飛他便在自家後園暖閣上設筵。

弦歌歡飲，狂態依然。等到夜闌人靜，忽然傷心時事，便振吭長吟，或拔寶劍亂舞，黃金雄引杯

看着，只笑居停主人書生呆相罷了。

這天清早，盧鴻飛遊興又發，邀伴束裝，要聯轡郊遊。那外書房的小僮上前稟報：「前邊那位養病的客人，這三天很見好，想出去溜溜。教小的跟上邊回，要找主人借幾兩銀子。」黃金雄微微一笑道：「哦，要借錢？」鴻飛公子道：「他好利落了嗎？」小僮道：「據小的看，他早好了，就是口饑。」鴻飛想了想吩咐賬房，給孫六爺支幾兩銀子。」小僮問支多少，鴻飛道：「就支給他二十兩罷。」小僮又道：「孫六爺還請主人談談。」鴻飛此時已更衣待發，順口道：「你告訴他，我現時正忙，改日再談。你問問他，二十兩銀子够用不？不够，儘管說話。你要說客氣點，聽見了麼？」說着與幾個獵友遊侶，連同拳師黃金雄，率奴僕等，一行十餘人，架鷹牽狗，攜帶酒果，一齊上馬出門了。

剛剛走出七八里地，忽聽側面一帶疏林之後，轡鈴亂響，蹄聲得得，突似一股黑煙從林後竄出；隨着捲起的狂塵，往斜刺裏奔去。盧鴻飛勒馬回看，正是一個騎士，戴大帽，披長袍，驅烏驃馬，攬轡揚鞭，疾走加風，眨眨眼折奔正南去了。忽遽間，只見看背影，未辨面貌。拳師黃金雄愕然道：「這不是那個孫六麼？」盧鴻飛道：「好像是。」問從人時，也說很像。

拳師黃金雄心中一動，便要回去看看，究竟此人走了沒有；又要追上去瞧瞧，到底是他不是。鴻飛大笑道：「我知老兄又動疑了。就算是他，人家傷愈出門走動走動，也是有的。走吧，還是打我們的獵去吧。」黃金雄搖頭道：「馬走很疾，不似閒遊，我只怕出錯，恐怕他趁你離家，不辭面別了。」鴻飛道：「不辭面別，又有什麼錯呢？光天化日，他又與我們無怨無仇，反正他不會遺禍於我的。此時正當雪後，禽鳥都出來打食；走吧，我們打幾隻肥兔兒下酒，好好樂一樂。」不等黃武師答話，

把馬鞭一揮，豁剌剌直跑出去。獵伴緊緊跟隨，不一時，已離家四五十里了。上次東狩，此次是往北。

奔到北山根下，面前展開一帶平原，樹木掩映，野草亂生，正好是個獵場。衆人縱馬張弓，姿意遊獵。內有熟練的獵師，自去搜尋狐兔的窟穴。盧公子親自把那新得的獵鷹，放在天空，試一試攫拿之能，每見狐兔，便突然猛搏，果然很好。盧鴻飛大爲歡欣，擁狐裘，帶貂帽，未必志在得獸，無非是飽食尋樂。可是此行居然不虛，又獵得不少野味。到午飯時，覓一竄利，鋪陳酒肴，各各飽餐。乘興接續遊獵，一連兩天，沒有回家。盧鴻飛逸興勃勃，樂而忘返，還想再往遠處行圍，拳師黃金雄再也忍不住，力勸大衆回家看看：「東翁如未盡興，我們明天再來，還不行麼？」便將獵品具收拾了，從附近村民，雇了担夫，挑了獵物，一齊轉道回程。

打獵所經之路，本非陽關大道；遂走射飛，迤邐而行，此時已在蘭陵東北。盧公子取路還家，仍不免隨地盤桓。走了一程，天色已晚，月光上浮。衆遊伴有的疲勞了，想趕快投店；有的迎合着主人的遊興，還打算乘月色，策馬郊行；反正來時兩天，歸時三天也不够。拳師黃金雄仍只愆愆快往回走，盧公子點點頭，轉問僕從：「近處那里有店？」僕從答說：「西邊十幾里外，許有鎮甸。」這又是繞遠了。西南有座小村，路不繞遠，不過路程稍長，還得走出二十多里。才能達到。衆人道：「我們到荒村尋宿罷。」

羣乘月色，揚鞭續進。走從荒郊林路邊，一陣風過處，猛聽迎面林影後，約在一二里以內，浮起一片喊聲，乍起乍沉。大衆詫然，一齊駐馬傾聽：相隔稍遠，辨不清楚方向。大家不約而同，各凝神

注目，試着往前尋看。叢林黑影正擋視線，看不見一點動靜，而且林中也沒有半點星火。大家都以為喊聲奇怪，前途恐怕出了攔路賊。盧公子自恃人多勢衆，一共十七個人，人人攜帶着獵具兵刃；便招呼一聲，大家分散開，拍馬上前，搜探究竟。

往前尋出數箇地，驟聞草間颼颼一聲，一枝響箭，劈面射來；一個獵師險被射落馬下。十七個人駭然大怒，失聲呼喝道：「不好，這裏真有歹人」各將刀矛亮出來，就要往前衝。武師黃金雄急急攔住，連呼：「公子，公子！不要冒險，我們要先看看是怎麼一回事。」黑影中不能辨物，究竟是否強賊，究竟埋伏着多少人，這必須持重，不可魯莽。

十七個人由黃金雄指揮，悄悄繞林斜走，視察四面。黃金雄手持短矛，和兩個壯僕，當先轉過林邊。只見岔道上，土岡斜橫，黑影憧憧，似有兩夥人正在械鬥。那邊一羣人約有四五十個，正佔上風；這邊一羣只有三二十人，顯見不敵。人多的糾衆進攻，欲奪土岡；人少的據住林岡，用矢石拒敵，且戰且退。雙方打得很猛，但似有所顧忌，全不敢聲喊，只默默的攻守迎拒。人多的勢強，轉瞬間，已有衝鋒之兵，搶上土岡了。盧鴻飛一行從歧路上撞過來，借物蔽形，伸頭探腦，欲窺真象；無如人可銜枚，蹄聲難掩，械鬥的人本有瞭敵之兵，登時被他們發見。他們竟把獵隊錯認做敵手的伏兵。這二三十人一見不好，發一聲喊，不遑苦鬥，竟往斜刺裏，逃竄下去。那邊四十餘衆吹着哨子，一抹地追殺過來；忽瞥見獵隊一步一探，悄悄迎來；也驟吃一驚，忙止步遠遠傳呼，警告同伴。

獵隊見踪跡已露，一擁上前，正要喝問。那械鬥衝鋒的近兵，近到更邊，猛然勒馬不前，攏目光端詳一下，初疑是敵，旋覺不似，忽然回馬大叫道：「不好，打岔的來了！」跟着又上來一人，望了

望，也叫道：「頭兒留神，鷹爪又來了！」後面的人衆登時騷動，悠然的一散一聚，竟鼓噪一陣，下岡入林，似欲退逃。有一人馳馬搶到林邊，揮刃喝道：「活麼人，快給我退回去！」不等回答，把弓箭如雨點一般射來。那舉動似要拒捕，又似乎欲退先攻。要抽空一跑。武師黃金雄到底是行家，臨變饒有急智，忙把短矛一舉，大呼：「住手，住手！我們是過路人，對面不要放箭，你們是幹甚麼的？快說實話，你們爲甚麼攔路放箭，不教人走？」

連叫數遍，對面這四五十人，竟緊緊扼住這一帶密林路口，從林中東一枝，西一下，放冷箭，拋石子。直等到獵隊退馬不前，齊聲吆喝；對面始有一人，將鐵笛吹數下，登時蝗石箭雨停攻。月影裏，有一人似是領袖，策馬當林，厲聲喝道：「這條道是太爺包下的，不許閒人亂闖。你問怎的？識相的，趁早我回去。」黃金雄道：「朋友，你不要逞蠻，我看你們不像勇徑賊。我們跟你不相干，彼此都是江湖上的朋友。相好的，我們必得借道過去。」那人怒吼道：「少說閒話罷，老實告訴你，太爺是人在這裏算賬；我們好容易狹路相逢，才把欠戶堵上，教你們憑空攪了。我不管你們是甚麼來路，官面也罷，助拳的也罷，你打攪我，就不行。兩個字，趁早給我回去，別誤了爺的大事！」

公子盧鴻飛，武師黃金雄，並馬一聽，好蠻的傢伙，到底是幹甚麼的呢？盧鴻飛提劍，黃金雄橫矛，兩人都用兵刃讓住上半身，前進數步，要辨辨面目，問問原委：「你們可是打幫架，尋仇械鬥的麼？」……不料路旁亂草中，有一個械鬥負傷的人，同夥敗逃，單單落下他一人；身受重傷，明知難活，手頭却還有三枝弓箭，冷不防被他扳機放出來。盧黃二人側身勒馬，只顧對面；雖提防暗算，未曾神背後，背後已有獵伴保衛着。那知側面忽出冷箭，聽格登一響，黃金雄猛喊了一聲：「呀，留神

！」急閃不迭，盧公子坐馬負傷；那馬驚跳起來，竟狂奔向前面林口去了！獵件一齊失驚，對面敵人也猛吃一驚。

第十三章 誤踏禍機

當此時，盧鴻飛公子叫道：「不好！」要想勒韁；竟來不及；急急的俯腰低頭，把身子貼在鞍上。對面羣徒只道是來人闖路，鐵笛子急吹，登時投石飛箭，照來騎猛打。武師黃金雄驟逢意外，心頭大駭，情知要壞事，急掄矛打馬，奮不顧身，上前馳救。敵人那邊果然圍攻盧公子，盧公子揮劍相應。黃金雄大罵：「好賊，怎麼暗箭傷人？」說話時，盧公子早中了一石子；竟然負痛陷陣，揮劍亂掃猛衝。這邊一行獵件，見主人陷敵，喊一聲，一齊跟蹤往上搶。敵人那邊喧成一片，罵不絕聲，聚攏來圍攻獵騎。雙方都不知起隙由於一箭，都恨對方豪橫。獵件十七人，多半會兩手，情急拚命，越鬧進撲，一霎時刀矛亂舞。雙方竟因誤會，激成混戰。武師黃金雄護主猛搏，連傷數敵。這林中械鬥之衆，猝被獵件連騎硬闖，抵而肉搏，所有矢石遠攻之器，已不能施展。鐵笛子連吹，械鬥爲首的人惱怒已極；騎一匹紅馬，領十餘人，半騎半步，忽地退下去，繞從側面掩來，先把獵件的退路剪斷。惱恨這無故打攪的人，也是怒罵不休，猛鬪不甘示弱。

盧鴻飛公子首被敵人包圍，一口長劍，到底敵不住人家三四枝長槍。武師黃金雄躍馬奔來相助；械鬥領袖喝罵邀戰，不令黃金雄上前。忽然敵人那邊，有人藏在樹後，抬手比比畫畫，欲放不放，似有暗器待發。黃金雄月影中一眼瞥見，幾防暗器，心說糟糕；急急左手用力，把馬一勒，右手矛突然

斜刺。那放暗器的人早將袖箭打出來，月光下，疾似流星射到。黃金雄用矛一掃，上護頭面，嚙的一聲，把袖箭打飛。可是第二枝等三枝袖箭眨眼又到。黃金雄一扭身，急再帶馬；人躲過了，馬竟做了擋箭牌，馬頭馬頸斜中了兩下。這馬慘叫一聲，驀地往旁一栽，就在這馬將倒未倒之際，械鬥首領挺大砍刀，斜切藕式。照黃金雄肩頭砍下。黃金雄甩燈一跳，躲避大砍刀；順手一矛，還照放箭人猛扎，如電光火石般，敵人的刀驟落馬背上，克察一濺血濺，撲登一響，一匹良駒倒地打滾了；放箭的人也被短矛刺傷，退逃到林中。

那械鬥的首領是個赤面大漢，身高力猛；一刀取勝，急趁勢抽刀橫掃。武師黃金雄一個虎跳，早已離鞍落地，順手把鞍上的腰刀拔在手中。雙腳剛剛一點，驟聞金刀劈風之聲，往旁一跳，忙騰空又一竄，單腕用力：「來而不往，非體也！」照赤面大漢的坐馬，挺矛就刺。赤面大漢怪叫如雷，展開大砍刀，往下三路一掃，黃金雄急收短矛，赤面大漢急轉刀鋒；叮嚙一響，火星亂迸，矛桿刀鋒相碰。黃金雄吃了一驚，往旁急退；驗看手中短矛，幸是通體鐵桿，已被砍削了一個缺刻。黃金雄一咬牙，又撲上去；矛交左手，刀歸右掌，甩掉刀鞘，竄前竄後，和赤面大漢往來死戰；爲的是牽住勁敵，好救盧鴻飛。且戰且向盧公子喊叫，催他拍馬掄劍，尋路速走。敵衆我寡，來路不明，這決不可戀戰。

但是盧公子學拳未精，天生膂力尙強，馬上功夫也很不劣；居然運用一口長劍，與三個敵人相打；頗感壓迫，尙未失手。馬鞍邊，本來順着一枝鈎鏢槍，百忙中抬腿摘下來；一手掄槍，一手揮劍，很勇敢和敵人搏鬥。他並沒想，這打的太無謂了。敵人究竟是盜幫，是寇仇，還是械鬥的鄉村豪族，

他一點也猜不透，倒拿性命替那敗走之衆抵擋追兵。

那些獵伴，所有胆豪的門客，力壯的忠僕，和悍猛的獵師，都紛紛上來，或騎或步，幫着盧公子搏鬥。內有一個獵師，名魏鼎臣，左手提虎叉，右手掄獵刀，撲到盧公子背後，大叫：「賊子休得張狂！」刷的一叉，照一個騎馬的敵人叉去。敵人回刀一架，這獵師忽一矮身，鋼叉照馬肚戮來；騎馬人慌忙招架，未免吃力着慌。這獵師大爲得意，獵刀下掃，又照馬腿砍來。馬戰竟不如步戰靈便，一連數叉，把那個騎馬的人叉了下來。獵師魏鼎臣高興大笑，招呼同伴，跟着他學。立刻有一個獵師，挺虎叉，溜到械鬥首領赤面大漢的背後，刷地一叉。赤面大漢正鬥黃金雄，聽又環嘩啣一響，霍地一轉身，急急將大砍刀往後一拋。噯的一聲，把虎叉格開；扭頭一瞥，刀鋒一送，獵師往後閃過。武師黃金雄趁空搶上前，俯腰揉進，左手矛一幌，右手照馬腿一刀。赤面大漢慌忙彎腰，推刀迎住。黃金雄不砍人，專砍馬，一連氣，七八刀。赤面大漢俯身護馬，十分吃力；要下馬步戰，步下功夫又不舒。不覺勃然動怒，驟將馬一帶，跳出圈外，大砍刀高舉連幌，喝道：「弟兄們，灑星子！」失口叫出江湖黑話來。

獵伴人少，械鬥的人本已四面合圍，把獵隊十七人阻林圍住。大漢一出令，徒黨應聲一散一聚，七八枝箭又射出來。但已留有空隙，羣敵撤圍往後一退，獵伴登時鬆動。武師黃金雄登時看出破綻；一個箭步，竄到盧鴻飛身畔，急叫道：「公子小心箭，我們快闖！」盧公子也識出利害，未肯先走，拍馬呼衆，一齊穿林奪路。

衆獵伴忙往一處聚，敵人的箭立刻跟蹤往一處攢射。但敵人的箭所騰無多，只有蝗石，也不能把

對手打倒；叢林大木又處處可以障身避射，獵伴同聲呼道：「快闖啊！」盧鴻飛，黃金雄，一騎一步，搶先奪路，衝開矢石，倏奔林口。林中敵有幾個箭手，慌忙攔路開弓搭箭。盧鴻飛公子軒眉長笑，狠狠打馬，跨下馬一陣風似的衝上去。餘騎跟蹤而上，來勢兇猛，攔路的箭手抵不住鐵蹄蹂躪，個個倒退；箭不及上弦，忙將弓梢亂打。馬驟勢疾，遠器不能近攻，箭手全被衝散，林中閃出道來。盧鴻飛，黃金雄，獵師魏鼎臣，趁勢趕殺，後邊獵伴一個個緊隨上來。箭手們離近的就棄弓抽刀，慌忙拒戰；隔遠的就覓樹障身，引弓還想再射。偏偏此走彼追，敵已變方又已錯落相雜；月色雖明，冒然放箭，怕誤射傷自家。

獵隊眼看奪路成功，將出林外。械鬥首領怒吼如雷，揮衆急擊。只覺得都下呼應不靈，怎麼以多拒寡，還讓他們逃出？竟忘了他的部下先經械鬥，久戰力乏；人家獵隊仍是突圍求生，奪路急走。

械鬥羣徒就在林內外，竄聚二十餘人，把奪路十幾個獵伴一再邀住，迤邐纏鬥。武師黃金雄，與公子盧鴻飛，就在林中路口，變戰那械鬥首領；一面邀同獵伴，拍馬驅逐林中敵方的埋伏。那械鬥首領揮動大砍刀，當路猛闖；人高馬大，力猛刀沉，把盧黃二人一時牽掣住，不能闖過林徑。那埋伏在林內的械鬥徒衆，還有二十來人，個個背插鈎刀，手握弓箭，石子，鏢鎗，由一個紫面大漢率領着趕到，抽空兒潛放冷箭，要暗算獵衆。他們認定盧公子等是對方邀來助戰的，殊不知對方早已遁入黑影。他們就挑出燈火，對這一羣獵人，惡狠狠的要下毒手。

但是，此際變方混戰之局已成；敵已相對，如走馬燈一般展轉攻守，倏進倏退，遊走不定。而且他們利箭已經無多，黑影中，又恐林徑悞傷自己人。紫面大漢姓牛，乃是械鬥的副首領；見敵已兩面

穿花也似的層層夾鬥，不敢開弓亂射，便想變計，撲出來助戰。紫面大漢先登高瞭望，看出自己這邊人多勢衆了；雖然人人戰乏，形勢仍佔着上風，此次與仇家邀戰，本出急襲，乘人不備；若歷時過久，尚恐敵人增援重來。這副首領立刻調動餘衆，抽刀出戰，只留下六個人，漫散開，隱藏在草間樹上，注目觀戰；以防敵移掩至，兼備官人來剿。他自己將兵刀一舉，從林徑半腰闖出來，大呼草進，把獵伴截在兩處。

那盧鴻飛公子爲穿林奪路，苦戰械鬥首領；一震時，械鬥的副首領率隊馳到，武師黃金雄愈回身阻住。月影下，盧鴻飛細辨敵人面目；那械鬥首領身形魁梧，方臉短鬚，鼻高眼圓，眸子深陷，閃閃發光，可說是十分兇相；年約四十歲，穿短甲，騎紅馬，手中大砍刀，招數活變，耍起如一條怪蟒。盧鴻飛却是勇力有餘，武功不熟；初鬪還不顯，廝併稍久，破綻迭出，被敵人這口刀逼得亂轉。雖有獵師健僕，奔來相幫；但敵方人數更多，獵師才到，敵衆跟蹤追來；還須回身拒敵，不能協助盧公子，盧公子仍憑己力，苦鬪勁敵；百忙中，喝問敵人姓名；這械鬥首領怒叫道：「太爺闔王爺，要你的狗命！」只道是敵人的氣話，那知敵人果然姓王，活闔王正是他的外號。他的那個副手恰巧姓牛，名牛壽朋，人們就管他叫做牛首阿旁。

林間交鬪十數合，猛然聽活闔王大吼一聲，大砍刀橫劈過去。刀風一掠而過，盧公子的帽竟被削落，頭鬚披散，險遭鼻首；大吃一驚，帶馬急闖。闔王軒眉大笑，振吭高叫：「那裏跑！」催馬挺刀追上。

這邊，武師黃金雄在步下，揮刀對戰，早劈殺兩個暴民，奪取一把鈎槍。忽見宅主失利，急托地

一竄，橫刀掄槍，攔住閻王。副首領牛頭忙追黃金雄，獵師魏鼎臣忙攔虎叉，拚命攔住牛頭。黃金雄趁此機會，跳到閻王馬前；揮刀挺槍，下擊馬腿，閻王橫刀一擋，一步一馬，兩刀一槍，此來彼往，大門十數合，不分勝負。黃金雄連作數次突擊，均被閻王的大砍刀擋開；知遇勁敵，暗呼：「風緊！催盧公子，奪路速逃。」

盧公子義不獨却，拍馬往外一竄，喘過一口氣；利劍既失，忙挺長槍猛衝。早有兩個騎馬的暴徒斜抄過來，阻住盧公子去路；六七个步下的，也撈步飛竄，從背後急追；人未到，鏢鎗蝗石先劈面打出。盧鴻飛掄五指鎗，格打出去，驅馬回頭再鬥。林邊火光閃爍，俱是敵人的伏兵；獵徒逃到那裏，火光照到那裏。盧公子凝神一看，獵徒連自己十七人，已被這械鬥暴民砍倒兩三個，活捉住四個。餘衆心怯，拍馬狂呼，無心戀戰，尋路亂逃。械鬥羣徒因自己人也有傷亡，不肯放鬆；七八匹馬豁刺刺趕過去，圍回來，又把去路剪斷。

當此時，雙方勝負已見，盧鴻飛公子眼看殺出林徑，又被逼回。獵師魏鼎臣等已經負傷，尙在拚命。門客健僕個個被暴徒迫逐，殺得七零八落，散做數堆。只賸下武師黃金雄，口角噴沫，尙與閻王對刀死拚，但進路出路，全教暴徒遠遠圍住。所有獵伴均陷重圍，鬥場立見鬆動。閻王大呼部下，將遠攻之器重行拿出；鏢鎗蝗石，只向武師黃金雄打來。

武師黃金雄確是武林老手，但防遠鬥近，勢卒不敵衆手，未免應付不暇。閻王的砍刀又很勇猛，自己的兵刃不敢跟他硬碰，因此越加吃虧，黃金雄奮力招架，急急偷空閃眼四望，四周情形險惡已極，再不見援，便要全數覆沒。黃金雄騰身躍起來，照閻王胯下的馬頭，破死力砍下去。閻王勒馬側閃

，揮砍刀往外一掃；黃金雄不等還招，抽身而退，一抹地突出敵人背後，掏出暗器，且呼且打，奪路急奔。

黃金雄且鬥且叫，招呼盧鴻飛，休得戀衆，快快突圍歸家；復仇救人，總得先留一口活氣在；若味機駢死，彼此有害。這話，盧鴻飛不是不明白，不過他總覺得拋衆先逃，心下不忍。當不得黃金雄厲聲連喊，盧公子實覺不支；雖當寒天曠野，已經渾身冷汗；這才喊一聲，突騎再圍。與黃金雄一馬一步，一槍一刀，穿林奪路，掩護着八九個獵伴，拚命衝出去。其餘獵伴有的竟被隔斷，有的往來路掙命逃回去。

樺門首領活闔王策馬大叫：「往前抄，不要放走了他！」與副首領揮刀牽掣住盧黃二人；手下暴徒鬻地分爲兩翼，包抄過去；挑燈持刃，緊緊纏鬥，節節掩擊。一霎時，衆獵人且戰且走，散做數撥，各不能相顧。盧鴻飛這一撥，已邁邁衝出半里地，暴徒也就跟踪追出半里地。離開穿林小徑，又趕至一道斜坡前。武師黃金雄怒極，回身叫道：「喂，朋友，你們已經佔了上風，何苦這麼窮追？誰跟誰也沒有殺父的冤仇，奔妻的恥恨，何必趕盡殺絕？」

活闔王怒吼道：「小子們，這話算你說對，我懷恨仇人，前後四年；好容易冤家路窄，把他們堵在這裏。講好了一刀一槍，憑本領，賭性命決鬪；眼看我們勝了，無端被你們攪了局。教你們躲開別管，你們偏來橫插一槓子，壞了我們的大事！小子，太爺就都殺了你們，還嫌不解恨，你還說爺們趕盡殺絕？看傢伙吧！」叫罷，拍馬進撲，那口大砍刀嗖嗖的劈來。

武師黃金雄一聽大怒，提刀叫道：「好漢子，留下姓名來，敢容我們訂期再會麼？」活闔王大笑

，用刀尖一指道：「閻王注定三更死，誰敢留你到五更；你想知道我的底細麼？告訴你，太爺就叫王爺。」盧黃聽了，只疑他是誇口，那知竟是實話。當下黃金雄情知停戰無望，盧鴻飛暗悔出遊找禍；兩人各整兵刃，轉身斷後，催餘衆速逃。遺羣暴徒一部分騎着馬的，跟着首領，豁刺刺放馬跑上來，又將獵衆困在土坡前。活閻王指揮馬上黨羽，有圍攻，有攔劫；步行暴徒便分散開，搜捉潰逃各處的獵人。

獵衆仍是伺隙且戰且走，往前衝殺，前面又有人擋住。盧鴻飛驕地奔到前方開路，黃金雄在後阻敵。會武功的兩個獵師分幫着盧黃，拚死力奪路拒敵。但是衆人數分散，便愈發不支；所有獵具，獵品，早都拋棄不顧了。幸而獵人騎的是盧公子窻內良駒，跑得很快，暴徒的牲口却劣，仗這一點，得以拚命潰圍，搶上土坡。土坡正面，是平陽大道，容易跑，不容易躲藏；側面坡東，斷崖起伏，月影下，見有濃影正當前路，似是林村。若得搶先奔過去，便好隱身禦敵，獵師魏鼎臣首先叫了一聲，拍馬撲過去，餘衆也跟踪越城，趨奔坡東濃影。

活閻王蹣跚敵戰，居然很在行；搶上土坡，只一望前途，便知獵衆必然躲避正面大道，落荒趨奔黑影。立即催馬當先，帶部下黨羽，分兩翼往東趕去。此奔彼逐，又追出一段路；獵衆恃有良駒，心想一入林村濃影，便可把敵人落後。遂努力加鞭，順坡下馳。不意面前斷崖阻路，高低不平；正在橫黑擇路，突聞天空颼颼一聲，一枝響箭高射出來。月影下，同時望見迎面烟塵大起，蹄聲歷落奔騰，驟如暴雨。衆獵伴又不覺大驚，倉皇回顧道：「完了！這里過不去，前面又有敵人了！」

正是後有追兵，前有伏敵；斷崖亂草，嶮崎無路。盧鴻飛倉卒無策，急領衆人，棄馬提刀，爬上

斷崖。武師黃金雄也喘吁吁跑上來，正要撥草擇徑，潛踪遁走。忽又聽鷓鴣兩聲響，一枝火箭，一枝響箭，連續破空射出來。盧鴻飛初疑響箭是從東面黑影中發出的；這時凝眸注視，方才窺明，這火箭響箭，與剛才那一枝響箭來路不同。這兩枝竟是由斷崖叢草亂柯上，冒高射出來的；又好像這兩箭正是回客才那一箭的。斷崖之上，分明有埋伏。

盧鴻飛等大恐，掙命狂奔，反倒跑到敵人圈內！歎一聲：「不好，倒套！」正要率衆退回；驚聽斷崖樹梢上，一個濁重的聲音叫道：「來人不要驚慌，快快躲進來罷。」一言甫罷，後面窮追的暴徒，已然漫散搜尋過來；登時發見獵衆所棄的良馬，投荒亂竄，急忙派人圍。然後舉目四望，搜尋騎馬之人，窺察來箭之處。但四面渺無人影，只有斷崖亂草擺在旁邊；活閻王立刻越衆臨崖，翻身下馬，俯身挑燈，照看草間人跡，復又翹首望了望遠處，等候手下黨羽到齊；便喝命分兵四路，一齊搶崖。因逃人奔至此處，忽然不見；四野空曠，無處藏身；料定他們在必崖上。衆暴徒紛紛搬鞍下馬，各提兵刃，剛要往崖上竄，突然間，從崖上又射出一枝響箭，和四五枝弩箭，一下子把暴徒射傷兩三個人。

第十四章 毒戕肉質

活閻王愕然倒退，明知獵衆矢盡弓拋，這時怎會發出箭來？而且還有火箭，響箭，莫非他們在此處設有埋伏不成？勢機緊急，不容細忖，正要吩咐拚命攻崖，登時聽喊聲大起，那遠處濃影中，竟擁出一隊人馬；爲首已有兩個騎客，隨着箭聲火光，如狂風一般，撲向斷崖而來。爲首偏左一個騎客，

十分英勇，舞動一桿槍，遠遠高叫道：「對面可是王五爺？還認得我石建侯麼？」偏右那一個騎客，不是別人，正是閻王的死對頭陶永春。剛才械鬥落敗逃走，不用說，此刻是勾出揀兵，重來尋讎了。

來騎一報名，閻王只聽這語音，便自一震；這偏左一騎，正是一個勁敵，出乎意外的到場助拳來了。慌忙倒退，飛身上馬，領黨羽刷地撒退出半箇地以外，先閃開了頭上的斷崖，又率衆往荒原空曠處移動。相度地形，退出兩三箇地，火速的擇定退可守，進可攻的陣地。把手下黨羽已趕到的三十餘人，挑燈傳喚，聚在一處，排成雁字「人」形龍，等待敵至，立即交手。然後自己拍馬掄刀，在前押陣。他那副首領霎時趕到，拍馬朝前一望，連忙挺身退到陣後，代替活閻王指揮同黨，整兵備敵；仍派兩個壯漢，趁來敵尚未迫近，火速飛馬回去勾兵。剛才圍敵，乃是驟出不意；現在仇人既邀能手，二番尋讎，必然預有布置，未可輕敵；自己這邊須要堂堂對戰，慎重應付。

轉眼間，來騎齊東大俠石建侯，由棧門的事主陶永春引導，率領五十多個壯士，從東村濃影中馳出，火光一明，亮隊伍，六成騎馬，四成步行，刀矛如林，弓矢足備，用長槍挑出二十多盞氣死風燈，似一條火龍般，搶奔荒原。相隔十數丈，一聲銅笛，馬步齊住，響敵兩方抵面，各列陣式。活閻王的人已排成「人」字形；石建侯，陶永春這邊，立即排成半圓形。石建侯一馬當先，槍利核心。火光照輝下，只見他手提尖槍，腰懸利劍，氣度昂然。一手攬轡而笑，說道：「王五爺請了，我們又有一年多沒見。你上回的傷，想必痊癒了罷？」

首領活閻王氣得雙眸灼灼，一咬牙，也把馬一拍，湊上前去。牛首阿旁押陣在後，活閻王橫刀在馬鞍上，妙手一舉道：「哦，是石二哥，石二哥久違了，不知晝夜來此，有何貴幹？」

這騎士黃面金髮，圓眼粗眉，上唇無鬚，額下有一縷羊髻，威風凜凜，十分怪相，年約四十一二年，乃是齊東大俠。仗着本身的本領，和廣闊的交遊，江湖揚名，威鎮一方；馬上善使六合大槍，步下善使青萍劍；和活閻王王錦城，各據一地，外面對閻王表示客氣，暗中實瞧不起，厭惡閻王的土豪劣跡，當時微微一笑，道：「王五爺，我無事不敢橫插一腿，我這來是特給你們二位了事來的。」回頭擺手道：「陶三弟過來。」

騎隊中，突然走出一馬。馬上英雄手抱雙刀，年約三十七八歲；生得長臉直鼻，眉清目秀，唇上微有鬚鬚；穿一身藍，滿頭大汗。這人名叫陶永春，剛才與活閻王王錦城，狹路相逢，械鬥不敵；賴獵伴攔入，才得脫身求救。石建侯手指陶永春，面向活閻王道：「剛才陶三弟敗了我那裏了，言說他與王五爺倉卒械鬥，人少不敵；他的姪兒被老兄倚衆擒住。小弟想冤家宜解不宜結，得饒人處且饒人。彼此都是鄉鄰，同是武林一脈，所爭又只在一口開氣上，並非不共戴天之仇；現在陶三弟已經認輸，我打算替他向老兄討個情分。請看薄面，把那孩子放回；兩家從此各罷干戈，陶三弟日後必有人心。就是小弟，知情感情，也不能憑白那個，日久天長，我也要有一番補報。王五爺，你看好麼！」

閻王一聽，怒從心起，道：「石二哥，你說的話太好了！可有一樣，石二哥既然出頭了事，一碗水該往平處端。你可知道俺的徒弟是怎麼死的？他家裏上有老母，下有弱妻，年青青的教陶爺的人給砍死了，莫不成就算白死？」又一指自己的臉道：「二哥，你再請看，我這眼下一道傷，調治了一個多月，才得平復；到底破了五官，落了殘疾。人都有一張面皮，人都爭一口氣。想我王老五，含恨忍恥四年多，今天好容易才得與陶家叔叔相會，彼此公道道，一刀一槍，有來有去，攔着你老兄，難

道你憑朋友幾句場面話，就得罷休不成麼？依我看。……」

石建侯登時把臉一沉，厲聲道：「不罷休還想怎樣？依着你看，就把姓石的噤回去，是不是？」活閻王不覺低頭，接不下話去；半晌抬頭，張了張嘴，忽一切齒道：「老哥，你既然出場，我無論抱着多大冤屈，似乎總得給你閃過一面才好。……我的徒弟死了，怨他命短。……石二哥，你也總得讓我過得去。現在長話短說，我們該怎麼辦？……」石建侯道：「怎樣辦？你說罷。」閻王又發狠道：「咱們這麼辦，你老哥既已到場，請閃在一邊，給我們個做個見證。我也不倚衆爲能，陶永春手裏也有刀，來來來，咱二人就當着石二哥，來個單打獨鬥，你姓陶的果然勝得我這口砍刀，我就把你姪兒放回；並且我還要從此埋頭洗手，不再在齊東混了。若是你姓陶的不勝，石二哥，你做個保證，以下的事就可由着我了。這不是我不懂交情，無奈這裏頭不止是爭一口氣，這是欠着一條人命哩！」言罷，向石建侯施禮道：「石二哥，這樣辦，公公道道，人情面子，兩全其美；可是我姓王未免太裁跟頭了。俺那徒弟挨砍時，就沒有誰出面替我講情，可惜了一條小命，硬教陶爺給毀害了。」遂將手中大砍刀一擺，面色一整，手指陶永春，大聲叫道：「姓陶的，我的話跟石二爺說開了，你也有耳朵，你別不哼氣呀。你難道就憑人家局外人，給你仗腰子，討人情，自己一點不爭氣麼？」

陶永春勃然大怒，傲然冷笑道：「單打獨鬥，我正求之不得。石二哥，請你費心做證。」拍馬揮刃，就要上前。活閻王把大砍刀一舉，立刻放馬。那石建侯一張黃臉，倏地泛起紅雲，舌縫春雷，猛喝一聲：「且慢！」催馬抬槍，橫擋在核心，高呼道：「陶三弟退後！王五爺，你要識趣！我既然到場，你總得教我下台。我再說一句，你看我薄面，把他姪兒先放回。我教他撤紅東，遍請山東武林同

道，當衆設筵，給你賠禮圓場，你要不賞面，王五爺，我姓石的在齊東，也還有點微名，我給人出頭了，事，也有多次，從來沒教人硬駁過。這一來，你來看，……」一指到場的五十餘人，道：「你是教我姓石的當着這些朋友，活活折在你手裏。你簡直的教我回不去了，你可明白！」

石建侯橫槍當前，躍躍欲動，分明要強來出頭，把事情攬在自己身上。活閻王王錦城素和石建侯不好惹，看了四面，人家帶來的人又很多，不由低頭沉吟。陣上同黨嘩道：「五爺，休要聽你一派胡言！您的徒弟廢了命，咱們好朋友，好弟兄，又傷了好些個，如今百年不遇，抓住了把鼻，焉能隨便再鬆手，放虎歸山？」一個尖嗓子的人更對石建侯大嚷道：「石朋友，你給我們倆家了事，我很承情，無奈不是這麼了法。姓陶的姪兒，我們把他捉住，本要零碎給他罪受，末後再賞他一刀。現在衝着你的面子，我們決不給他吃苦，也不能放了他。我們只拿他當個活押當你請放心，我們決不傷他半根毫毛。……」

石建侯大怒道：「走，你們這些東西，給臉不要臉！大極你們也不認得我姓石的厲害，你們那個不服氣，來來來，咱們較量較量！」

雙方喧鬧，陣角騷動，登時要交手。忽聽閻王這邊，陣後豁刺刺一馬越衆過來，乃是活閻王王錦城手下的副首領牛首阿牛壽朋，外號叫做牛頭大王的；左手攬馬韁，右手提大斧，領部下兩個壯士，押着一個俘虜，如飛趕來。他在陣後，已聽明來人不是泛泛之輩；乃是齊東大俠石建侯，受對頭陶永春邀請，前來幫場。正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石建侯外號石敢當，威鎮山東，最難惹不過。牛壽朋聽見他們大動唇舌，爭論着釋放械鬥被擒的陶永春的姪兒。這陶永春的姪兒。年青有力，也是勁敵，

如今好容易捉着這麼一個活肉質。現在有心不放，石敢當必然翻腔；若真當時放了，未免跟頭栽得厲害，也失了尋仇的好把柄。這牛頭大王詭計多端，立刻在陣後悄悄布置安排。傳令手下人，把林中樹幹上捆着的陶永春的姪兒，解下繩縛。暗施手法，重縛在馬上，驅到陣前。自己拍馬上前叫這：「喂，朋友，你們是來給我們了事的嗎？我們先謝謝你這番盛情。你們不是替陶三要人麼？不錯，我們的確捉住一個活當頭，按理不能輕放；朋友，我們就衝着你的面子了。來罷，還你的人。」立命二壯士，把馬鬣一鬆，掄馬鞭一打；這馬馱着人，向陣前竄過來。

活閻王不悅，才要發話：「怎麼不商量。硬給做主縱敵放仇？」剛喝了一聲：「嘿！……」牛壽朋背身擺手叫道：「石二爺，原人交還，我們後會有期，別的話以後再談。」

石建侯勒韁橫馬，看一看馬上馱來的人，已由陶永春等蜂擁迎住，遂向牛壽朋舉手叫道：「朋友你貴姓？既承義釋，足見交情，我先謝謝你們二位！喂，陶三弟，你快認認人，仔細看一看。」牛頭大王牛壽朋立刻喝命收隊，催着活閻王，領衆往後撤退；打馬如飛，退回林徑。一行大眾剛剛退到林口，這邊陶永春突然發狂似的暴吼道：「好惡賊，你下這種毒手！我跟你們拚了！」別的打手也一齊高叫：「石二爺，別走他！」

石建侯剛剛拍馬往前，送了幾步，交待了幾句場面話；眼望活閻王，舉手作別。忽聞背後發喊，急回頭一看。只見陶永春手抱姪兒，撲地坐倒，又托地跳起來。旁邊數人舉燈籠照看，撫視這被釋的俘虜，暗成一片。石建侯登時有些膽料，厲聲叫道：「王老五別走！陶三弟怎的了？」忙回身驗看，才曉得陶永春把姪兒攙下馬來，借燈火急忙驗視周身，通無傷痕，只右肩胛略受俘傷，但是面色慘淡

。忙問他：失手遭擒的情形，可曾受了傷？受了凌辱；他娃兒起初一字一頓，也還說出幾句話；好像是受重傷，只教他們刺了一下，神色難看，好像是被撼舍愧。陶永春剛剛放了心，忽見他娃兒打個冷戰，渾身肌肉顫抖，兩眼上插，搖搖欲倒。陶永春急忙扶住，再問他怎的了，竟閉目不答，身子往下直溜，跟着噓喘起來，陶永春慌忙抱住他，坐在地上。這少年人越喘越不像，面呈死色，人已昏憊，手下人提燈照看，亂嘈嘈喊叫：「不好，不好！娃少爺的情形可不對！」連聲對耳呼喚，傷者眼不能睜，口不能答，全身隨人手俯仰；事出倉卒，地在荒郊，既無法救藥，眼看着舌縮氣微，越變越快越壞。

陶永春淚下如雨，怒氣冲天。陡然把垂斃的娃兒放下，提刀瞪眼，奔來大叫：「石二哥，咱們中了賊人們的好計了！」

石建侯只一看，又奔來一捫，怪吼一聲，飛身一馬，提鎗豁刺刺急趕下去。這邊。陶永春徒手奔出數步，抽身急回；又伸手捫了捫娃兒的鼻，提燈照一照娃兒的面色，連連蹣跚，命人把屍體攆回去。自己慌忙抄兵刃上馬，恨打一鞭，從後趕來。部下壯士緊緊跟隨，一同追遂那施暗算，毒殺俘擄的仇人。

當這時，牛頭大王牛壽朋，弄這一招辣手，急急的催手下衆人，火速奔入林徑。活閻王追問他，是何緣故，他只催快走：「走遲了，怕仇人追上來，」活閻王著急道：「你到底弄甚麼把戲了？你說出來，我也好應付，」牛壽朋這才勒轡說出實話：「我給小子種上毒了，回去准死無疑，少時教他們發覺了，必要追來；我們還是趕緊走，在前途下埋伏。」一面說，回頭望了望，見自己的人都已退入

林中，忙下令兩旁埋伏；又加命一人飛馬奔回去，火連調人增援。」

他這裏加緊預備，却不道七步斷魂針藥力發作太速，還未等他佈置停當，那邊陶永春的姪兒已然毒發身死，眼開腰挺了。仇人大隊猛撲過來，惡聲痛罵，勢欲拚命，牛壽朋悔之不迭，閻王也抱怨說：「老弟，你這一招弄巧成拙，大錯特錯了！」

但事已至此，只好迎敵。閻王把大砍刀揮動，掉轉馬頭，拒林面守，齊東大俠石建侯，陶永春，一個痛恨受愚，一個痛悼亡姪，一前一後，捨死忘生，追到林邊。大叫：王老五，牛老八，一對施暗算，沒信義的奴才，決滾出來見我！」牛壽不答，潛命放暗器，手下黨羽，只投出十數個飛蝗石子，石建侯一馬當先，金槍搖擺，如巨蛇吐信，來搶林口。陶永春雙眸圓睜，兇若煞神，惡狠狠硬撲過來尋仇。械鬥羣徒攻戰已久，餘箭剩石無多；被石建侯，陶永春，單槍雙刀，橫砍直挑，把人衝得四散，林徑要口眼看突入。

閻王一見仇讎來勢甚猛，忙打馬殺出來。閻王掄刀抵住石建侯，牛頭大王掄斧低住陶永春；陶永春邀來的衆好漢如一窩蜂從兩邊掩上來，與閻王手下羣徒，就在林邊大戰起來。

第十五章 械鬥結怨

閻王一黨久鬥力疲，漸漸不支。石建侯雖動長鎗，倏刺倏挑，招術既熟，臂力又猛；閻王王錦城本非敵手，越戰越往後退。陶永春雖也力盡，此番重來，乃是拚命，牛壽朋也抵拒不住了。雙方部下的黨羽也強弱不同，石建侯率來的這一幫都是精悍的武林壯士，閻王的黨羽疲空心怯，漸漸守不住林

口。又強支十數合，王錦城汗出如漿，兩眼發慌。被石建侯刷的左手一鎗，鎮住敵人的砍刀，右手抽劍往橫處探身一刺，又倏然一刺。閻王驟然閃身，險些墜馬，把砍刀一提，往外一盪，慌忙喊一聲：「風緊！」拖刀勒韁，打馬便走。牛頭大王牛壽朋急將長柄鷹嘴斧，格開陶永春的刀，率領羣徒，也溜烟撒退下來，暗自懊悔失策。閻王心中更是難受，加鞭急走。石建侯不捨，馬上加鞭，突林追入。林徑夾雜，閻王將燈籠火把一齊拋滅，據暗敵明，且抵拒，且敗走。石建侯，陶永春這邊雖有燈火，也只得熄滅，免被敵人乘明襲擊。雙方就在林中，摸著黑打起來。

如此，閻王這邊強力抗敵儘難，乘暗敗退却易了；一行人方自大喜，正要鑽林。不料突然間，從林徑斜道小徑，飛衝出二十多個敵人，恰恰把閻王的逃路堵住。這一夥正是盧鴻飛，和武師獵伴等人；還有兩個大漢，便是在藏在荒岩枯樹上，放響箭的那撥探子。

陶永春當頭次械鬥敗退，便沿道放下幾個伏路壯士；自己忽然奔退，邀出石建侯，集衆重來尋仇尋姪。剛才響箭連發，便是先遣的衝鋒，與伏探遇上了；藉此發箭，通報敵情。那盧鴻飛一羣獵伴，無心路遇，被閻王遷怒追殺；又遠遠看見陶永春迎頭攻來，誤認是閻王一黨，覺得後有追兵，前阻強敵，無路可退，這才往斜刺裏敗，棄馬當攀崖而逃。這一來，恰與陶永春的伏路壯士相遇。伏路壯士早已窺見盧公子與閻王苦鬥，便跳下樹來，說明緣由。盧鴻飛，黃金雄始知這陶永春家道小康，祖傳精擅長拳，在家中一面務農，一面設場子授徒。因有太平村巨室張某，誤聽堪輿家的濫言，爲保新填風水，在本村蓋了一座廟，遙對着鄰村孟辛莊；又將兩村交界的一道土崗，擅自挑斷。孟辛莊居民以爲張財主倚財欺人，破了本村風水。偏巧在挑崗建廟之後，孟辛莊連有兩家失火；他們也受了堪輿家

的濫言，託人要求張財主，拆廟修崗；結果，雙方弄僵，激起械鬥；孟辛莊這邊慘敗，陶永春的至戚把兩個兒子全喪送在械鬥場了，便是陶永春的兩個內弟。孟辛莊的首戶李敦老便慫恿永春的岳翁，堅求陶永春出來助拳；更由首戶許下重聘，要他兼給自家護宅，並充本村鄉團武教練。陶永春情不可却，慨然判場，幫忙修崗，於是雙方械鬥重起。太平村的巨室早已得信，趕忙用重金厚幣，把閻摩王王錦城和牛壽朋邀來。兩人與陶永春角鬥數次，閻王的兩個愛徒全失手殞命。惱得閻王一怒改夢，要夜入孟辛莊，判首戶李敦老家行刺；末後還是他的大弟子，替師前往。誰知陶永春防備甚嚴，閻王的大徒弟臉上挨了一刀，當場被擒，送入官府，辦了個強盜罪名，眼看首領不保。牛壽朋多方設計，才把大弟子的罪減輕，至今還監在牢中。却是輸贖贖罪，必須傾囊，張財主這時後悔起來，倒怪閻王無能；雖然到底拿出錢來，可是餘有難色。王牛二人爲此一怒脫離張宅，勾結綠林，要自行報仇，百般設計算陶永春。不久。終用反間計，把陶永春的東家李敦老弄得動疑，便辭了陶永春，另延武師護宅，把本村鄉團武教練的事情也給辭了。陶永春並不介意，仍回自家，務農教徒，聚徒很多。

這活閻王仍不甘心，自料武藝不如，又訪師學藝，數年後回來，與牛壽朋定計報仇。適值陶永春新喪愛子，精神頹喪；閻王王錦城派人假裝弔紙，投下一封信，邀他『以武會友』。陶永春只得答應下，與他定期決鬥。不想禁上了一個大當，單人鬥技之後，活閻王又繼以夜襲羣毆；這就是今天的事了。陶永春無可如何，就在荒郊徒下，與敵一拚。寡不敵衆，弄得大敗；門徒受傷，姪兒遭擒。等到陶永春忠難至友齊東大俠石建侯請來，那牛壽朋明着講和，暗下毒手，害了人家姪兒，從此兩下裏結仇更深。那盧鴻飛公子，偶因遊獵，陌路相逢，無意中竟碰上這場是非；却也落得本身受傷，又害了

好幾位獵伴，終於也跟閻王結下深仇。

當下盧鴻飛問明原委，因自己這次無端傷了好些人，心中很是氣憤。便與武師黃金雄等商量，既然閻王的對頭來到，便要率餘衆，下場助拳，拿住這活閻王，送官治罪，一來洩忿，二來懲惡。即請這伏路壯士（也是陶永春的門徒）當先引路，從後崖溜下來，大家轉繞到林邊，銜枚撥草，火速地抄截閻王羽黨的退路。那伏路壯士喜出意外，這真是很好的一枝夾擊之兵從天而降，立刻歡躍帶路，本着熟悉的路徑，從半腰一抄；潛藏樹後，一聲不響。直等到閻王和牛頭大王害人扯謊，飛奔入林，石建侯陶永春等在後打馬急追，這伏路壯士才暗暗招呼盧公子跟黃武師道：「是時候了！前面跑的是仇人，後面追的是家師。」盧公子這才對黃金雄道：「我們上罷，除暴就是安良！」坐馬已失，急從步下，穿林當道，覷得牛頭閻王眼看奔至，暴喊一聲，迎面剪住。那伏路壯士引吭高呼，催師傳陶永春快快夾攻。閻王奔得馬噴沫，人流汗，一馬當先，好容易闖入林內，劈頭被晦氣打得倒退。後面敵人也霎時追到，閻王與同伴在林徑中亂轉，人馬擁塞，互相踐踏，登時把林路堵住了。閻王急得大吼，盧鴻飛已換刀上前索戰，黃金雄暗令綫上，以免窮寇拚命。

活閻王王錦城被困在核心，左衝右突，不能逃走，和盧鴻飛剛才被困一樣，果然要上前拚命。後面牛頭大王領收衆蜂擁而至，立刻互相傳呼，合兵一處；急急將驚竄之衆指揮好了，馬在前，步在後。閻王大叫：「老牛快來，殺了這夥東西好走！」牛壽朋忙揮斧過來，兩個人的眼都急紅了，刀斧齊上，照盧鴻飛攻來。

盧鴻飛在步下橫刀招架，閻王把腰一俯，把馬一磕，手中刀倏地照下劈去。盧鴻飛急舉刀一擋，

却不甚得力，只聽噹的一聲，刀口對刀口，迸出火花；左手刀竟被閻王這一刀幾乎砍得鬆了把。閻王大喜，把馬一磕，砍刀又起。不防武師黃金雄喊一聲，刀光一閃，從左邊斜砍過來。閻王急急扭身一架，牛壽朋已然搶一步，把黃金雄截住。盧鴻飛潛取暗暗，將右手一揚，閻王「哎呀」一聲。雙方相離太近，急躲不及，這一枝袖箭直奔咽喉；閻王一歪身，箭中肩頭。閻王忍痛拔箭，把雙刀惡狠狠照盧鴻飛劈去。一連七八刀，銳不可當，盧鴻飛抵敵不住。閻王乘這夾空，急掉刀桿打馬，直衝過去，如狂風一般，奪路逃走。

閻王的黨羽也如飛逃來，黃金雄喝道：「那里走！」抖手一暗器，把末後一人廝聲打落馬上。黃金雄立刻奪得這一匹馬，隨後急追。牛壽朋忙招呼同伴快走。自己策馬一竄，照黃金雄背後，呼的一斧砍去。武師黃金雄聞金刀劈風之聲，忙回馬招架，盧鴻飛也趕來策應。牛壽朋却將繩一轉，拍馬斜竄出去。武師黃金雄回刀攔阻，牛壽朋把手一揚，厲聲道：「著！看鏢！」武師黃金雄和盧公子。齊往旁退閃？一條黑影掠空墜地，乃是牛壽朋的短兵刃。借此一阻，牛壽朋慌忙打馬飛奔，追上閻王，遠遠的敗走了。只賸下手下的黨羽，前阻伏兵，後有追騎，如沒頭蠅一樣亂竄。步下的人鑽林逃竄了，馬上的見首領已逃，也都個個棄馬投戈，鑽入林叢黑影中。

陶永春和石建侯突林追到，閻王等已逃得沒影。陶永春記恨殺姪之仇，切齒窮追。與石建侯登高一望，見曙色將透，前有濃影。追上去一看，只剩空騎，仇人棄馬而遁，業已無踪。只好重返林徑，在林內細細的搜了一回。從中救出幾個獵伴，都是剛才被擒，牛壽朋把他們縛在樹上的。遍尋戰跡，把仇人的遺屍，掘個大坑埋了。受傷的就活捉了去，仍備將來換俘。自己這邊傷亡的人，都一一昇救

，往回運走，又將獵件所丟的馬尋著了。一切收拾完畢，陶永春、石建侯都過來，向盧鴻飛、黃金雄一夥獵件，長揖深謝，殷殷動問姓名。把獵件強邀至陶家，療傷款筵，備陳械鬥原委，當下定交告別。陶永春和石建侯搜尋仇踪，殺姪之恨誓死必報。

盧鴻飛回家之後，懊悔異常。這一回遊獵，猝遇人家械鬥，自己一個局外人，竟有好幾個獵件受傷，還死了一個健僕，一個獵師。療傷葬死，恤贈亡人的家族，很花了不少錢，費了不少事；却交了石陶兩個朋友，結了王牛兩個仇人。盧公子的妻子，謝氏娘子，乘間委婉的勸他一回：「不要多招賓客了罷。」盧公子也自後悔，便閉門謝客，暫時不再遠出；閒時只在家中看看書，與武黃金雄練拳，至於在外書房養傷的那個壯士孫六，經問館僮，果然就在盧鴻飛出門野遊的那一天，也自騎馬出去了；因此武師黃金雄心中越發犯疑。

但到次天晚上，孫六便已回來。候到盧鴻飛一行回轉，孫六便煩館僮，進內宅回話；說自己傷勢已好，要見公子當面叩謝，拜別還鄉。盧鴻飛聽了，也沒介意。因心中正在煩惱，只吩咐賬房，給孫客人支三十兩銀子做路費。直過了兩天，孫六又催請一遍，盧公子才抽空到書房，和孫六敘談。孫六長揖拜謝，自說：「在下猝遇寇仇，身負重傷；幸承公子援手，才免一死。現在箭創早已痊癒了，打算即日還鄉。因感救命大德，必須當面叩謝，所以請公子出來一見；路費我這裏倒有。」那三十兩銀子，堅辭不受。

盧公子拱手道：「這是小事，不足掛齒！綏人急所當有，盧某還不是見危袖手的人。孫兄打算這就回家麼？」孫六道：「是的。」公子道：「那天動身？」孫六道：「見過公子，明天就走。」公子

道：「貴鄉在那裏？」孫六一指正南說：「離這裏不遠。」竟沒說出地名。盧公子忽想起黃金雄諄諄告誡的話，乘機略加盤詢道：「孫兄一向貴幹？聽你口音，頗像江浙人，貴鄉在那一府？你遇上的歹人，究竟是強盜，還是仇家呢？」

孫六好像漫不經心似的，隨問順口隨答道：「在下本是鏢行，傷我的是劫道的強人，也算是仇家；鏢客與賊本來勢不並立。」這末句話就不大靠得住。盧公子道：「孫兄原來是鏢客，刀鏢在身，鏢暴客，護行旅，久美久美！但是，孫兄府上究屬那一省？大名是那兩個字？」孫六道：「我鏢，原籍江蘇，就在隣省。排行第六，草野無名，他們都管我叫做銀鏢孫六。在下是粗人，不過是給富商大賈做個護行看家的犬馬罷了。」說罷大笑，又道：「公子是高人，在下雖在隣省，也久慕盛名的。人人都誇蘭陵盧公子是我們大明朝的孟嘗君，平原公子。」盧公子臉上一紅道：「謬贊，謬贊了！孫兄談吐風雅，我看你文武全才，決不是尋常鏢師。」孫六笑道：「不是尋常鏢師，是遇賊便跑，一箭幾乎送命的無能鏢客。若不是公子冒着人命牽連，陌路施救；我區區蟻命，還不斷送在荒村破廟裏麼？」

兩人由此繼續談到江湖生涯上；這孫六開博見廣，吐屬灑脫，無怪黃金雄疑他不是泛泛之輩。盧公子覺得他實不帶一點鏢客俗氣，因此兩人倒很談了一陣，盧公子說起江湖仇殺的事來，要借此探探孫六的口氣；話裏引話，不知不覺，講到自己此番遊獵，偶遇械鬥的話來。夜月林邊，忽聞響箭，把自己一行，攪在械鬥場中，三出兩入的打了一陣。孫六聽罷忙問械鬥的兩方是誰？盧公子不待細問，便說這一邊是陶永春，石建侯；那一邊是甚麼牛頭，閻王。自己一行獵伴，和牛頭閻王交起手來，雙方都有人受傷；如此這般，當閒話說了一遍。

孫六道：「哦！」臉上帶出愕然之色，跟着說：「原來是他倆！公子大概不曉得，這牛首阿旁牛壽朋，和活閻王王錦城，都不是甚麼的安分人物；據說招娼窩賭，坐地分贓，和綠林很有來往的。」

「公子道：「那個石建侯也這麼說過，勸我留神他。」孫六道：「到底公子和他怎麼爲憫鬥起來的？」

盧公子又把助鬥的詳情說出，連牛頭大王下毒手，殺俘擄的話也說了。」

現在陶永春和石建侯決意大舉報仇，還要找尋閻王和牛頭的巢穴。……」

孫六很留心的聽，聽完又很仔細的問。把一切經過問明，正色對盧鴻飛道：「公子可留意，這閻王和牛頭不是好惹的東西。在下久涉江湖，頗知道他們兩人的鬼蜮行藏，總而言之，他們這種人並不是甚麼好人，一向是裂背必報，恩怨分明的。依我看，還請府上多多留神。」

盧鴻飛道：「當真這樣的麼？」

因想起黃金雄也這樣說，王錦城乃是土豪，兩造械鬥最恨的是旁人出頭打岔。現在閻王無端吃了大虧，恐怕不能甘休。跟着孫六又說起江湖上仇殺的事件，買兇栽贓，殺家滅門，甚麼歹毒做法都有；動不動累及數千數百人，官府也沒法子嚴究，只能敷衍了結，這等事不能不加提防，盧公子聽着，津津有味，仍只當做奇聞異事聽，並未認真設想。此時雖當明末，流寇縱橫，可是王綱未墜，齊魯地面尙屬安靜。盧公子心想：「閻王就是土豪，還敢造反不成？」

談了一陣，盧公子重問孫六，明天何時動身，預備設筵相送。孫六低頭沉吟道：「在下原定明早上道，現在覺得傷口發癢，恐怕是前天騎了一趟馬，又累著了。打算再多騷擾兩天，不知行不行？」

盧鴻飛笑道：「這有甚麼不行？我看孫兄氣概桓桓，精神內斂，必然深精內家武技；等着得閒，我和我們黃武師，還想跟你考究考究呢。」

孫六只微微含笑，敬謝不敏。

從這天起，盧公子仍然忙着撫傷喪死的事，把孫六的話，早忘在腦後，甚至也沒對黃金雄說起。孫六竟留戀不走，一恍過去十來天。那想到第十一天頭上，鼓打三更以後，盧府忽然有警。鴻飛夫妻已經歸寢，盧宅內外都已熄燈；只有別院武師黃金雄，還倚刀假寢。他對這陌路客人孫六，心中總未釋然；曾背着主人公，私到外書房，拿話試探人家；被孫六瞪着詫異的眼，又唇相稽。兩人話頂話，鬧得針縫相對，幾乎吵起來。多虧館僮從旁代說：「這是我們宅裏的武教師黃師傅。」孫六方才轉噴爲喜，改容敷衍了一回。黃金雄冷笑着出來，替主人暗加戒備。他斷定這孫六來歷不明，心懷叵測。盧公子坐擁鉅產，素有富名；黃金雄是有名聲的武師，既在盧宅假館，萬一出了竊案，他實引以爲恥，況且盧宅以前又被飛賊借過千金，黃金雄多加小心，也是很自然的事。却不料提防孫六，孫六尙無異動；那活閻王王錦城真個的銜恨咬人，前來探路了。

閻摩王王錦城本不是安分的，與陶永春一場樁鬥，在陶永春覺着慘敗求援，姪兒殞命，實負着深仇大恥，切齒必報。在閻王那邊，橫逢獵伴，大敗而逃，另外也吃了大虧。他的內弟在穿林奪路時，忽逢暗箭貫耳，被人負救後，拔箭立斃。盧公子這邊自然不曉得，陶永春那邊也是不曉得，閻王一黨却已痛恨到極處。陶永春邀人踏訪仇踪，要搜尋閻王的下落；閻王其實沒走，潛率同黨，伏在近處，連夜潛派能手，分來刺探陶永春的動靜，和盧鴻飛的來頭。只幾天，已訪明盧公子乃是蘭陵大富之家，正可以打搶行刺，一來得財，二來報仇。於是閻王的死黨夜眼胡林，歪毛郝二，悄悄的襲入盧宅來了。

第十六章 行刺遭擒

此時夜暗星黑，微風瑟瑟，盧宅前後院門扉闔全掩。忽從西邊隣院房頂，露出半個人頭，往下窺視。身穿黑色夜行衣，背插短刀，腿纏匕首，正是夜眼胡林。悄悄的爬牆登房，蹣跚高處，張目裏外一望。見盧宅正院漆黑，窗板已上；前院只三間東房有一間隔紙窗透出燈亮；東齋和西園寂然無聲，闐然無光，更房不知在何處，也不知是有是無。胡林眼了又眼，就輕輕鼓掌，向北面招手。北面罩房後，應聲又閃出一個人影來，穿夜行衣，背單刀，插匕首，與胡林一樣的結束，只身量稍矮，此人便是歪毛祁二。

兩人把身一長，挪步凝眸，各處窺探一回；把全院形勢認滑，進退之路勘定。祁二隨手揭起一片瓦，試丟在院隅。吧嗒一聲，屋瓦摔碎了；兩人急縮身傾聽了聽，並無別的反響。兩人放心露頭，掩在房脊後，鶴行鹿伏，從高處濼判一起。指指點點，耳語片刻，履着屋瓦牆磚，分兩面先繞奔前院，要先查看這間東屋有燈亮處的虛實。

胡林和祁二慢慢往前移動。足登軟底鞋，踏瓦無聲；掩身黑影內，外形不露；慢慢的，輕輕的踏過來，將要到了。稍稍一頓，探身出來，閃眼再看；便要招呼着，分一個人下來，破窻窺燈。忽然那盞燈滅了！兩人慌忙停身縮頭，半響無聲；歪毛祁二便要溜下去一看，胡林連連搖手，暗示着：「慢來！」另從身上取出一塊小石子，嗖地輕投下去，落地「吧嗒！」屋中依然依舊沉寂，外面也無異響。

過了一會，胡林伸手作勢，歪毛那二點頭會意，把袖箭上好，刀也備在掌中。代身房春後，提神代夥伴巡風。夜眼胡林便將背後刀抽出來，身形一縮，剛要溜下房頂，往平地跑落，忽聽那二「嘶」地叫了一聲，連連對他擺手。胡林退還原地，四面張望，原來東屋那盞燈已滅又亮了。

胡那二人相顧愕然，按情形，此時應該持重罷手。並且閻王牛頭派他二人來，純爲勸道；把盧宅全院房舍的形勢勘明，便可回去交差。這兩人在盧宅盤桓了半個更次，探道摸底十分清楚了，誰想他們倆忽然貪功。心想：「這不過只一盞燈罷了。」全宅空虛，久探無人發覺，如入無人之境，那二歪毛道：「喂，咱們順手把姓盧的首級帶回去，不就完了麼？」

草莽人物胆氣粗豪，四隻眼望着這一盞燈，搔首尋思。自覺虛勞此行，心實不甘，到底要找個小下場才罷。便嗖的一聲，夜眼胡林先竄下來。輕身提氣，蹣跚無聲，挨到外院東房後而不遠，重躍上牆。越脊登房，到得屋頂，蛇行至前；用倒捲簾式，掛身往下窺窗。躲開前庭，不顧平地，這便是多加小心。頭上脚下，是鈎房簷，手攀窗格，破開窗紙往裏一張，不料這一窺，倍覺詫然。這三間屋一明兩暗，只左首暗間桌上點着燈，燈旁並無人坐，對面橫陳一榻，床帳高懸，床頭也無人臥。屋內空空，有燈光無人影，正不知何故。

胡林心想不妥，他們定有防備。剛要抽身，耳畔忽聞撲登一聲；急翻身主房，張皇尋看。恍惚看見歪毛那二仰面拉叉，摔在當院。胡林忙打了一聲胡哨，那二扎掙起來，也口打胡哨，一擰身，似要上房。不知怎的，那二又咕咚的栽倒。連滾帶爬，直奔短牆。胡林大驚，忙回身旁竄，欲探究竟。突見院院一條黑影，如箭奔出，大喝：「有賊！」說着把一件銅器拋在石階上，噹噹一響，這人立時一

竄，趕上來，照那二砌地一刀。口中連喊：「快來人。有賊了。」

這個人正是武師黃金雄。那二顧不得竄牆逃走，急忙回身招架，口中連吹胡哨，低呼：「風緊！」胡林忙探囊取鏢，托在掌心，比了比，剛一揚腕，鏢還未出手，驀地聽見側面房頂，刷地一聲，一縷寒光撲來。胡林急閃，臂上早着了一下，其痛澈骨，却不知何人發的。急順來路尋去，就在西邊房上，那二剛才巡風藏身之處，又冒出一條人影。

胡林大怒，特爲不走，刷的一鏢打去。只見那人影一幌，倏有黑忽忽一物，直奔自己面門打來。

胡林一伏身，竄開數步，腳剛站穩；耳畔聽刷地一聲，暗器又來，連珠彈似的一連四下，其疾如電。胡林左閃右躲，肩膀上又着了一下，彷彿是鐵彈子飛蝗石一類。再看西房上的人影，已然伏下去不見了。盧宅上下，已聞盜警，吓得壯夫更夫門丁，拿了花槍木棒，提着燈籠，鑽到院中亂喊。盧鴻飛公子已經驚醒，披衣急出，喝令拿弓箭來。那二已逃上鄰房，揭瓦片往下亂行。胡林連連吹哨，催那二快過來，一同逃走。揭房上瓦，往下急打，不教盧宅護院上房；轉瞬間，拋傷幾個僕役，吓得這些家人亂跑亂叫。盧鴻飛不會上房，黃金雄不敢上房，怕中了賊人調虎離山計。盧公子恨衆僕亂竄，忿欲上前，黃金雄忙喚住盧公子，催他速回上房護宅。這一來，倒放鬆了刺客。

那二已逃上房，大叫：「姓盧的，老爺們走了，改日取你的首級！」一言未了，高處忽聽有人狂笑道：「毛賊休要張狂，你們一個也走不了！公子不要慌，這來的就只兩個賊。」衆人急抬頭看，只見兩賊已然湊到一處，覓路欲出；突從房上閃出一條人影，如一隻飛鳥，登房越脊，截住了二賊逃路。

胡林那二方要往跨院跳，一見迎頭來了宅中人齊將手一揚，發出暗器。那人影略略一閃，仍撲上來。兩賊撥轉頭，要往旁處退。那人影在後急追，且追且呼：「盧公子快回內宅，黃師傅快上這邊堵截。」盧公子大聲叫道：「朋友，你是那位？可是孫兒麼？」那人道：「是熟人。」掠空飛竄，如鷓逐雀，一步也不放鬆，追趕過去。

二賊橫逃，眼看尋路逃出去。黃金雄急持刀上房，迎頭阻攔，二賊突然又改奔前路。護院人放了一排箭，沒有擋住；二賊騰身飛躍，紛紛翻牆逃走。衆人大喊，那人影喝一聲：「那裏走？」一飄身，也翻牆追出去了。盧公子道：「剛才這人可是姓孫的客人麼？」黃金雄道：「自然是他，」盧公子道：「想不到今天又鬧賊，想不到孫君幫忙拿賊。」一共就只兩個賊麼？」便要吩咐人，開門鐘追。黃金雄道：「公子別教他們追，也許不只兩個，快往院裏搜搜看。」

黃金雄仍然有担心，即囑僕人，把宅中燈籠全數點着，與盧公子到內宅各處，加意查看。折到前院外書房，果然外書房孫六宿處，雙扉虛掩，孤燈檠檠，床帳空懸，臥客已渺。盧公子重回內宅，安慰妻室；然後出來，與黃金雄猜論賊人的來歷，並揣測孫六的爲人。黃金雄勸盧公子，對孫六仍要多加小心，不要因他追賊，便失了戒心。盧公子只含笑點頭。

約過一頓飯的功夫，大門外有人砸門。門了都不敢擅開，進來稟告公子。武師黃金雄站起來道：「我去。」挑燈提刀，領衆人繞從馬號開門，轉到正門一看，果然是孫六回來了，當門面站，左肋夾着一個，已放在石階上，正是歪毛那二被捆得粽子似的。盧公子也隨後出來，抱拳謝道：「孫兒，就是這一個賊麼？我真得謝謝你。」孫六道：「還有一個賊，被我打了一鏢，現時捆在路旁樹上呢，誰

費心把他扛來？」護院的人忙去了五個人，找到路邊，把那個夜眼胡林解下樹來，殺豬似的扛回盧宅。盧公子道：「這兩個東西又是飛賊罷？」黃金雄笑道：「未必是賊人罷？」孫六看了黃金雄一眼，哈哈一笑道：「也許是仇人。」

當下押定二賊，齊進外客廳，內外通明。盧公子讓孫六和黃金雄坐下，親自審問二賊：「你叫甚麼名字？可是閩王的同黨麼？你們的夥伴共有幾人？爲甚麼找尋我來？」

胡林那二兩個賊人被壯僕押着，竟毫無懼色，瞪着眼，只是惡狠狠端詳孫六和盧鴻飛公子。任憑盧公子喝問良久，二賊抗不置答，一味謾罵：「老子的來意，就是想到你家找些油水；老子一時不小心，被你們拿住了，沒甚麼說頭，只求一死。你問我們的夥伴麼，不多，只有幾千，明天晚上準來。小子你提防着罷，反正教你們舒服不了。」

盧公子很生氣，喝道：「我好好問你們，你竟敢穢言亂語！」喝令僕人，拿皮鞭來。武師黃金雄忙攔阻道：「公子不必這樣，等明天把他們送官好了，犯不上跟渾人致氣。……朋友，這裏的宅主好生問問你們，爲的是可憐你們，要把你們放了；你倒罵起人來，你們不光棍了！」

孫六也悄悄對盧鴻飛說：「先把他們押下去，有話回頭說。」盧公子依言，命那幾個壯僕，把二賊推判下房，撥人看守。孫六這才對盧公子，黃金雄說道：「公子，你是當地的紳士，身家很重，不值跟他們結怨。他們這些人明是土豪，實在就是強盜，逼急了，他們甚麼把戲都會使的。」盧鴻飛道：「但是這王錦城竟遣刺客來算計我，我不把他送官，難道就這麼容易釋放了不成？那豈不是縱虎歸山，反貽後患，弄不好反疑心我怕他哩。」

武師黃金雄道：「送官不妥，放是不該輕放的。我想我們該想個善遣之法，依孫兄之見，該怎麼辦呢？」

孫六欠身道：「這件情請交給我吧，對付他們，威逼和善遣，雙方都得顧到，總以給他們稍留江湖上的體面爲要。能把怨仇化解開，豈不是更好？」黃金雄道：「那好極了，只怕不易。」孫六道：「那麼……」盧公子忙道：「且請孫兄試一試。」孫六看了黃金雄一眼，遂退下來。自己回到外書房，掩上屋門，拿過筆墨來，寫了短短的一張字柬；嚴密封固，揣在自己懷內。轉身來到拘押二賊之處，摒人說了許多話，親替胡林，那二鬆了綁，把兵刀也交還二人；候到黎明，推開旁門，把二人送出盧府，把那封寫好的信交給了二人。胡林那二沒法可想，只得含羞拿了那封信，垂頭喪氣，趁天色微明走了。

那邊活閻王王錦城，牛頭大王牛壽朋，潛藏在祕密巢穴，天天盼望消息。直過四天，才見胡林那二回來。聽二人一報，才知兩個人行藏已露，行刺遭擒。活閻王不覺大怒，把胡林那二狠狠抱怨一頓：「只教你哥倆前去刺探，誰教你們動手行刺來？這教人一捉一放，太丟臉了。」牛壽朋道：「而且也顯得行打草驚蛇。」胡林沮喪不語，那二忙說：「師傅在上，我敢起誓，別看他們刑吓軟誘，我們倆任甚麼也沒說。」牛壽朋道：「何用你說，人家還猜不出麼？」

閻王的本意，是一面遣人刺探陶永春，石建侯，一面遣人刺探盧鴻飛，可是保仇的着重處，還是陶石二人。要等着自己把傷養好，便孤注一擲，大撒綠林箭，勾結大盜，大舉復讐。他已不惜投身盜幫，以渝深恨。陶石兩人勢大技強，又是死對頭，閻王派往刺探的乃是同黨勁手；此刻已經訪實回轉

。偏偏往盧宅打探的胡林那二人把事弄壞，不但塌臺，甚至洩底了。閻王和牛頭拍案頓足的叫罵，把一腔怨恨都傾注在盧鴻飛身上了。

鬧了一陣，胡林方才將孫六那封信拿出來，說是盧宅的朋友寫的。活閻王氣忿忿折開一看，失聲發悵道：「怎麼姓盧的還有這種朋友，這不是橫江一窩蜂麼？」原來在這封信上，孫六把他的真姓名，真身分，揭示出來，信上的話無非是排難解紛，勸雙方釋嫌歸好；後邊却有：「僕與居停主人乃患難至交，不容坐視。」的話，含意似乎有些功量；但是惹人注目的還是署名，信末落款寫得是：「一窩蜂靈蜂孫六符」。靈蜂孫六符這個人本身武藝倒也不甚超羣，但是「橫江一窩蜂」乃是江湖上有名的祕密會幫，在江南北，潛伏爪牙很多，聲勢很大，閻王和牛頭久有耳聞的。猜想這盧鴻飛本是蘭陵大姓，代出釋纓，怎麼會跟「一窩蜂」祕有聯絡？或者姓盧的得罪了自己，一定覺得兆頭不好。才請孫六符橫來出頭，也未可知。

閻王王錦城默想片刻，與牛壽朋商量應付辦法，又把胡林盤問了好半響。

結果商定，是暫時罷手，後會有期。反正孫六符不會久在盧家作客的，遲早必有一走。等他走後，再設法算計盧府。遂把請來的人暫且謝遣，仍祕令手下親信黨羽，隨時在盧府左右窺伺，賄買盧宅家丁，刺探宅內的動靜。並且散布謠言，離間孫六，說他是江南大盜。只可惜這番苦心並無大用，盧公子並不聽奴僕的話，奴僕也不敢譏議主人的朋友。

那邊孫六却心知此事不能算了結，早替盧公子出了主意。經多方勸說，半月以後，盧宅全眷移居縣城，不再卜居鄉間了。鴻飛深感孫六護宅之德，孫六深感鴻飛救傷之恩，兩人由此訂了口盟，成爲

至交，孫六留在盧宅不走，竟多耽擱了兩個多月。日子已久，交情既深，盧公子漸漸曉得孫六的真姓名，漸漸也知道了孫六的真身世，他的真名字叫做孫繼武，六符是他的號。當年曾被盜案攀誣，一怒戕官越獄，竟當真做了江淮一帶的水寇，不久嘯聚了一百四五十人。橫江一窩蜂首領是金蜂李，遠慕孫六的威名，派人請他入夥；孫六謝絕不去，存着寧爲雞頭，不爲牛後的心。那知金蜂李正要開通江淮一路，堅欲借重孫六的已成勢力；這日金蜂李居然親自出馬，親來勸駕。會見之下，金蜂李語言昂藏，胸有大志，孫六符一見心折，甘爲輔佐，兩幫終於併成一幫成。

一窩蜂做的事，介在盜與俠之間，人越聚越夥，努力越鋪張越大。鄰近的盜幫，會幫，有一受他們攙絡的，便實行火佈，或者訂期決鬥。爲了爭碼頭，很和江南草野豪傑衝突過，因此結聚的同黨，固然日漸增多，可是暗結下的仇家也很多。孫六符防人暗算，把自己的家小潛藏在僻鄉，每隔一年半載，便回鄉探望親眷，稍送養廉。不幸他這一次，匹馬獨出，孤行落單，猝然遇上了仇家，受了人家的暗算；以致於奪路苦鬥，後背中了毒箭。自己掄銅鞭，打死一個仇人，策馬狂逃出險；箭鏃深入肉裏，毒力發作，雖然倒拔出來，却是自己沒等敷上藥，就痛昏過去，倒在荒郊破廟中。幸蒙盧鴻飛公子陌路相救，才免橫屍野外。因此以德報德，替盧公子嚇住活閻王，兩人終於訂交。

那武師黃金雄事後對盧公子講：「我說怎樣？這位孫爺果然是草莽人物，我沒有猜錯。」盧公子笑道：「黃師傅的眼力很靠得住的，不過我沒有被他的累，反倒獲益不小，這又是意想不到的事了。我盧某一介文人，居然結識了這樣一個風塵俠士，也算是生平快事，足以自豪。但不知上次盜借千金的那個黃衫少年，究竟是怎樣的人物。」順便向孫六符說了，問他可曉得江湖上有這人物沒有。孫六低

頭想了一會，又把黃衫少年的年貌口音細問一遍，抬頭對盧公子說：「一時還猜測不出來，但是此人既然插刀寄柬，留下筆跡，這便是很好的一條線索，我想我們總可以輾轉託人，把他根究出來。公子有閒時，請把那柬帖找出來給我。就是丟的那一千兩銀子，公子給我半年限，或者不難設法追它回來。」盧鴻飛笑道：「那很不必。我只是偶爾想到，要打聽打聽這黃衫少年的來歷罷了。事早過去，無須重究。這個人舉動很風雅，我還想和他結識結識哩。不過我不希望他再來偷我，就是偷，少偷還可，一千兩似乎太多。」孫六符呵呵的笑起來了，說道：「足見雅量，公子真不愧是當代的平原君，一個樑上君子，也勞垂愛麼？」

孫六符勸盧公子移眷城居之後，時常獨自出門，不告而行，似有所爲。盧公子見他回來，有時就問：「孫兄那裏去了？」孫六符信口答說：「活動活動腳腿罷了。」武師黃金雄已看透孫六的來頭，對公子說：「這孫爺既然是在幫的人物，自然潛勢很大，爪牙必多；會幫朋友和我們拳師不同，有許多事不願告訴人的。按現在來說，公子跟他已經算是朋友，究竟還是跟他小心客氣一些好。他的形跡我們不知道，他不說，公子無須打聽。敬而遠之最妥當。」未又加上一句道：「還是讓他早早離開的好，公子只可虛留一留，用不着教他禦仇備盜。」盧公子微笑道：「黃師傅說的是，他不久就要走了，就留他，他也不會久住的。」

盧公子此時對待孫六，儼然脫略形跡，以心腹至交相看了。黃金雄始終不以為然，近見孫六行止飄忽正不曉得他搗鼓甚麼事情。而且箭傷久痊，在盧府流連不去，也着實奇怪。在盧公子心裏，總覺黃武師疑所不當疑，未免小心過甚。說句不好聽的話，黃武師也許潛存猜妬哩。殊不知孫六傷全不走

，來去飄忽，並非他自己有甚麼隱謀；實在是替居停主人盧鴻飛防患未然，連日正在囑託同幫，刺探仇家。

一恍過了幾天，孫六把一切安排停當，便告辭要走。盧公子要盛設酒席，招朋歡饒；孫六符堅辭推謝，末後只在書房備個小酌，暢敘了一日。到臨行頭一晚上，盧公子厚贈行儀，新衣服，銀兩，應有都有。孫六符只收下銀錢，餘物一概不要。握手諄囑盧公子，小心戒備仇家：「如今朝政紊亂，宦官擅權，流寇日熾，公子總以少交遊，斂形迹爲要。」又道：「來日如有甚麼爲難的事，須要朋友幫忙的時候，務必賜給我一封信，我必定星夜趕來，與公子分憂。就是我趕不來，近處我還有幾個幫友。」把一個祕密通信地方，給盧公子留下，又寫了幾個人名，又從懷內取出一個小小錦囊，遞給盧公子道：「這裏面是小弟的信物，將來公子要找我的幫友，可持此物爲憑。」盧公子看他說得鄭重，接過來便要拆看。孫六忙道：「公子，你只交給嫂夫人收好便了，現在無須乎拆看。」

說罷，轉向黃金雄握手敘別，道：「黃師傅，小弟這就走了。盧公子乃是本地紳士，身家很重；我孫六不過是個江湖俗物，承居停主人這樣看重，塵海茫茫，知心有幾？我孫六至死也不能忘記今日，現在我就要離開，我還是放心不下。黃師傅，我要同你說幾句私話。」遂屏人祕語多時，然後告別，上馬而去。

盧公子送客歸來，就問黃金雄：「剛才孫君對你講甚麼了？」黃金雄笑道：「他還是不放心那閻王王錦城，牛壽朋兩人，好像他深知閻王一夥的詭謀祕迹似的。他說，現在流寇橫行，天下騷亂，最不能得罪人的。公子既然跟他們結怨，須時時小心，隨時察訪他們的動靜。孫君還說，過些日子，要

來看望公子。」盧公子聽了，自此深居簡出，多雇護院壯士，處處多加謹慎。

第十七章 攻城殲仇

一恍數年，幸無事故；謠傳閩王餘黨已入匪幫，竄往江北，竟未再來此間生事。但此時朝局日非，邊疆警報吃緊，流寇的氣焰忽然大張，各地土匪也蠢蠢欲動。盧鴻飛公子關懷桑梓，有心團練鄉兵，保衛閩里。蘭陵縣令原是個幹吏，見鄰封告緊，立刻召集邑紳，徵調壯丁，就勢推舉盧公子爲團練之長。又過了些日子，噩耗傳來，思宗殉國，李闖進據北京，又被清兵趕跑；登時影響到各縣地方的治安，山左江北全都騷然。潰兵和游勇土匪勾結，到處攻城焚京，又逢荒年，飢民也乘機鼓噪，蘭陵彈丸小城，弄得一日數驚。

盧公子到這時奮發爲雄，和縣令同心一意，守城禦暴，接連有大股的土匪越境攻城，全都守住了。又有一股土匪侵入南莊，橫肆擄掠，把鄉團採辦的五十匹官馬搶去。盧鴻飛勃然發怒，稟明縣令，督隊往剿。一場血戰，得鄉民暗報匪情，夜襲收功，居然截斬賊兵十餘名，生擒賊目一名；把賊人的輜重，和搶來的婦女財帛，打落許多。那五十匹戰馬，也都奪回來了。餘賊潰逃。大獲全勝而歸，蘭陵鄉團威名大震，縣令盛設慶功酒席，厚賞鄉兵，又把戰功申報大府請獎，仍條陳安民備盜的長策，懇請上峯，酌發兵器，准將鄉兵名額酌增，並請頒給火砲兩尊，以捍巨盜。

捷報才發出去，潰敗的匪隊突然又勾來另一股流寇。這一夥流寇人數很多，不下兩三千人，竟把全城四面包圍起來，晝夜攻擊，一連二三十天，到底沒有把城攻落。可是久圍不解，盧公子和縣令盡

夜輪流督兵乘城堅守，身不解甲，目不交睫，漸漸覺得支持不住。城中又鬧起瘟疫，估計糶米，也恐不見持久；手下鄉兵又忽有不穩的風說。縣令聞報大驚，急與盧公子祕議；急忙犒師陳辭，安撫兵心，盛稱朝廷威德，痛述城破之害。又繕寫告急文書，派人越城潛出，向大府求調援兵；一面加強督巡之兵，嚴防逃亡。經此一來，兵變的謠言鎮下去了。可是越城求救的密使剛出城，便被賊兵發覺。賊人把密使擒住，把密書搜出，經訊問之後，可把密使捆到城邊，拷打着，教他同縣中人威吓勸降。限三天開城歸順，如若不然，攻破之後，男女少壯一律屠殺；把城中人吓得不得了。盧鴻飛忙從城堞探身，取弓拈箭，照那勸降人，猝發一箭，登時倒地，不再出聲了。又順手一箭，把旁邊的賊兵，也射殺一個。賊兵大譁，又聚衆搶攻起來。西北城角較不堅固，城兵就壘土塞濠，認準這一個地方，死攻不休。又揚言大砲即日調到，隨時發砲攻城；每逢夜暗星黑，賊兵就架雲梯，硬來搶城。

城中人心又漸漸驚亂，縣令和盧公子商計，預備整兵夜襲；求一勝仗，好固住軍心民心，選勇士三百人，由武師黃金雄率領一百五十人，到夜間四更以後，突然縋城殺出去。另由盧公子親率一百五十人，開城門殺出去。拚命一衝，把賊營衝動，直救出十五六里。但賊人也很有佈置，前隊旣破，後隊不救悄悄的引兵，反繞道來到城下，要勇斷城卒的退路。城上山縣官巡守，急忙鳴鑼收兵。黃金雄與盧鴻飛立即合兵在一處，知道敵衆我寡，不敢戀戰貪功，一聞金聲，倏地把兵收回來。賊人恰恰從斜刺裏衝到，盧黃二人且戰且走，退過護城河，賊人鼓噪的，還想緊追，護城河邊早有埋伏，刷地一排箭，把賊人射退。盧黃二人率領己兵，綉綉退入城內。查算傷亡，這一場劫營夜襲，踏破賊營兩座，殺傷賊兵一百數十人，自己這邊，才陣亡七個人，傷了二十餘人，又是一場大捷。

但是登城一望，賊兵依然不退，而且賊兵越來越多；也不知是一股全來了，還是又加入別股土匪。縣兵這邊却是殺一陣，便傷些兵，有減無添；全城壯丁越徵集，越見減少了。兵數和糧數成了一樣的情形；若被圍過久，不但糧斷，還愁兵盡矢絕。城中居民或者不能詳知這些情形，當事人盧公子和縣令却深知中情，心中說不出憂憂惶惶。於是他們重做打算，還是得求外援，給大府去的告急文書，初報二報，在城初被圍時，早已發出，至今救兵一個不到，三報告急的驛卒，又被賊人拿住，如今還得再發四報。同時又想到向鄰封借兵之舉，縣令對盧公子說：近處有劉參將一枝兵，游擊一枝兵，可以請調。但聞馬游擊兵強將悍，驍勇健鬥，無如紀律不好。劉參將的兵人數較多，駐地稍遠，無奈士氣稍差。這沒有旁的辦法，只可仍募死士，越圍分往求援。武師黃金雄奮然而起，自行選拔了幾個人，帶好乞救文書，乘夜縋城出去。半途上遇見賊營的伏路兵，被黃金雄射死幾個，奪路逃出；回顧同伴，已折了兩個，本打算闖出重圍，立刻分三路求援，現在只可併為一路先到馬游擊防營，遞文請兵，後到劉參將處，最後才遣一個同伴，向大府投文求救。

黃金雄面見劉參將和馬游擊；兵荒馬亂之際，武官手握兵權，氣焰很高，全不把這小縣分的團練看在眼里。黃金雄怒極，初見馬游擊，便險些鬧起來。次到劉參將營門，投文之後，欲求稟見，候了兩天，竟未見着主將。幸而蘭陵縣令是員幹吏，早想到這一節，給黃金雄私備下賄賂，拿來買囑營門把總；又候過三四天，才得傳見，這時大府已接告急前報，恰好也發下羽檄，調請劉參將，撥兵馳救，劉參將以防地吃緊為辭，只派了一員守備，帶二百名兵，聞到蘭陵縣境，便疑畏不肯前進。由守備就地拘調民壯，徵發糶米、小鷄豬肉，修葺營房，一面發細作，刺探賊情。黃金雄面見守備，催問進

攻日期，預備自己回城稟報，好裏應外合，夾擊圍城的賊兵。這守備搖頭說：「敵情還未探明，焉能冒險輕進，致陷辱師之罪？」

兩日後探兵回轉，盛說賊勢浩大，數逾兩千，吓得守備斂兵守險，越發不敢追擊。一面逐日勤發探報，一面發稟續請增兵。惱得黃金雄再三說：「賊人乃是烏合之衆，箠數只有一千多人，又是分四面圍城，整日向四鄉打搶。我們只攻他一面，一面敗了，餘賊自然逃散了。現在城中糯米還能敷衍，鮮菜柴禾漸告缺乏，只求守備老爺擇一路進攻，給解開圍城一角，使小賊可以輸貨入城，城中民心就可大定了。」守備勃然變色道：「這是軍機，你是甚麼人，敢信口胡出主見！」黃金雄忍住怒氣道：「既然守備老爺小心持重，現在城中望救情急，請賞給一角回文，我先爬城進去，也可以稍安人情。」守備霽顏道：「這倒可以。……你不必着急，到了進攻的時機，我自然進攻的。一面繕好公文，交給黃金雄。」

黃金雄到了夜間，潛踪獨進。幸虧賊人的探子已知救兵開到，早將圍城之兵撒騰兩面，厚集兵力，提防夾擊。黃金雄乘這機會，繞了半邊城，竟得挨近北面城壕，發出火亮，和城上邏卒通了暗號，繫下繩筐，把黃金雄接引上去。盧鴻飛公子恰在東城頭上，得信馳來，乍聞救兵已到，方開顏一笑；轉聽按兵邊境，不肯進攻，登時頓足失望，與黃金雄候到天明，齊見縣令；縣令大驚大怒，忙將撥兵太少，重圍不解的話，繕成公文，打算趁圍城半解，連夜再派驛卒發遞出去，籲請大府，嚴催防兵，速發大隊，前來馳援。文中把劉參將和他部下玩忽觀望的情形，全說出來；又說城中被困日久，誠恐不支。不意這公文剛剛繕就，賊兵突然又把城包圍起來。縣令無奈，重煩黃金雄親往一行。大府處有

縣令的同寅至好，另備私函，重託他從中幫忙。黃金雄這才又縋城出去，再次求救，那知時機上已不能待了。

黃金雄走後不幾天，在一日夜間，天昏黑暗之際，城外喊聲大震，火光起伏。縣令和盧公子一齊登城，督兵把守，西南角殺聲不絕。突見一條火龍似的燈火，乍高乍低，衝近城邊。縣令喝命放箭，灰瓶炮子，滾木蝗石，一齊往下打去。火光驟滅，人聲大譁，忽聞得城下連喊道：「快開城，救兵來了。」同時守南門的關卒，也聽見外面叫城的聲音。城卒把喧聲止住，大聲盤詰，城外答說：「確是救兵判了，是馬游擊的部下。」久圍之後，羣卒歉然；這時守東門的兵也聽見叫城的聲音。這一邊，縣令和盧公子伏城頭，也定睛細看。黑影裏，瞥見城下列著一隊兵，打著官銜燈，雖看不清燈上的字，却已望見燈光交照下，有一武官模樣的人，騎着馬，在隊後押陣。隊前有七八個騎馬的戰士。仰面對城，大聲報名。也說是馬游擊的部下，夜襲賊營，攻圍得勝，教城上作速開門。

盧公子和縣令因事先未接到諜報，一時疑畏，未敢開城，命下向城邊大聲盤詰。城邊來兵答對得十分當符，說是已將賊兵圍陣，衝開一角，望城內作速開門，還恐賊兵救援掩至。縣令聽了，對盧公子說：「夜色甚深，辨認不清，我們應該持重。」盧公子也說：「就是援兵真到，也是明天開城的好。」遂大聲向城外答話：「既然是將軍帶兵親到，暫請在城外委屈一夜，明早容我們稟報縣太爺，開城親自接迎。」城外的人大怨，叫罵道：「老爺們勞師動衆，遠來救應你們，你們胆敢不開城麼？」快把你們縣官叫來，由我們馬將軍親自問他。」又叫道：「你們還不快開，你們看，賊兵又要殺來了。我們進去，也好替你們守城禦賊。」

果然背後黑影中，遙聞賊殺之聲，似乎越逼越近。城上的人盼救情急，都恨不得開城把援兵引入。忙亂中，南門東門的守卒，也派人奔上城來，說：「外面叩城緊急，請示，縣令和都團練，是否立即開城，外面的救兵可是急了。」各方面催促，縣令心慌，眼望盧公子道：「怎麼樣，城門開得麼？」盧公子堅持道：「開不得。」又道：「我們可以派隊出去，我們要防備賊人乘機夜襲。」縣令尋思一回，遂吩咐從人，轉向城下，高聲說道：「我們老爺請馬將軍對面答話。」黑影中，那個督隊官拍馬近前，厲聲斥道：「你們縣官在城上麼？怎的這麼無禮！我是王守備，打先鋒的。我們馬將軍就在後面，正在追殺賊人哩，派我來叫城，好裏外合兵，夾擊賊人。你們總這麼挨磨，誤了軍機，該當何罪？」

縣令在城上偷眼下望，又和盧鴻飛商量，要暫時先縮人下去。盧鴻飛打定主意，要挨一刻，是一刻，好歹挨到天亮，便免除許外意外之變。那想到他們城頭上，還在支吾對付；那守東門關廟的縣尉，不知怎的，竟把城門開了。外面叩城的人一哄而入，把住出入口，舉刀先將縣尉殺了，把守城卒一個不缺；全都殺死。

同時外面黑影中，呼哨連響，各處叩城的人暗相傳呼，說是：「東門已經砸開了。」一齊奔東門馳去，這邊那個王守備也不再跟縣令對答，忽一彎腰，摘弓搭箭，照城上射來。縣令和盧鴻飛正扶城垛下望，飛箭破空射到，幸未被射中，立刻驚覺，連叫道：「不好，下面不是救兵，是賊人詐城！」登時期頭大亂，把灰瓶子一切遠攻之器，盡力往城下打去。那個王守備早長笑一聲，大罵一聲，撥轉馬頭，搶奔東門去了。

縣令和盧鴻鵬大罵道：「果然是賊人詐城，幸虧沒有上當！」那知他們沒有上當，東門可是上當不小。縣令吩咐手下人，快傳諭四門，謹守管鑰，勿得擅開；已經遲了一步。賊兵如潮湧，如蜂集，從東門，一直殺進城。却不先攻縣衙，也不搶攻城上；只把住了城門，將城外聚賊一一接引，擁進城中，爲首賊人立刻分兵兩隊，把官兵搜殺起來。

城下誰成二成一片，哭號震地。縣令登時面目改色道：「下面怎麼樣了！」盧鴻鵬道：「不好！急忙持刀帶人，要下城查看。忽奔來兩個親信鄉兵大叫道：「不好了，城陷了！」遙望城內車馬，火把如赤龍，刀子如林，往這邊衝來。盧鴻鵬忙問：「可是東門失守？」已無人答應。城上守兵登時大亂，打頭碰臉，不知往那里逃好。縣令長嘆道：「大事去矣！」急奪從人的刀，往項下一勒；被從人破死命奪下，把縣令背起來，順磴道奔下去。但是，賊兵正在搶攻磴道；四五个從人保著縣令，又往回跑。盧鴻鵬情知無救，雙手抖起來，急切齒頓足，把心一橫，插刀取弓，喝命身邊鄉兵，出力死戰。先把城墻礮道柵門嚴關加鎖，大聲向衆人道：「賊兵已經殺入，你們逃生無路，還不跟我來拚命？殺一個，賺得一個！」

但是這督戰之聲，竟已無效。賊人順著磴道，自下往上，亂放利箭。盧公子尙在支持，這身邊十幾個鄉兵，見縣役背負縣官，重逃上城頭，他們也跟着亂擠，往城上逃來。盧公子連數箭，射倒二賊；轉眼一看，自己身畔沒有人了，便要抽刀自盡。忽聽黑影中，有人叫道：「盧團練，還不快保著太爺，退守縣衙？全城沒有都失守！」盧鴻鵬聽了，也不知是誰吆喝，慌亂中，不遑思忖，立刻退回來，尋找縣令。

城道上原有馬匹，盧公子扯斷韁繩，飛身上馬，順城道往北奔去。只奔出十數丈，便遇見七八個鄉兵，也正搭伴往北逃跑。盧鴻飛急問他們，可看見太爺，鄉兵答說：「沒看見。盧團練，咱們往那裏退啊！就這麼爬下城逃走罷。」盧公子望了望城下，想了想家中人。不由掉淚；也顧不得說話，急策馬往前尋，催鄉兵隨他走。走出不遠，居然尋着縣令，被從人背負，到此已然力盡。從人把他放下來，要攙着他走。縣令不肯，對從人說：「縣城失守，我是地方官，我怎能棄城逃走？失城是死罪。你是我的世僕，你趕快把我殺了，你自己逃活命去吧。你不要害我！」

主僕正在爭執，盧公子奔來聽見，急忙下馬，匆遽說道：「父臺，暫且不必殉職。我聽說全城未盡失守，我們趕緊下城，督兵巷戰，也許救得回來。」縣令哭道：「那談何容易？」盧公子道：「一試一看。」把自己的馬讓出來，強扶縣令騎上；又命鄉兵，招呼餘衆，一齊往城北撤退。

城北果然賊兵還未殺到，可是守城的兵全都散了；只有城上的鄉兵，因無路可逃，全都跟着逃來。查點人數，只贖二十幾名，其餘不知溜到那裏去了。縣令仰天嘆道：「微臣今天只有殉城了！」仍要索刀自殺。盧公子叫道：「父臺何必徒死？我們莫如還回縣衙，收集殘兵，和賊人死拚一下。」

縣令點頭，遂率領這二十多人，悄走小巷，往縣衙後門撲去。那知才走到不遠，突進搜伏攻衙的賊兵，從黑影中衝上來。鄉兵失城，心氣早餒；剛才在城頭，欲逃無路，故未離隊。現在已到平地，前鋒尚在應戰，前隊登時投戈四散亂逃。只剩下幾個親信壯士，尚在擁着盧鴻飛，負隅巷戰。縣令見機甚快，知無可爲，忙搶了一把短刀，狠狠往項上一勒，立刻血溢撲地。一個僕從驚號了一聲，伏身扯救。盧鴻飛連殺數敵，交汗交下。賊人呼噪，越聚越多，把盧鴻飛等，逼得且戰且退。盧鴻飛只想

拚命，倒忘了自殺；忽聞縣令自殺，恍然大悟，閃目四望，也想橫劍自盡，又覺不甘心。略一游移，突然飛來一枝流矢，恰中左臂；賊人一擁而至，竟被生擒。部下壯士死亡逃走，登時俱盡。

蘭陵縣竟這樣全城失陷了。賊人領袖搜敵已盡，立刻佔據了縣衙。吩咐手下羣賊，率眼底線，連夜綁架呂紳，苦刑毆打，刮取財物；一面佈告安民，自稱是替天行道，殺富濟貧。但其部下散賊到底不受約束，就在城中，肆行焚掠起來。洗劫三天，到第四日，城中忽然起了火。全城男女良民死了不少，少婦長女更多遭污辱。劉參將，馬游擊的救兵，到底也沒有開來。

這爲首的賊人，名叫蔡瘋子，是闖王李自成的同鄉，他儼然以義師自居，要管管官府升堂問案的滋味。入城的次日，便命部下獻俘訊供，還要搜拿前時抗拒義師的賊官劣紳。在縣衙大堂設了三張公案，三個賊首高坐上面。於是盧鴻飛公子被押解上來；那自殺的縣令，當時竟已誅未死，此刻奄奄一息，也被先一步押解上來。爲首的賊人拍案喝問：「貪官無道，你竟敢抵禦義兵數月之久，你知道該當何罪麼？」縣令此時只有一口餘息，那里說得出話來。賊人愈怒，喝命行刑。縣令突然瞋目罵道：「害民賊，你們本是一羣流寇……」喉管嘶啞，怒氣上衝；突從口中溢出許多血，雙眼上插，登時死了。

那賊首瘋子很覺掃興，便命拉下去，梟首示衆。把縣令的家眷也都押來處斬；但是縣官只有一妻一子，其妻已於城破投井殉節，其子乘亂失蹤，搜尋不得，被一名義僕救走了。

賊首復命從賊：「把那個團鄉和那些標兵鄉兵，都給我押上來。」從賊譁諾，各隊把各隊的俘虜獻上來；竟有二百四十多人，縣役也有，營卒也有，鄉兵也有，還有好些壯年商民，當舖財東，秀才

文章，也都被羣賊認爲敵兵，一齊綁上來。賊首按名審訊，揚聲說：「脅從不問，只誅首犯。」大抵有錢的罪大，窮人罪小，把縣衙板子夾棍都羅列在堂上，把掌刑的縣役也拘了來，教他一照往常行事。

問了一問，又復一個，答對得投心思，立刻說：「交保釋放。」不對心思，便「立斃杖下。」再不然，「推出去正法。」忽問判一人，那爲首一賊縱聲狂笑道：「姓盧的，我也有遇着你的日子，哈哈！」

盧鴻飛自從被擒，便箝口不語；此時被訊，禁不得抬頭往堂上一望：「哦！」那個高坐堂皇的三個賊首，正中正座上只的賊首，虬髯黃面，並不認識。在左首坐著的，原來正是活閻王王錦城。

第十八章 越獄救友

盧鴻飛和閻王相鬪，本在黑夜，又隔過數年，其實他已不認得了。但是一答話，立刻憶起前情。想不到數年不聞聲息，這活閻王公然流爲盜賊，向閻王李自成投誠效順，甘爲爪牙了。現在他奉了閻賊之命，做起江淮一帶的響導，勾結大小股匪，攻城肆掠。那爲首的賊蔡瘋子，在閻王部下，據說已經封了甚麼王。王錦城費了很大心機，才把蔡瘋子說動，調動羣賊，前來攻城；他的私心，就爲復仇。

當下，仇人見面，王錦城非常高興：盧鴻飛竟十分倔強，大罵不休。王錦城忙同蔡瘋子低聲說：「這個人就是蘭陵縣的都團練，從前和小弟有著深仇，不知大帥可否賞臉，把他賜給小弟？」蔡瘋子

問了半天案，早已膩煩，就站起來道：「這也是叛逆，押下去，隨你處置罷。」閻王王錦城大喜稱謝，蔡瘋子隨即吩咐退堂。

王錦城命手下人，把盧鴻飛的全家綁來。當著盧鴻飛的面，將他的妻子一個個斬首。盧鴻飛面色鐵青，大罵：「降奴叛賊，怎不來殺我？」閻王笑道：「你想死個痛快麼？」他的意思還不想把盧鴻飛立即處死，想用刻毒的刑具，慢慢的把仇人治殺。

忽然從賊首那邊傳過令來，據探報馬游擊的兵正大批徵調車輛馬匹糶秣，恐怕是受了大府的檄調，要來奪救蘭陵。蔡瘋子請王錦城即刻到縣衙，共議戰守。王錦城聽了，就命部下，把盧鴻飛送到縣獄，監押起來。縣獄中的罪人已空，被賊人全放出來，收爲部下；却將城中原有的兵役鄉兵，都一個個釘鐐下獄。

賊人在城中胡作非爲，滿街上打頭碰臉，全是賊兵。所有商舖民宅，起初吓得關門閉戶，不敢出來。轉眼間，賊首發出佈告，限令「城中商民人等一切安序，照舊生理，勿得疑畏，致干未便。」凡是關門的，全被賊人打開，街市商店也都被迫開張。一連七八日，倒真個成了「夜不閉戶」的景象。只是賊兵三五成羣，隨便往人家鑽，見了財物，隨便就拿。城中男婦這幾天，竟陸續死了數百；有的被殺，有的是自盡。全城鼎沸，法紀蕩然；羣賊歡鬧，也忘了戒備。就在這騷亂期間，忽傳清兵南下，閻王遁往西北；跟着又聽濟坦失守，屬縣多降。緊跟著又傳說閻王已死於鄉民之手，餘衆逃散。可是南都遣臣，又已擁戴新君。中原逐鹿，龍蛇競起，正當非常之時。蔡瘋子本是闖賊一黨，今聽首腦已殞，本很動搖，心中便失了主宰。急召集同黨王錦城之流，協議今後的歸趨。

在縣衙大堂，設座十餘位，大小賊將俱都列坐，蔡瘋子本是山陝人，現在中原，知入客地，對闖王李自成，牛金星，仍誓忠誠，要帶隊回陝；至不濟，從此取消王號，仍歸山林，作他的強盜去。這是他的打算。那活閻王王錦城却另有深心，暗想流賊不足以成大事；他又是中原的人，他的黨羽勢力又在蘇魯一帶，教他棄了巢穴，跟陝寇回鄉，已大非他的本望。當下也不敢說出別的，議罷各歸本隊，就秘密和牛壽朋商議。兩個人直議了一通夜；到次日密遣親信，改裝潛行，私往濟垣去了。這濟垣恰在清兵之手。

又隔十數日後，忽據諜報，那個劉參將，馬游擊，已經合兵，殺到蘭陵。可是探馬又據道路傳說，言劉參將，馬游擊此次前來收復蘭陵，已不是遵奉勝朝大府的羽檄。

乃是受著清兵大將的嚴令。說是劉馬二將也已降清，清兵主將就教他攻復蘭陵，以為矢忠之券。劉馬二將眼下就要殺到了，這一回恐怕要真殺真砍，與從前的玩寇瀆功，大不相同了。

那蔡瘋子議定回陝，至今尚在戀戀未行，一者道路梗阻，二者貪着此地的女子玉帛，妄想全運走。連日徵調車軸，尙未足數，以此猶豫不決。而且部下賊將也議論紛紛，舉棋不定。就在這時候，忽又傳來警報，劉參將，馬游擊兵行神速，已殺入縣界，屯兵西北境了。蔡瘋子不大駭而大笑，對部下說道：「這馬矮子倒聽說能打仗，那劉黑子只知剋扣兵餉，他居然也敢來生事麼？」對部將說：「你們誰去擋他一陣，把他倆趕走了就完，不必窮追。我們還是辦正事要緊。」又轉問部下督辦營務的從賊道：「你們徵調的車馬怎樣了？真個的偌大蘭陵縣，連一千百二輛大車都湊不足嗎？我如今決定初八日拔隊，可是劉黑子，馬矮子既來搗蛋，我們只好先打退他，隨後再開拔，省得他們在半路上滋事

說起，又扭頭來，衝在坐着賊將道：「你們誰去見頭陣？」一羣賊尙未接令，活閻王王錦城首先站起來道：「錦城不才，願令本隊大馬，前往迎戰。不過劉馬二將雖不足畏，他二人帶來的兵却不少，據報稱是够四千八百人。錦城部下不過一千幾百人，恐怕衆寡不敵，請大帥再撥一兩千人助戰才好。」

蔡瘋子大笑，說道：「去年我帶着五百人，把官兵三千人打得望影而逃。王先鋒既有一千多人，還怕他們不成？」殊不知王錦城真正的幹部，連四百人還不够，現在名額上固有一千二百，其中有二成是收編的散匪敗卒，其餘多是脅從的良民了。蔡瘋子却也曉得，遂想了想，要調別隊助戰。王錦城忙道：「稟大帥，若是大帥肯把親兵撥給錦城五百名，這五百名足抵兩千，錦城管準馬到成功。不出三日，準將劉馬二將的首級，獻於轅門。」又湊前一步，低聲說道：「若是大帥調別隊助戰，那就至少也得一千八百人。」

蔡瘋子哈哈大笑，環顧部下，十分自得，拍着膝蓋道：「我的親兵，你們人人都想算着。」羣賊譁贊道：「本來大帥的親兵乃是家鄉子弟兵，打起仗來，人自爲戰，有進無退，勇敢無比。」蔡瘋子伸出三隻手指頭道：「我只能借給你三百人，多了不成；我還要留下幾百人，在我身邊護衛哩。」

原來蔡瘋子自山陝轉戰，帶有一千多名精兵，全是多年積賊，梟勇兇殘，十分了得。等到蔡瘋子做了賊隊的一方開帥，功高位尊，漸貪酒色；他的這一千名精兵也就拔爲親兵。也跟着頭領，把地位提高，縱掠恣淫，早把當年銳氣消磨漸盡。又加時有死亡，隨光隨補；這一千名親兵，內中自陝來的

積匪也不過還贖五六百名。王錦城一陣高拍，竟誑來了三百名，非爲助戰，另有深心。

次日閻王督隊前往，只見他的謀士牛壽朋。那蔡瘋子已遣部將迎敵官軍，仍在忙著征調車輛，預備回陝。這一來，反弄得軍心惶惑。又隔了幾天，忽聞捷報，閻王王錦城竟將劉馬二將打敗，逐出城郊六十里。蔡瘋子大悅，聞筵慶功，又不想回陝，要割據齊魯自立了。不想就在慶功筵後的當夜四更，南門突有賊兵叫城。說是送第二次捷報。王將軍已將劉參將生擒了，現在特派副將，連夜來獻俘。

摩雲手

城賊人喜，下望城壕，寥寥三二十人，果有囚車一輛。經守城頭目訊問口令暗號，城外答對得一相符，竟也模模糊糊的開城了。城門一開，城外的兵突然抽刀，把守城賊亂砍。黑影中一聲砲響，突從兩邊殺出大隊人馬。一擁進城，數逾兩千，如電光石火般，攻破城關，立刻飛襲縣衙。蔡瘋子劇賊出身，本無韜略，警備不嚴，在後衙正與虜來的美婦共眠，當下詐城的外兵一湧殺入，蔡瘋子方才驚起，赤身提劍，喝問何事；外兵驟攻，亂刀蝟集，把蔡瘋子的首級砍下。這襲城之兵，竟是賊人的內叛。王錦城陰著異謀，和降清的劉馬二將連了手，這彈丸的蘭陵，竟以詐計而得，復以詐計而失。

王錦城把劉參將馬遊擊的兵全數引入，搜殺賊兵，無一噍類。大掠數日，跟著又是一番出榜安民，不過出榜的却是清將的銜名了。兩番大劫，生民塗炭，自不必說。圍過數日，劉馬二將奉檄回防，清多爾袞仍命王錦城暫留縣城，辦理善後；並將旗營勁卒留下一小隊，作爲駐防兵，歸王調遣。這蘭陵全城只有閻王唯我獨尊了。等到安撫略定，方想起仇人來，要用酷刑收拾盡性，再腰斬了，以解積恨。誰知他打算得過於酷毒，結果大出意外。等到派人到監提囚，那盧鴻飛公子已然越獄逃走了。兵

荒馬亂，搜查不得；活閻王大怒，把看守人砍了，立即下令嚴緝逃犯！

那盧鴻飛公子目睹愛妻嬌兒被寇仇戕害，急痛椎心，暴恨切齒，人已經氣得半死了。昏昏沉沉，被縛在囚舍，自沒已無生望，但求速死；不但絕食，連勺水也不入口。監獄有十幾個賊兵持械守監；到閻王倒戈叛變，領引外兵入城時，賊兵有的就登時逃散。閻王雖已選拔部卒，代安監牢，他們也都乘變發財去了。到第二天夜間，盧鴻飛矢志絕食自盡，偏偏急切餓不死。忽然，翻獄牆進來了幾個夜行人，用薰香，將獄囚獄卒全數薰倒。一個幕面的人把盧鴻飛攆出去，放在一家曠宅平房頂上，噴水施救，把盧公子救活。

盧鴻飛定醒良久，只覺周身痛楚，回想前情，恍知噩夢。看對面坐着的人，正是那個孫六符，別來數載，音容如舊，只是境遇易地而處了。從前盧公子曾救孫六，現在孫六還救盧公子；只是盧公子已弄得傾家滅門了。不由灰心氣索，撫膺長痛，孫六連忙阻住手指房下，低告道：「我們還沒出虎口哩！」

這地方還在蘭陵城內，不過地方較為隱僻罷了；有古槐高植，恰蔽住屋頂，盧鴻飛勉吞悲聲，搖着頭稱謝。看對面之人，還有一個少年，坐在孫六旁邊，青衣短髮，眉目端秀，身形瘦小，穿着一雙大靴，看來好像女子改扮。旁邊亂放着儒衫，女衣，小包，短劍，水壺，乾糧；還有被褥，爲越獄用的。盧鴻飛就坐在被上，張眼四顧，喟嘆一聲，拭淚問道：「孫兄，是你救了我，你們來了幾位？這位恩公貴姓？」孫六道：「我們來了四個人，公子多受苦了。這一位不是恩公，是位英雄。……」那少年叱道：「多嘴！盧公子已然甦醒，用不着你給引見了，還不辦正事去？」孫六諾諾，忙笑着打開

包袱，取出一套衣服，是一套異樣的軍服，盧鴻飛還沒見過，指問道：「這是甚麼？」盧公子還以為此城仍陷在闖賊別隊手內，那知旬日之間，旗幟三易了；這套衣服便是旗營的軍裝。

孫六符改裝旗營兵，悄悄溜下屋頂。臨行堅囑盧鴻飛，儘管騎下，千萬別動；將水壺乾糧取過，勸他隨便飲用。囑罷走了，這里只賸盧公子和那改裝的女子，男女之別，自昔很嚴，盧公子刺促不寧起來；又加渾身酸痛，強忍呻吟，感傷身世，淚落潸然，那女子一聲不響，也不勸解；只抱膝一坐，瞑目靜息。好半響，盧鴻飛仰望天空，從心坎深處發出悲嘆道：「天道無親，國破家亡，……孫兄縱然救了我這一壳殘軀，無如我生趣都盡，不能苟活了！」

那女子把眼睜開，向盧公子臉上一望；盧公子掩面低頭，胸坎不住起伏；想見他悼妻痛子，萬刀刺心。旁邊原放着一把劍，已經取在手內，還未出鞘。那女子忽然發出銀鈴般的聲音道：「公子，你沒有活趣了，誠然誠然。但是，你不想貪生，你還不想報仇麼？」將那劍一把搶過來，壓在自己的身下。

盧鴻飛忽然抬起頭來，雙眸灼灼吐火，如夢初覺。是的，如今雖只賸孑然一身，但還有三寸氣在，在這世上，就不該教仇人也活着。

這女子一句話，給盧鴻飛增加了一些火力。但在現時，仍沒有逃出仇人手心，可怎生出城呢？女子又安慰他道：「你不用管，你現在只好好歇着。患難之中，無須拘束，你就躺倒罷。把精力養足，不出明天，我們保管護送你出城。」

盧鴻飛仍不肯睡倒，對這女子潛起了欽異之心，因又敬問姓名。那女子笑道：「我沒有名。」盧

鴻飛道：「施者固然不望報，受者總該明白。……」女子道：「告訴你也無妨，只怕你瞧不起我。……」公子道：「那能够，你是我的恩人。……」女子道：「你原是世代纏纓，蘭陵紳士；我們乃是一夥子賊，我們的夥伴孫六恐怕總沒有對你實說罷。」

盧公子道：「甚麼？這個……」女子笑道：「怎麼樣，孫六就曉你是紳士，做官爲宦的人，最講尊卑貴賤，所以他瞞着你。你要知道在你面前的是個女賊，你一定嫌辱沒身份了；何況……」盧公子慚愧起來。的確，他不脫紳士派頭，素日以好客着稱，對草野異人，心雖傾慕，對優倡匪類，究竟卑不齒數。那女子說到「何況」二字看出盧公子臉上變色，就不再說了。盧公子忙掩飾道：「恩人太小看盧某了，我還不是那以門第自高的人，況且今日何地？」同是天涯淪落人，相識何必會相識！」當初我和孫兄結識，就沒有存着階級之見的。」

女子嗤道：「可是，你們做紳士的總覺着自己太邱道廣，下交屠狗，多少含着謙以爲做的意思罷。」公子道：「不不！」女子道：「怎麼會不？卽如你剛才念道的『同是天涯淪落人！』這句話豈不是把我們走江湖的人看爲下流，已經很覺紆尊了？」說着，噗嗤一笑道：「算了罷，你趁早撒撒，今晚，我們還得預備奔波逃亡哩。躺下，躺下！」

女子竟過來要按盧公子臥倒，盧公子連忙翻身睡在被上。心覺這改裝的女子言語犀利，又尖酸，又痛快，比起孫六，另具風格。而且行止毫不拘謹，吐屬又很風雅；還懂得白香山的詩詞，不但是奇女子，更是一個奇人了。遂又坐起來道：「恩人口快心直，自是巾幗豪傑；若不嫌盧某是俗物，可否把真姓名見示？盧某倘得脫險，也當畢生頂禮。」女子笑道：「你還是要問我的名兒。告訴你，也沒

相干，他們都管我叫青蜂女俠，你可曉得橫江一窩蜂麼？我們的頭兒，叫金蜂李，你的朋友孫六，他就叫靈蜂。我們這一窩蜂全都是賊，沒有半個好人；我不信孫六在事先一點也沒有對你透露麼？」

其實孫六符當年曾經隱約暗示過，盧公子漫不措意罷了。孫六還給他留下一隻銅箭，兩個人名，囑他遇險需撈時，可持銅箭爲憑，就近向那兩人送信。並會屏人密語，把話告訴黃金雄。事隔數年，盧黃兩人都把孫六忘下了。黃金雄單身求撈，一去未歸；盧公子身遭大難，孫六從別處聞耗，特邀同黨，趕來急難。當下，耗到次日夜間，靈蜂孫六符才偕兩個同伴，悄悄曠宅後牆，登上屋頂。拿出兩套旗營軍服，是孫六費了半夜精神，才從清兵身上，盜到到手的。先把兩個同伴引見了，跟着問盧公子，此時精神體力如何？若可支持，即時就走；若不能奔波數十里，就展到明晚。盧鴻飛若戰被囚，絕食悼亡，出死入生，實在支持不住；孫六皺眉道：「那麼，索性明晚走罷。」

青蜂女俠道：「六兄，你要小心了！還是早出虎口爲妙。」盧鴻飛囁然坐起道：「走吧，我還可以走得動。孫六仍在遲疑，青蜂女俠道：「你無非怕盧公子路上支持不住，但是這很不要緊。我們不會攔着他走麼？我告訴你們，從這里縱城出去，只要盧公子能對付幾里地，我們可以落荒南下。」把逃亡的路線，仔細說了，何處可停，何人可投；雖當兵荒馬亂，只躲着行軍戰地，沿路倒可免去關津盤查，很可以冒險一試了。現在潛藏在人家屋頂，下面街道每聞兵隊過往，挨門挨戶又不斷有散兵闖入求財；一旦照露被人瞥見了，豈非徒勞？」

怎樣商定了，孫六把盧鴻飛扶起，忙將軍服給他穿上；青蜂女俠也忙更衣。計共四蜂一鴻，全都改好裝衣悄悄溜下屋頂，走出巷外。照預擬路線，裝做私自離營出來打槍的散兵，持兵械，提小包，

奔往大街，折向城邊。那小包全是越城之具，却當作打劫來的贓物，乘人不見，五個人縋城逃去。

青蜂女俠和夥伴，先展「壁虎游牆功」，翻上城牆，拋下粗繩來；靈蜂孫六在下面持刀幫護。沒有繩筐，把那棉被做了兜包，繫在繩套上面；這繩頭拴在城壕一顆小樹上，以免失手。盧鴻飛在繩兜中坐好了，手挽住巨繩。上面青蜂女俠和夥伴用盡氣力，低喝一聲：「拔！」把人往上慢慢提引。三把五把，平安拔到城牆邊頭；青蜂女俠累得滿頭大汗。把盧鴻飛拉到城上邊來，然後孫六也跟縋爬上城。仍由孫六先一步背朝裏，面向外，攀磚縫下城。青蜂女俠與兩個夥伴，將盧公子重往下繫。轉眼間，繩兜及地，孫六把盧鴻飛扶住。上面低呼道：「等一等，青蜂沒勁下城了，也要坐繩兜。」孫六低應了一聲，持刀旁候；繩套重扯上去，不一刻，青蜂女俠悠悠墜下來。繩兜及地，一躍而起，不由失笑道：「盧公子，這繩套兜得難受，有點害怕吧？倒不如爬下來呢。」上面兩個，併肩下城，脚登磚稜，手叩磚縫，轉瞬先後及地。四蜂一鴻五上五下，並沒被人發覺，孫六長吁一口氣道：「走！」四蜂一鴻一溜煙逃向郊野去了。

(完)



上海勵力出版社